

古典诗词名家

辛弃疾词选

辛更儒

选注



I222.844
X513-3



郑州大学

04010249349-

辛弃疾词选

辛更儒

选注

古典诗词名家



中华书局

I222.844

X51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弃疾词选/辛更儒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古典诗词名家)

ISBN 7-101-04378-X

I.辛… II.辛… III.宋词-选集 IV.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7386 号

书 名 辛弃疾词选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

编 著 者 辛更儒 选注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⁵/₈ 字数 16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78-X/I·580

定 价 13.00 元

出版说明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时至今日，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大量的相关读物，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人们或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或率尔操觚，或精雕细刻，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步入历史，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

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为了达成这个愿望，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

十多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这套“古典诗词名家”丛书。我们的做法是: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有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都竭尽全力,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同时,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9月

前言

一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生于金山东东路济南历城县东北的四风闸，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卒于南宋江南东路信州的铅山县，终年68岁。

12世纪中叶的中国，由于女真族的入侵，北宋的灭亡，南宋的建立，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然而，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却不甘心于忍受民族的压迫，于1161年(即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趁金主完颜亮大举进攻南宋之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金起义。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曾经做过金朝南京(开封府)的知府，辛弃疾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本来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在金出仕为官，但他却受民族大义的激励，纠集二千余人，毅然投身于反金斗争，参加了耿京领导的山东最大的一支起义军，担任义军的掌书记，并参与策划了配合南宋正规军的胶州湾之战和奉表南归的重大决策，为阻止金军南侵做出了贡献。

绍兴三十二年正月，辛弃疾说服耿京“决策南向”，由他和义军诸军都提领贾瑞带队南来，在建康府晋见了视察前线的宋高宗。南宋政府承认了义军的合法地位，正式任命了义军各将领的

官职。不料,在辛弃疾等人南下时,起义军中的叛徒张安国勾结女真人,杀害了耿京,把起义军也解散了。辛弃疾在北归途中闻讯,痛愤之余,组织了五十多名勇士,驱驰数百里,突袭济州(山东济宁),在五万馀人的金军大营中,把投降金人并作了济州知州的张安国活捉,缚于马上,摆脱了金军的追赶,束马衔枚,沿西路昼夜疾驰。在成功返回南宋境内以后,押送张安国到临安,将其斩首示众。这一年,辛弃疾才只有二十三岁。

辛弃疾“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他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赢得了南宋各阶层人士的普遍赞誉和尊敬。

南归以后,辛弃疾先后受命,担任了江阴军签判、广德军通判和建康府通判这样一些州郡倅贰类职务。肩负着抗金救国的神圣使命,怀抱着建功立业理想的辛弃疾,不顾位卑人微,多次向宋孝宗和担任宰辅大臣的张浚、虞允文等人进献了有关抗金恢复大计的建議,以及《美芹十论》、《九议》等奏议。凭借他对南北政治军事形势的深刻了解和分析,提出了反对议和、坚持对峙、加强自治、提高实力、抓住机遇、出兵夺取山东进而收复全部失地的计划,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战略思想和非凡的组织实施能力。然而,南宋的当权者,从来都不是具有政治远见和战略素质的人物,辛弃疾虽先后贡献了“万字平戎策”,却都被束之高阁。南宋统治集团不但再次同金人签订了屈辱的和约,而且自此以往,晏安江左,把中原失地置之度外,使爱国志士的满腔热情和理想全都化为子虚乌有。

乾道八年(1172),辛弃疾被派到淮南一个残破的城市滁州任知州。他到任后,采取果断措施,宽征薄赋,招集流亡,恢复生产,训练民兵,实行屯田,短时间内就使滁州面貌大变。其理政的才能、干练果决的作风得到充分的展现。

淳熙二年(1175),一个困扰南宋政府多年的疽痈突然溃败,以赖文政为首的贩卖走私茶叶的小股武装流窜人员揭竿而起,自湖北入湖南、江西,击败南宋军队,震动南北。在四处告急的情况下,辛弃疾临危受命,担任江西提刑,节制诸军,讨捕茶商武装。他吸取正规军作战不利的教训,组织以地方武装为主的敢死队,采用适当的战术,最终击溃茶商武装,为南宋当局解除了心头之患。在这一过程中,辛弃疾应急处变和长于治军的能力也受到了南宋当局的赏识和肯定。

从淳熙四年(1177)年起,辛弃疾被南宋政府派去解决江南各地一些棘手的行政问题。他先后担任了湖北、湖南、江西等路的安抚使、转运副使,为时达四五年之久。辛弃疾所到之处,关心人民生活,注意发展生产。他在湖南兴修水利,整顿乡社,创置学校;在江西举办荒政,救济灾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辛弃疾在湖北曾严肃纲纪,峻法禁止向金国走私耕牛战马和茶叶,杜绝滋生茶商军一类事件的根源;在湖南,又曾奏进《论盗贼札子》,阐述“官吏贪求,民去为盗”的原因,并创建地方武装飞虎军,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为了积蓄力量对付北方的敌人。然而,这些为巩固南宋政权和加强军事实力的举措,却成了腐朽反动的南宋统治阶层弹劾的借口。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辛弃疾被调去浙西任提刑,南宋政府借此机会宣布罢免他的官职,放归田里。

辛弃疾南归后的二十年,正是年轻有为之时。刘克庄曾说:“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壮之时,行其说而尽其才,纵未封狼胥,岂遂置中原于度外哉?”(《辛稼轩集序》)然而,南宋当局却认为他“凭陵上司”、“奸贪凶暴”,因而加以排摈摧抑,使之投闲置散。自淳熙九年至嘉泰三年(1203),长达二十余年内,他除了于宋光宗绍熙三年至五年(1192——1194)曾一度出任福建提刑、太府卿

和福建安抚使外,其余时间都是在信州城北的带湖和铅山县东南的期思山村度过的。这十余年,辛弃疾的生活中不再有金戈铁马、红旗玉帐,只有读书会友、观山玩水、赋词咏诗和他相伴。江南的山光水色、长期的酒酣耳热生涯,并没有消磨他的斗志,尽管心情极度压抑,但他的爱国热情不曾稍减。淳熙十五年(1188),友人陈亮自东阳前来上饶相会,辛弃疾与之同游鹅湖,长歌相答,极论世事,抒发了抗金报国的共同理想和长期被排摈的幽愤,他们先后创作的数首《贺新郎》词,传诵一时。绍熙四年(1193),辛弃疾在福建提刑任内被召,他借会见宋光宗的时机,上了一篇题为《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的札子,提醒南宋当局,加强力量,居安思危,准备应付更大的挑战。虽然辛弃疾恢复中原的愿望再次被随后而来的党争和韩侂胄专制所摧毁,他本人也再次被放归田里,但已经习惯了“呼而来,麾而去”生涯,这只能加深他对南宋统治集团的了解,使他更具有反抗政治压迫的决心。辛弃疾后八年的闲居,正逢韩侂胄专制朝政实行庆元党禁学禁,他备受沮抑,官职屡遭黜降,只得借创作歌词作为抒写胸臆的工具。两个被废闲居的十年,正是辛弃疾接近农民生活、阅历更为丰富的时期,稼轩词中的大多数篇章都写于这一时期。

嘉泰开禧间(1203——1205),辛弃疾为了争得在晚年恢复北方失地的一次机会,再度出山,先后担任了浙东安抚使和镇江知府,从事备战活动,并在两地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好事。可是,韩侂胄起用他的目的只是为达到个人企图用来发动对金国的战争。开禧二年(1206),即辛弃疾自镇江府再归铅山赋闲的第二年,韩侂胄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北伐战争,结果不出辛弃疾所预料,宋军在出师不久就一败涂地,这使辛弃疾再一次认清他被南宋统治者利用的真实下场。在对民族敌人无限仇恨和对内部压迫

极度悲愤中,辛弃疾一病不起,忧愤离世。

二

辛弃疾不但是南宋历史上一位具有文才武略的英雄豪杰式的人物,而且是中国文学史上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词人。

同历史上许多各有特长的伟大作家一样,辛弃疾把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歌词创作中,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家。他的歌词,以杀敌报国、恢复失地为主题,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盼望统一和民族强盛的愿望,表达了高昂激越的战斗精神。

辛弃疾痛愤女真贵族对中原地区实行残暴统治,不能容忍南北分裂、山河破碎。他的《声声慢》(开元盛日)、《水调歌头》(落日塞尘)、《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贺新郎》(细把君诗说)等词严厉斥责敌人的入侵,深刻反映了“神州陆沉”、“胡骑”纵横所带给祖国的灾难,人民的痛苦,“大声鞞镳,小声铿鏘”,唱出了“平戎万里”、“洗尽髭膏血”(《满江红》)、“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等时代最强音,体现了爱国志士“何日去,定天山”(《江神子·和陈仁和韵》)、“了却君王天下事”、“好都取山河献君王”(《洞仙歌·寿叶丞相》)的强烈愿望,他的爱国精神和宏伟词篇,被后人誉为“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刘克庄《辛稼轩集序》)。

前人评述“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主”(《词苑丛谈》卷一引沈谦语),意在说明稼轩词所具有的激励人心、鼓舞斗志的积极影响。目睹女真贵族种种罪行毅然南归的辛弃疾,一生以抗金为己任。他时刻准备亲冒矢石,率领千军万马,用武力收复失地,为祖国创建不朽的功勋。他羡慕历史上抗击匈奴突厥的霍去病、李广、薛仁贵(《永遇乐》、《卜算子》、《江神子·和陈德和韵》),也经常用自己

早年抗金的英雄事迹自励和激励他人。在被剥夺了军旅生涯之后,他仍然向往有朝一日亲践戎行,甚至被放归山野,也时常“醉里挑灯看剑”(《破阵子·和陈同父》),充满杀敌的渴望。

实行投降主义的南宋统治集团一贯迫害打击抗金人士而不遗余力,辛弃疾对此极为痛心和憎恶。他的词如《满江红》(倦客新丰)、《贺新郎》(老大那堪说)、《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瑞鹧鸪》(江头一带斜阳树)等篇,谴责和批评了这些人卖国误国的罪恶行径,再现了作者铮铮铁骨和斗争精神。刘辰翁对此感慨说:“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辛稼轩词序》)对这个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辛弃疾经常在词中加以揭露和批判,嘲笑和讽刺,如他的《水调歌头·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干》、《千年调·蔗庵小阁》、《贺新郎·用韵赵晋臣敷文积翠岩》等,展示了他勇于反抗政治压迫和敢于议论时势的不屈性格。

除了反映民族斗争和政治斗争外,辛弃疾还有大量词作描绘了当时的农村生活、山河景色、人生情感、文人雅兴,其内容之充实丰富,情感之饱满飞扬,显示了词人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其中有些词章,如《丑奴儿》(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清平乐·村居》、《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等脍炙人口,深得读者的喜爱。

辛弃疾一生写了六百多首词作,是两宋词人中数量最多的,同时也是质量最高的。辛词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辛词不但善长创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善于运用诗的比兴手法、句法格式,长于用典,活用诗词文中的成语,善于运用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使之成为南北两宋歌词艺术之集大成者,而且,对词体进行了大量多样化、规范化的革新尝试,创建出独具一格的稼轩体词。

运用神奇想象,表现富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原为辛词所擅长。

他的《沁园春·灵山齐庵赋》以驰骤回旋的万马比喻灵山的重峦叠嶂,以十万待命出征的壮士比喻偃湖之松,把静止的山水写得活灵活现,赋予其鲜明的个性;他以跳跃奔腾的写法描绘群山的还有“畴昔此山安在?应为先生见晚,万马一时来”(《水调歌头·题玉峰楼》)、“巨海拔犀头角出,来向此山高阁,尚依旧争前又却”(《贺新郎·积翠岩》)等词作。而以浪漫夸张的手法,表达丰富的联想,更是许多辛词的共同特点。他的《木兰花慢·中秋饮酒将旦》就以“诗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王国维《人间词话》)为后人所乐道;他如《太常引·建康中秋》、《水调歌头·用东坡韵叙太白东坡事答赵昌父》等也都以浪漫的想象寄托他的审美情趣。

辛词在艺术上还运用诗的比兴象征手法,表达词人的思想感受。典型之作如《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借用几番风雨、天涯芳草、蛛网飞絮、烟柳斜阳等阑珊迷乱的景物刻画其惜春、伤春的情怀,表达他对南宋国势和恢复事业的关注、忧伤、愤婉。《贺新郎·赋琵琶》运用“体物写志”的手段,集中了唐代开元全盛至衰败的典故,表达逸豫亡国的深刻兴亡之感,暗寓对北宋灭亡的悲痛。辛词采用象征借喻这种写法,自是继承了《诗经》、《离骚》以来诗的优秀传统,是对词的艺术手段力加丰富革新所取得的成果。

前人称辛词为稼轩体词。我们理解,辛词不但借鉴诗的创作理论和方法,还借鉴了辞赋、散文等多种文体的创作方法,扩大了词的创作手段和艺术表现力。词论家们经常评价辛词是一个融汇了多种形式多种风格的组合体,它虽“以激扬奋厉为工”,亦时时“昵狎温柔,魂消意尽”(沈谦语,同上),故尔呈现出不主故常、摇曳多姿的面貌。后人将辛词以诗为词、以赋为词和以文为词的特点,概括为“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

全书总目·稼轩词提要》)的稼轩体。

辛词的语言丰富多彩而独具个性。其成功之处,一是大量采用古典诗文的语言,扩大了文学语言的运用范围,从而提高词的表现能力,使之可以熔铸更新鲜的思想感情。辛词善于用典,精于锤炼,无论“经子百家,行间笔下,驱斥如意”,并“无一点斧凿痕”(《词林纪事》、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二是辛词多用当时民间口语入词,使许多佳作清新平易,更接近民间词的本色。

论宋词风格,多有豪放、婉约两派之说,而豪放派则以苏、辛并称。但其实,辛词虽以豪放悲壮为主,但兼具多种风格,而苏词则以旷放为宗。苏辛风格不同实由所居时移世变决定。辛弃疾既以歌词为武器,反映抗金报国的重大主题思想和爱国志士壮志难酬的悲剧坎坷遭遇,其境界之雄奇阔大,其气势之郁勃激荡,当非以词为自遣之具的苏轼所能比拟。但辛词不仅专注于民族斗争,还多方面地反映了南宋中期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因此,辛词既有豪壮沉郁之作,亦有呈现秣纤绵密、清丽妩媚,或淡雅或峭劲等多种面貌的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辛弃疾的词在宋代词坛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崇高的地位。他的稼轩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值得后人从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并加以继承发扬。

三

近现代以来,为辛弃疾选词作注的人很多,但是,这些选注本大多以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1978年印本为基础,亦步亦趋,不论是编年还是注释,都有不够完整或不够准确之处,而在解说方面,更因见解歧异而形成众说纷纭的情况。

自上世纪80年代前期我接受邓广铭先生的邀请,代为增订他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以来,要为辛弃疾的全部词诗文作品编撰一部完整翔实的笺注,以解决稼轩作品研究中的歧异和疑难,便成了我的愿望,并为此时时翻阅和研考其中的有关问题。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本《稼轩词编年笺注》再版后,这种想法并没有去除。那是因为,尽管增订本较1978年本的笺注改动和增补之处甚大,但我个人还是不能满意。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当年邓先生同我共同增订此书时,虽历时甚久,相同相从之时居多,但也颇有意见不能统一之时,其中的某些词作的编年和笺注,就都按邓先生的意见处理了,这使我往往有了违心相从的感觉。

现今这个辛词选注本,虽然只选了一百多首词,不及全部辛词的六分之一,并不能完全反映稼轩词的面貌,但我认为,辛词的精华以及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已经基本兼备了。而我在这些词的题解和注释中,自然汲取了《稼轩词编年笺注》和各家词选的正确意见,以及他们在论说中的可取之处,但同时也根据我的研究,在论析和注释两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解。比如,编年方面,反映在这本词选中的第二首《满江红》词(倦客新丰),我认定它作于乾道初,这就和《稼轩词编年笺注》颇有不同;《声声慢》(开元盛日)置于庆元间,也与《编年笺注》附于乾道八年有别。在注释方面,为求准确理解原词,这次引用词语典故,我都不惮烦劳,全部查找了原书,并对作者引用典故的本意及引伸意义作了说明,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但对《编年笺注》作了增补,还纠正了不少习惯上的错误见解。这也是和《编年笺注》及其它选注本有所不同的。因此,对许多词作在寓意方面的解说,便有了更为翔实可靠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上述这些改变,这本词选或许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新意。这也是我的愿望所在。但选注者学力有限,注释和解说中难

10 辛弃疾词选

免产生错误,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辛更儒

2003年11月8日

目

录

前言	1
汉宫春(春已归来)	1
满江红(家住江南)	3
满江红(倦客新丰)	5
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	8
念奴娇(我来吊古)	11
满江红(点火樱桃)	14
满江红(直节堂堂)	16
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	17
木兰花慢(老来情味减)	19
新荷叶(人已归来)	22
菩萨蛮(青山欲共高人语)	24
太常引(一轮秋影转金波)	25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27
摸鱼儿(望飞来半空鸥鹭)	30
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	33
满江红(汉水东流)	35
念奴娇(野棠花落)	37

2 辛弃疾词选

鹧鸪天(唱彻《阳关》泪未干)	39
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	41
满江红(过眼溪山)	44
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46
阮郎归(山前灯火欲黄昏)	48
满江红(可恨东君)	50
祝英台近(宝钗分)	52
满庭芳(倾国无媒)	54
木兰花慢(汉开汉业)	56
沁园春(三径初成)	58
菩萨蛮(稼轩日向儿童说)	61
西河(西江水)	62
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	64
蝶恋花(点检笙歌多酿酒)	66
水调歌头(今日复何日)	67
水调歌头(君莫赋《幽愤》)	70
贺新郎(凤尾龙香拨)	73
唐河传(春水)	76
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	77
满江红(蜀道登天)	80
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82
千年调(卮酒向人时)	84
丑奴儿近(千峰云起)	86
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	87
清平乐(绕床饥鼠)	88
鹧鸪天(不向长安路上行)	89

念奴娇(兔园旧赏)	91
鹧鸪天(一榻清风殿影凉)	93
鹧鸪天(枕簟溪堂冷欲秋)	95
清平乐(茅檐低小)	97
满江红(湖海平生)	98
洞仙歌(飞流万壑)	100
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	102
浪淘沙(身世酒杯中)	104
水龙吟(稼轩何必长贫)	106
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	108
蝶恋花(谁向椒盘簪采胜)	109
沁园春(老子平生)	111
贺新郎(把酒长亭说)	114
贺新郎(老大那堪说)	117
贺新郎(细把君诗说)	120
鹊桥仙(松冈避暑)	123
醉翁操(长松)	124
踏莎行(夜月楼台)	126
声声慢(开元盛日)	128
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	130
浣溪沙(细听春山杜宇啼)	131
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	133
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	134
瑞鹤仙(雁霜寒透幕)	136
最高楼(吾衰矣)	138
沁园春(一水西来)	140

4 辛弃疾词选

水龙吟(听兮清珮琼瑶些)	142
兰陵王(一丘壑)	144
沁园春(叠嶂西驰)	147
贺新郎(逸气轩眉宇)	149
水调歌头(我亦卜居者)	152
沁园春(杯汝来前)	154
玉楼春(何人半夜推山去)	156
蓦山溪(饭蔬饮水)	157
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159
踏莎行(吾道悠悠)	161
永遇乐(投老空山)	163
鹧鸪天(晚岁躬耕不怨贫)	165
兰陵王(恨之极)	167
六州歌头(晨来问疾)	170
水调歌头(我志在寥阔)	172
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	174
贺新郎(路入门前柳)	176
浣溪沙(父老争言雨水匀)	178
念奴娇(龙山何处)	179
归朝欢(我笑共工缘底怒)	181
贺新郎(听我三章约)	183
雨中花慢(旧雨常来)	186
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	188
卜算子(千古李将军)	190
粉蝶儿(昨日春如)	192
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193

贺新郎(鸟倦飞还矣)	195
贺新郎(绿树听鹈鴂)	198
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	201
浣溪沙(北陇田高踏水频)	202
汉宫春(秦望山头)	203
汉宫春(亭上秋风)	205
生查子(悠悠万世功)	207
南乡子(何处望神州)	209
瑞鹧鸪(声名少日畏人知)	211
永遇乐(千古江山)	213
玉楼春(江头一带斜阳树)	216
瑞鹧鸪(江头日日打头风)	217

汉 官 春

立春日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1]。无端风雨，未肯收尽馀寒^[2]。年时燕子，料今宵梦至西园^[3]。浑未办黄柑荐酒^[4]，更传青韭堆盘^[5]。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6]。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7]。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8]？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9]。

题 解

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辛弃疾自山东起义军中奉表南归，被南宋当局授予江阴军签判职务，从此留居江南。《辛稼轩历仕始末》上说他南渡之初“寓京口”，京口就是镇江。而他的夫人范氏，恰恰也是从北方南下的归正官范邦彦的女儿，同样寓居京口。辛弃疾和范氏的结合，应当在当年秋前往江阴军任职之前。这首《汉宫春》词，是作者南渡后的开篇之作。从上半阕所写作者居家生活的简朴看，它应作于作者南归所经历的第一个立春日，即绍兴三十二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立春在明年元日之前），作者是携眷在江阴军（今江苏江阴市，军为宋代州郡级单位）度过的，词中反映的是作者急切盼望打回山东去的心情：上片说这一年的立春特别寒冷，而第一次在江南度过立春，作者并没有作好迎春的思想和物质准备。过片之后继而说出作者的种种担忧，怕



年华消逝，怕清愁不断，但最怕的还是打回老家去的愿望落空。作为《稼轩词》的开山之作，它以清新、雄健的格调，卓犖不凡的立意，带给南宋词坛一片新鲜的气息，显示了作者写作歌词的才华。

注 释

〔1〕美人：美女子，此指作者妻范氏。是年辛弃疾年二十三，范氏年约十七。春幡：立春日旧俗，士大夫家或民居，都要用纸或绢剪成小旗、采胜，插于头上，悬于花枝。《岁时风土记》：“立春之日，士大夫之家，剪裁为小幡，或悬于家人之头，或缀于花枝之下。”〔2〕无端：无缘无故。无端两句是说，立春虽标志着春的归来，却仅仅能从美人头上的春幡看得出。而这一年立春日却无缘无故地刮风下雨，冬日的寒冷还不肯完全收敛其馀威。

〔3〕年时：年前，去年。西园：指作者在济南甸柳庄四风闸故居中的花园。燕子为候鸟，去年在家乡所见到的燕子，此刻还在南方，尚未北归。但作者猜想，此夜燕子怕也在作归乡梦吧。〔4〕浑：还。未办：作“不能”、“没有”解。

未办是宋人常用语，苏轼《书浑令公燕鱼朝恩图》诗，有“不须缠头万匹锦，知君未办作吕强”句。吕强是后汉的宦官，却反对外戚贵幸干政。清人查慎行解释后一句时说：“料汝不能作吕强上疏，指斥华奢也。”知苏诗未办作“不能”解。黄柑：指黄柑酒。苏轼《洞庭春色》诗序说：“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谓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绝。”安定郡王，宋宗室赵世准的封爵。太湖洞庭山产美柑，赵世准用来酿酒。荐酒：进酒，供酒。这一句是说还不能酿造黄柑酒庆祝节日。〔4〕更传：更有转折义，意思是岂能，何况。立春习俗，作菜盘，又叫五辛盘。《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卷一五：“东晋李鄂，立春日命以芦菔、芹菜为菜盘相馈贻。唐立春日，春饼春菜号春盘。”苏轼《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诗：“辛盘得青韭，腊酒是黄柑。”青韭为五辛之一，所谓春菜，即指五辛。这一句是接说，哪里还能传唤青韭堆成的五辛盘呢？

〔6〕却笑：应嘲笑。薰梅染柳：原出唐李贺《瑶华乐》诗句：“琼钟瑶席甘露文，玄霜绛雪何足云，薰梅染柳将赠君。”玄霜绛雪指一种可升仙的药，见《汉武帝内传》。薰梅染柳则指某种仙术，可使枯木逢春，梅柳绽花生叶。词中

用指东风催开春色。更没些闲：再没有一些儿闲时候。〔7〕转变朱颜：

改变年轻人的容颜，朱颜同红颜。白居易《醉歌》：“镜里朱颜醉已失。”

〔8〕解连环：是一种智力游戏。《战国策·齐策》六：“秦昭王尝遣使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以锥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齐国的君王后因群臣不能解玉连环，用锥将它击碎，回复秦使。锥是一种锐形器。〔9〕生怕见：怕见。生怕，只怕，最怕。见，语助词。塞雁：飞往北方之地的雁。花开花落：指春来春去。朝来：有朝一日。这两句意思是：只怕的是，春天来了又去了，而某一天塞雁竟比我更早地回归北方的老家。

满江红

暮春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1〕}。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2〕}。红粉暗随流水去^{〔3〕}，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4〕}。

庭院静，空相忆。无处说，闲愁极^{〔5〕}。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6〕}。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7〕}。漫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8〕}。

题解

据上片“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句，知此词是作于作者南归的第二个暮春之后，即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四月。作者在词中所写，虽然都是春末景象，却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宋孝宗是一位颇有志于恢复失地的皇帝，他即位之后，起用主战派重臣张浚，并在隆兴元年的夏季发动了对金符离之战。可惜由于准

备不够充分,更由于张浚等人的举措指挥不当,宋军在小胜之后遭到金军反击,在符离溃败。此后,宋廷在对金策略上陷入了和战不定的被动局面。这首词的“一番风雨,一番狼藉”句,正是以诗中常用的比兴手法,暗指符离之战的惨败而言。而下片所写,更是借夏日景物写作者心中的彷徨和迷惑,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在南归之初的一段心路历程。

注 释

〔1〕清明为节令名,立春之后为雨水、惊蛰、春分、清明。寒食在清明前一日或前二日。《荆楚岁时记》载冬至一百零五日为寒食,而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五称:“民间以冬至后一百四日始禁火,谓之私寒食,又谓之大寒食。”旧日民间在寒食日禁生火做饭,相沿成习,为的是纪念春秋时晋国的介子推,他因隐于绵山中,晋文公烧山相逼,不出,被烧死。作者南归后,于隆兴元年度过了第一个清明寒食,此年在江阴军签判任度过的是第二个清明寒食,因此有“又过了”的话。〔2〕一番风雨,一番狼藉:指风雨过后,落花满地,一片零乱不整的景象。符离之战的溃败,大出宋孝宗和张浚等朝臣的意外,他们在当时惶惧不知所措。张浚在失利之后,乞遣使请和,又自请致仕退休,而孝宗的恢复之志也从此大为衰退。满地落花,遭人践踏,一片凌乱,似暗喻时局。〔3〕红粉:红白两色,指落花。暗:无声息。秦观《望海潮·洛阳怀古》词:“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4〕算:概括之词,总括最近数年之事,可作“看来”、“历数”解释。刺桐花:唐韩鄂《岁时纪丽》卷一:“清明之日,桐始开花。”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刺桐花,深红,每一枝数十蓓蕾,而叶颇大,类桐,故谓之刺桐。”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别集卷三三:“谓之刺桐,皆夏初开花也。……其树高大而枝叶蔚茂,初夏开花,极鲜红。如叶先萌芽而其花后花,则五谷丰熟。”并引北宋丁谓诗句:“闻得乡人说刺桐,花如后发始年丰。我今至此忧民切,只爱青青不爱红。”宋人说刺桐在夏初开花,如果先叶后花,则预示丰年。而辛词却说清明寒食日刺桐花已经落尽,与上述记载均有不合。而其意大概是说,这几年都是不到夏

日刺桐花便先已落尽,看来是春寒料峭,刺桐花生命力不强所致。作者写这种反常的季节现象,应当是暗喻恢复大业所受到的挫折,以及年来诸般令人烦恼之事。〔5〕空相忆:空,徒然。言苦忆而无结果。〔6〕流莺乳燕:飞莺和哺育幼雏的燕。消息:内中的情形。此二句上承“庭院静,空相忆。无处说,闲愁极”四句,流莺和乳燕都是栖息庭院的鸟,主人公苦苦的思念和无人可以诉说的寂寞,却怕被莺燕得知,而四处张扬传播。〔7〕尺素:一尺左右的生绢,指书信。古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有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彩云:诗词中多喻美好的人或事物。李白《古风》:“天空彩云灭,地远清风来。”白居易《简简吟》:“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8〕漫:同漫,聊且,胡乱的意思,也可以作空、徒然讲。羞去:怕去。平芜:长满杂草的平原。李白《菩萨蛮》词有“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句,此词的主人公怕上层楼,当也是因为怕见了平原上的碧草而伤心。

满江红

倦客新丰^[1],貂裘敝征尘满目^[2]。弹短铗青蛇三尺,浩歌谁续^[3]?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4]。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翻沉陆^[5]。

休感慨,浇醺醪^[6]。人易老,欢难足。有玉人怜我,为簪黄菊^[7]。且置请缨封万户^[8],竟须卖剑酬黄犊^[9]。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10]?

题解

这首词无题目,作年不易考知,但从全词感情之激烈震荡、悲呼愤慨看,应当是作者早期的词作。查辛弃疾于南渡伊始,即将其在同金军作战中获取的经验及分析南北形势所得出的理性认

识加以总结,在绍兴三十二年秋,向主持南宋军务的江淮宣抚使张浚提出建议,要出奇兵攻取山东,进而收复全部失地。这时尚还在宋孝宗发动的符离之战前。宋军一出溃败后,他又于隆兴二年(1164)秋冬之际作《美芹十论》进献于朝,更加全面地分析了宋金对立以来的双方形势,提出加强政治、军事、经济力量,进而战胜敌人的各项策略,并重复了他在两年前提出的战略决策思想。但所有这一切进言和上书,都没有在南宋最高决策阶层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南宋最终还是在隆兴二年十一月同金人再次签订了屈辱的和约,使辛弃疾的全部希望和热情都化作了一腔悲愤。此词开篇即以三个进言不从而身处下僚的古人的遭遇相比拟,表明这首词确实是作于隆兴议和之后不久。而乾道元年(1205)辛弃疾江阴军签判任满后,宋廷改派他任广德军通判,职务虽有晋升,却仍然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州官吏。这和词中“不念英雄江左老”(广德军在今江苏广德,正是当时江左之地)的感慨颇相符合,因知必作于乾道元年无疑。全词激烈悲壮,有长歌当哭之气概。

注 释

〔1〕马周:唐初人,仕太宗朝,屡言朝事,官至中书令。《旧唐书·马周传》:“马周字宾王,清河茌平(茌,音 chí,茌平即今山东聊城东北)人也。少孤贫好学,尤精《诗传》,落拓不为乡里所敬。武德中补博州教授,日饮醇酎(酎,音 zhòu,醇酎为美酒),不以讲授为事,刺史达奚恕屡加咎责。周乃拂衣游于曹汴,又为浚仪令崔贤所辱,遂感激西游长安,宿于新丰逆旅。主人惟供诸商贩而不顾侍,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主人深异之。”新丰城,地在临潼县东十五里。马周辞博州教授后,游于曹、汴一带(今山东菏泽及河南开封),继而西游关中临潼,所至受到歧视,故词中称之为“倦客”,即倦游作客之意。〔2〕用苏秦落魄事。《战国策·秦策》:“苏秦始将连衡

说秦惠王，……说秦王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苏秦以连衡诸国之策游说秦王，不被采纳，在秦羁留日久，陷于贫困潦倒的地步。

〔3〕弹铗：用冯谖(xuān)事。《战国策·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笑而受之，曰：‘诺。’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顷，倚柱而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铗，剑名。青蛇、三尺：均指剑。郭元振《宝剑篇》：“精光黯黯青蛇色。”韦庄《秦妇吟》：“匣中秋水拔青蛇。”《汉书·高帝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浩歌：高歌。

〔4〕江左：指江东。东晋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建康以东为江左。中国：华夏民族上古活动于黄河流域，以其地处于天下之中心，故称之为中国，外有四方四夷，遂以中国为我国之称。《礼记·中庸》：“声名洋溢乎中国。”岳飞《谢讲和赦表》：“盖夷虏不情，而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图暂安而解倒悬，犹之可也；顾长策而尊中国，岂其然乎？”皆相对于四方少数民族而言。尊中国：使中国受到四夷的尊重。

〔5〕诗书万卷致君人：指儒生读万卷诗书，原本是要使皇帝成为尧舜之君。致君，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沉陆：陆地塌陷，比喻处境艰难，深陷而不能自拔。《庄子·则阳》：“仲尼曰：‘是圣人仆也，是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注：“当显而反隐，如无水而沉也。”陆沉所指，可以是作者的祖国，也可以是作者本人，两种说法都通，注者倾向后说。翻：反而。

〔6〕醪醕(língù)：酒名。盛弘之《荆州记》：“淶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年常献之，世称酃淶酒。”浇：指饮酒。《世说新语·任诞》：“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

〔7〕玉人：美如白玉的女人。为簪黄菊：苏轼《千秋岁·徐州重阳作》：“美人怜我老，玉手簪黄菊。”

〔8〕且置：暂且放下。请缨：自请从军击敌。缨，缚敌人之绳。《汉书·终军传》：“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也。……当发使匈奴，军自请曰：‘军无横草之功，得列宿卫，食禄五年，边境时有风尘之警，臣宜被坚执锐，当矢石，启前行。’……上奇军对，擢为谏大夫。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人朝，比内诸侯。军自请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封万

户:封万户之侯,万户为封邑。〔9〕竟须:就应当。酬:报答。卖剑酬黄犊:卖剑买黄牛犊,弃甲耕田意。《汉书·龚遂传》:“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也。以明经为官。……上以为勃海太守(汉立勃海郡,在今河北渤海湾一带)。……乘传至勃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诸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10〕甚:何以,为什么。贾长沙:贾谊。《汉书·贾谊传》:“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文帝召以为博士,时谊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绌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拜谊为梁怀王太傅。……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倣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正。其大略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贾谊遭谗被逐,经历与屈原相似,以世无知音,过湘水作赋吊屈原,因称之为“寂寞贾长沙”。这两句词用反问语,意思是,为什么寂寞的长沙王太傅贾谊,要为时局而痛哭?

水调歌头

寿赵漕介庵

千里渥洼种,名动帝王家^{〔1〕}。金銮当日奏草,落笔万龙蛇^{〔2〕}。带得无边春下,等待江山都老,教看鬓方鸦^{〔3〕}。莫管钱流地,且拟醉黄花^{〔4〕}。唤双成,歌弄玉,舞绿华^{〔5〕}。一觴为饮千岁,江海吸流霞^{〔6〕}。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流,西北洗胡沙^{〔7〕}。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8〕}。

题解

这是乾道四年(1168)九月,作者在建康府通判任上,为治所同在建康的江东转运副使赵彦端四十八岁寿辰所作。赵彦端字德庄,号介庵,是宋朝宗室。他十七岁中进士,自州郡属吏起家,隆兴初,召入朝中,任吏部员外郎,以后屡次外任郡守,又屡次召入,乾道三年冬出任江东转运副使。江南东路是南宋行政区划,相当于今日的省,管辖地域包括今日江苏的一部分和江西的一部分。转运副使是南宋各路转运司的长官,负责一路财赋,并有视察州县,考核账簿,监督官吏之权。转运司简称漕司,赵彦端为转运副使,因称之为赵漕。这首词是一首祝寿词,但它却有别于传统的以祝人多福多寿为内容的应酬文字,重点在于鼓励赵彦端归朝做一番大事业,并在词中表达了恢复失地的爱国情怀。全词弥漫着与祝寿相适应的喜气洋洋的气氛,富于想象,带有浪漫的色彩,很巧妙地把祝贺的内容同作者期盼恢复失地的愿望结合起来,词中的一些警句还具有很深的含义,表明这是一首在艺术上十分成熟的词作。

注释

[1]千里渥洼种:借千里马的后代喻指赵彦端的宋宗室身份。《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注解:“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长……久之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渥洼水,在今甘肃安西县南。杜甫《遣兴》诗:“君看渥洼种,态与驺骝异。”名动帝王家,指赵彦端的才华屡为宋孝宗所赏识。韩元吉《直宝文阁赵公(彦端)墓志铭》载:“隆兴改元召对,上迎,谓曰:‘闻卿俊才久矣。’” [2]金銮殿:唐代宫殿名,在大安宫中,与翰林院邻

近,皇帝多在此殿召见学士。当日奏草,指赵彦端任吏部员外郎日,屡次上奏章言事。落笔万龙蛇:言赵彦端奏章书法之美。温庭筠《秘书省有贺监知章题诗笔力遒健》诗:“出笼鸾鹤归辽海,落笔龙蛇满坏墙。”以龙蛇游动的姿态比喻书法的矫健遒劲。

〔3〕带得无边春下:带着无边的春光来到人间。比喻赵彦端自朝中出任地方官,把无边的春光带到地方上,这是说赵彦端任地方官政绩突出,深得朝廷体恤民情的旨意。等待江山都老:等到江山都已陈旧。老,与新相对,作陈旧讲。言江山已呈旧貌,不似春日的新颜。查赵彦端是乾道三年冬十一月到江东转运副使任的,转年便是春天,所以说他是带着春色到来的。到了四年九月庆祝诞辰时,季节已由春转入深秋,故此有“等待江山都老”之句。教看鬓方鸦:相看两鬓尚黑。教,原意为“使”,“令”,“让”,教看的意思主要在看。这一句是赞颂赵彦端不老(相对于江山已老而言)。

〔4〕钱流地:用刘晏语,言善理财,钱多足用。据两《唐书》记载,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北)人,代宗时以太子宾客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以擅长理财闻名于时。《新唐书·刘晏传》载:“四方货殖低仰,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此两句为祝寿语,意思是,且不管转运司政绩如何显著,只计划如何祝寿吧。醉黄花:醉倒在黄花下。黄花,菊花,九月开花。

〔5〕董双成、弄玉、萼绿华:女仙名。董双成为西王母侍女,善吹笙。弄玉为秦穆公女,善吹箫,从萧史学箫,夫妇吹箫引来凤凰,遂随风飞去。萼绿华是南山女仙,其善舞事未见。此处借传说中几位著名的女仙,写赵彦端家中侍女歌姬之美,以及筵上盛大的歌舞场面。

〔6〕一觴为饮千岁:为长寿而饮酒。一觴,一杯酒。江海吸流霞:流霞喻美酒,江海指酒量之大。王充《论衡·道虚》:“河东项曼斯好道学仙,妻家亡去,三年而返,曰:‘去时有数仙人,将我上天,离月数里而止。居月之旁,其寒凄怆,口饥欲食,辄饮我流霞一杯。每饮一杯,数月不饥。’”

〔7〕闻道清都帝所:闻道,听说。清都帝所,用天帝所居的清都喻指南宋行在所临安的皇宫。《列子·周穆王》:“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融合而用李白、杜甫两人的诗句。杜甫《洗兵马》诗:“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李白《永王东巡歌》:“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

谈笑静胡沙。”杜甫诗句有厌战的意思，要卷起银河之水，把武器洗刷干净。而辛词却是要卷起银河水，洗净被女真人污染的北方领土，即用武力恢复失地的意思，二者有所不同。胡沙，唐人诗中多用此二字比喻西北少数民族所居的沙漠地区，辛词借指金国统治区。这三句词隐含着以下重要史实：宋孝宗在签订隆兴和议以后，对宋金议和渐生悔意，遂于乾道二三年间积极备战，意在恢复。乾道四年，宋孝宗任用主战派执政，下诏“欲今岁大举”（《宋史·蒋芾传》）。此词中特别标出“闻道”二字，表明宋廷的备战言行，已从宫中传播到更大的范围。作者借祝寿之机，写恢复的大好形势，用以激励赵彦端跳出个人的享乐，投身到恢复事业中。〔8〕回首日边去：希望赵彦端回朝。日边，比喻朝廷。云里认飞车：言赵彦端驾飞车在云端飞行，而我能认清是谁。《帝王世纪》：“奇肱氏能为飞车，从风远行。”

念奴娇

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1〕}。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2〕}。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3〕}。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4〕}？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5〕}。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6〕}。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7〕}？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8〕}。

题解

建康赏心亭，北宋宰相丁谓创建，在建康府城西下水门的城头上，秦淮河自东向西贯穿建康城，自西水门外入于大江。从赏

心亭下望,建康城外开阔的景色一览无余。史正志字志道,镇江丹阳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绍兴末任枢密院编修官,上《中兴要览》五篇。孝宗即位,除度支员外郎。乾道三年九月,自吏部侍郎除集英殿修撰知建康府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又兼沿江水军制置使。史正志一生颇有志于建功立业,尤其主张恢复中原。其知建康府时,正深得宋孝宗信任。辛弃疾乾道四年、五年间任建康府通判,因登赏心亭,赋词送呈史正道。这首词是一首怀古之作。以词怀古,大约始于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词于凭吊三国英雄之余,抒发的是一切皆空纵情享受人生的感怀,而此词却沉浸在一种感念历史兴亡、勇于承担时代重任的悲凉温婉的意境中。特别是词的下片,通过对谢安困苦支撑东晋政权等史事的回顾,表达了他对时局的忧虑,对自身处境艰危、壮志不酬的悲慨。全篇气魄雄大,风格沉郁悲壮。

注 释

〔1〕吊古:凭吊古迹。危楼:高楼,指赏心亭,南宋的楼亭可以互称。赢得,获得,取得。斛:容器单位,十斗为一斛。闲愁千斛,夸张说法,言极度悲愁。〔2〕虎踞龙盘:指建康的地理形势如龙虎盘踞。《太平御览》卷一五六注引张勃《吴录》:“蜀主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建康是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古都,是南北朝时期南方的政治中心。作者登楼远眺,不知何处是所谓的虎踞龙盘,只见满眼的历史兴亡变迁。这其实是暗示山川险要不足为恃,六代的迅速兴替,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3〕陇上:指田间丘陇。此处暗指六朝人的坟墓,陶潜《归田园居》诗有“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薪者向我言,死而无复余”等句,可为证。松柏等高大乔木一般都种植在坟墓上,陈子昂《燕昭王》诗也有“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的句子。吹:言大风从乔木上吹过。〔4〕片帆:一只船。霜竹:指笛。喷:吹的意思。黄庭坚《念奴娇》词有题目

是：“八月十七日，同诸甥步自永安城楼，过张宽夫园待月。偶有名酒，因以金荷酌众客，客有孙彦立，善吹笛，援笔作乐府长短句，文不加点。”其下片结尾各句是：“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

[5]却忆安石风流：却，又。安石指东晋谢安。谢安在出仕前高卧会稽东山，《晋书·谢安传》载：“谢安字安石，……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游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屡违朝旨，高卧东山。”王俭曾说：“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南齐书·王俭传》）东山：在会稽东南，谢安寓居处。东山岁晚，谢安末年。以东山代指谢安。泪落哀筝曲：用桓伊抚筝作歌，为饱受谗毁的谢安排解一事，见《晋书·桓伊传》：“伊字叔夏，……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谢安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孝武帝司马曜）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司马）道子昏闇（音 yōng，酗酒）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诐（诐，音 bì，邪僻）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饮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曰：‘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筝歌。’……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襟。……帝甚有愧色。”

[6]儿辈功名都付与：即功名都付与儿辈。儿辈指谢安弟谢石、侄谢玄等。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坚入侵东晋，宰相谢安命谢石、谢玄率军迎敌。谢玄渡淝水进击，破前秦兵，取得大捷。捷音传来，谢安正对客围棋，词中“长日惟消棋局”即指此事。唐李远有诗句：“青山不厌三杯酒，长日惟消一局棋。”见张固《幽闲鼓吹》。[7]宝镜：似指月。唐吕从庆《对月有感》诗：“天开悬宝镜，皓魄满栏干。”碧云将暮：傍晚景象。江淹《拟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碧云同彩云。杯中绿：指酒。白居易《和梦得游春诗一百韵》：“行看须间白，谁劝杯中绿？”

[8]朝来波浪翻屋：朝来，早晨。波浪翻屋，写波浪汹涌，摧毁房屋。杜甫《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诗：“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压床。”苏轼《次韵刘景文登介亭》诗也有句：“涛江少蕴藉，高浪翻雪屋。”

满江红

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1]。春正好见
龙孙穿破，紫苔苍壁^[2]。乳燕引雏飞力弱，流莺
唤友娇声怯^[3]。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
结^[4]。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
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5]？蝴蝶不传千里梦，子
规叫断三更月。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6]！

题解

这首《满江红》无题，无本事可考。元大德间广信书院刻本《稼轩长短句》中，这首词编置于同调词的第四首，而此本共收《满江红》词三十三首。广信本大致上是以作年先后为序编排的，可以肯定，这首词写作年代较早。再从词中所写的永难平息的春愁，无人可诉的乡土之恨来看，应当是作者在乾道改元之后的四五年内所作。作词时，作者的居处似乎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大江，这条大江隔断了南北的往来，使作者归乡的愿望永远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南北朝梁朝的丘迟以书信招北魏陈伯之，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昔，抚弦登陴，岂不怆悵”等语，以艳丽的景色寄寓故国的哀思，此词的上片，看看似之！上片结句陡然转折，带起下片的乡愁，极其自然妥贴。

注释

〔1〕樱桃：春末结果实，红艳如点燃火光。荼蘼花：藤身青茎，也是春末

开花,花色白。荼縻既是攀援植物,故须用木架。王安石《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荼縻架盛开》诗:“荼縻一架最先来,夹水金沙次第栽。”“点火樱桃”两句是说,在樱桃点燃的火光照耀下,一架荼縻显得愈加洁白如雪。

[2]龙孙:指笋。僧赞宁《笋谱·杂说》:“俗闻呼笋为龙孙。”梅尧臣《韩持国遗洛笋》诗:“龙孙春吐一尺芽,紫锦包玉离泥沙。”紫苔:紫色苔藓,苍壁:青色山崖。穿破:指竹笋破土而出。僧惠洪《冷斋夜话》卷六《僧清顺十竹林下诗》:“西湖僧清顺怡然清苦,多佳句。尝赋十竹诗云:‘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轩种竹只十个。春风慎勿长儿孙,穿我阶前绿苔破。’”竹笋破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现象,象征春天的勃勃生机。“春正好见龙孙穿破”句,按词的格律应为七字,此处似乎多了一“见”字。

[3]引雏:带领雏燕飞行。元稹《送友封二首》:“桃叶成阴燕引雏,南风吹浪飏樯高。”哺燕因引带雏燕,飞行缓慢,因说“飞力弱”。按:此二句以乳燕引雏、流莺唤友反衬作者的孤独寂寞。

[4]问春归不肯带愁归:是问春天,为何不肯带愁同去。作者另有《祝英台令》词,肠千结:愁肠百结,是言愁绪纠结难解。康与之《满江红·杜鹃》词:“声一唤,肠千结。闽岭外,江南陌。”

[5]古今遗恨:指有家难归之恨。这是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共同大恨,所以叫古今遗恨。向他谁说,向什么人诉说。“他”字在这里不作代词,而当助词用。

[6]蝴蝶梦:用《庄子·齐物论》语:“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庄周与?”庄周在梦里自身化为蝴蝶,不知自己是庄周;醒后才惊疑自己是庄周。蘧蘧然,惊疑的样子。子规:又名杜鹃鸟。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卷六八:“杜鹃一名杜宇,一名子规。……三四月间夜啼达旦,瓯越间曰怨鸟,凡啼皆北向。……陶岳《零陵记》云:‘其音云,不如归去。’”这四句词化用唐崔涂《春夕》诗意:“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胡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唯满镜生。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崔诗说梦中化蝶还家,梦醒时子规啼叫三更。只要归意一萌,即使万里之遥,也可立即实现还乡梦。辛词反其说,蝴蝶哪能传达自己的千里思乡梦,子规的啼鸣一直叫到三更月尽。枕上听到它一声声劝人归去的啼鸣,却不知,我有家难归!唐是统一帝国,天涯若比邻;宋金却南北分裂,亲人不能

团聚。

满江红

题冷泉亭

直节堂堂，看夹道冠缨拱立^[1]。渐翠谷群仙东下，环珮声急^[2]。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3]？是当年玉斧削方壶？无人识^[4]。

山木润，琅玕湿^[5]。秋露下，琼珠滴。向危亭横跨，玉渊澄碧^[6]。醉舞且摇鸾凤影，浩歌莫遣鱼龙泣^[7]。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8]！

题解

冷泉亭，在临安西十五里武林山（又名灵隐山）飞来峰下。唐杭州刺史元稹建，白居易作《冷泉亭记》：“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持搜胜概，物无遁形。……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作者此词是乾道七年（1171）秋在临安所作。词中描写的是飞来峰和冷泉亭的美景，重点写苍松翠柏、青葱石壁和横跨湖中的危亭。全词打乱上下片结构，着力于景物的刻画描摹，使如身临其境。当此美景，醉舞浩歌，自然成为每一个游客情不自禁的宣泄方式。然而，此词并不仅仅为了冷泉亭的美景而写作，歇拍的两句“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才是词的主旨所在。全词大费笔墨写尽冷泉亭的胜概，就是为了说作者的故居同样有此美景这一句。仅此一句，

即传达出作者不尽的乡愁，游子不尽的江南为客的悲伤。

注 释

〔1〕直节：喻竹。堂堂：形容高大。冠缨：喻松。拱立：喻官员执笏板而立。这是写道两旁的松竹成行。〔2〕环珮：喻水声丁冬。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这两句说向东渐入翠谷，仿佛来了一群仙人，听到环珮丁冬的响声。〔3〕天峰飞堕地：用飞来峰故事。《淳祐临安志》卷八：“武林山……上有五峰，曰飞来。晏殊《舆地志》云：‘晋咸和元年，西天僧慧里登兹山，叹曰：此中天竺国灵鹫山之上岭，不知何年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今此亦复尔耶？因挂锡，造灵隐寺，号为飞来峰。’”作者不相信佛教传说，连带对飞来峰千丈石壁的开凿也表示怀疑。〔4〕方壶：传说渤海中五座神山之一，见《列子·汤问》，说“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又一说为海上三仙山之一，见《史记·封禅书》。这是继上一句，说也许是当年佛用玉斧所凿削，然而没人记载此事。〔5〕琅玕(lánggān)：美玉，此指山石。〔6〕危亭：高亭。玉渊：指湖。白居易《冷泉亭记》载，“亭在山下，水中央”，又载：“夏之夜，吾爱其泉淙淙。”〔7〕鸾凤影：形容舞姿倒映在湖中，如鸾飞凤舞。鱼龙泣：鱼类闻歌而静止，如哭泣。范成大有《爱雪歌》，也说“歌呼达晓鱼龙愁”。〔8〕作者家乡在济南，大明湖风光秀丽，不减西湖，作者见西湖引起思乡情绪，于是说，看到西湖灵隐寺、飞来峰、冷泉亭的景物，仿佛看到我家济南大明湖，可惜自己不是在家中，而是在江南为客。

青 玉 案

元 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1〕}。更吹落，星如雨^{〔2〕}。

宝马雕车香满路^[3]。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4]。蛾儿雪柳黄金缕^[5]，笑语盈盈暗香去^[6]。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7]。

题 解

这首词是都城元夕观灯所作。宋人习俗，元夕放灯，从正月十四日夜开始，至十六日夜结束。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同汴京（河南开封）一样，无论是皇宫、官署、贵臣府第还是普通百姓，都制作灯山，悬放灯火，杂陈百戏，纵游人士女观赏。《青玉案》这首词，在《稼轩词》中是别具一格涉及情爱的作品。词中不但写元夕热闹奇丽的放灯狂欢场面，还写了两个自怜幽独的有情人之间的吸引和寻觅。但不管这苦苦追求是如何艰辛，最终却是有了一个最让人赏心的结果。作者重点是以记实的手法写他在都城时的一次人生经历，其中必然蕴含着作者经常受到冷落的生活遭遇，也当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历经艰苦追求和跋涉之后，往往有出人意表之外的结果。作者通过精致细微而又栩栩如生的描写和瞬间定位的摹画，为元夕词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从词中所写的这些情景看，它应当是作者乾道七年（1171）正月居官临安任司农寺主簿时所作。

注 释

〔1〕花千树：千株灯树。唐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百枝灯树》：“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2〕星如雨：指元夕所放球形灯。远望，高低上下：如同飞星殒落如雨。宋孟元老《东

京梦华录》卷六《十六日》：“诸营班院，于法不得夜游，各以竹竿出灯毬于半空，远近高低，望之如飞星然。”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元宵》所载临安灯毬相同。〔3〕宝马雕车香满路：指游人士女的观灯人群。宝马雕车：装饰华丽、雕刻精细的马和车。香满路，指妇女脂粉香水的气味充斥道路。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载南宋临安元夕士女观灯“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唐诗中，宝马多与香车并列。如秦韬玉《天街》诗：“宝马竞随朝暮客，香车多辗古今尘。”郭利贞《上元》诗：“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地转香车。”香满路，骆宾王《咏美人在天津桥》诗：“美人出东邻，容与上天津。整衣香满路，移步袜生尘。”〔4〕凤箫：箫史吹箫引凤，故称凤箫。声动：箫声响起。玉壶：灯名。《武林旧事》卷二《元夕》：“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光转：类似今日之走马灯。鱼龙舞：指元夕所表演的百戏。《汉书·西域传赞》有“设酒池肉林以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矜极曼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句，注：“鱼龙者，为含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激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据此记载，鱼龙舞是属于一种由鱼变化为龙的杂伎表演。〔5〕蛾儿雪柳：都是头饰名。《武林旧事》卷二《元夕》：“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毬、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宜也。游手浮浪辈，则以白纸为大蝉，谓之夜蛾。”蛾儿应当就是夜蛾、闹蛾。雪柳大概是头上插戴的白色柳叶状饰物。黄金缕：指金丝线织成的首饰缀物。笑语盈盈：指少女结伴而行，笑声话语声清脆动人。暗香：香气看不见，摸不着，隐隐散发，因称淡香为暗香。这是说一群少女去后，留下一串串欢歌笑语和一缕缕香气。〔7〕众里：人群中。蓦然：突然。那人：意中人，属意的女人。灯火阑珊：指灯火稀少。

木兰花慢

滁州送范倅

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1〕}。况屈指中

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2]。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莼鲈江上^[3],夜深儿女灯前^[4]。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5]。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6],却遣筹边^[7]。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8]。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9]。

题解

乾道八年(1172)春,辛弃疾自司农寺簿除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到任之后,深感滁州屡遭兵火,井邑凋弊残破,采取了宽征薄赋等措施,很快使滁州面貌大变。在治理滁州取得成效的同时,作者并没有稍感轻松,仍然对自己不能为备战恢复事业贡献力量而伤怀。此年八月,滁州通判范昂任满归乡,在这首送别的词中,作者借机抒发的就是这种忧虑和苦衷。范昂的生平事迹没有记载,只据《滁州府志》,知他在乾道八年应当任满。另据作者《感皇恩·滁州寿范倅》词“青春元不老,君知否”句,似乎范昂的年事已颇高。而范昂的寓居地,大概就在吴地附近,可惜没法具体考知。通判是宋代设立的辅助知州管理郡政的官员,由京官以上担任,宋人简称为“倅”(cuì)。这首词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是它的结构安排十分严谨,逐层递进,逐层转折,由叙离情开始,转到惜年华,再转到送别的依恋,体现了友情的深厚;谈时局,从期待友人视草筹边说到自己功业不就的苦闷,而以醉后尚能拉响空弦、惊落孤雁作结,用重笔写出志在杀敌报国的理想,提明主旨,含蓄委婉,是送别词中的佳制。

注释

〔1〕老来情味减：老了少情趣。乾道八年作者三十三岁，虽还在壮年，但南归却已经十年了，因有渐老的感觉。怯流年：害怕年华消逝。〔2〕屈指中秋：指中秋就在近几日内。十分好月：最完整的圆月。〔3〕莼鲈江上：用晋张翰故事。《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张翰字季鹰，在洛阳思念家乡吴地的美味特产（莼，音 chún，一种水生植物，叶可食），决定弃官归乡。后因雅称去官而归为思莼鲈。作者想象范昂经过吴江必能享受到家乡的莼鲈，可知范昂的家在平江府（江苏苏州）附近。〔4〕黄庭坚《寄叔父夷仲》诗：“弓刀陌上望行色，儿女灯前语夜深。”辛词此句也是悬想范昂归家与儿女深夜话旧的情景。〔5〕征衫便好去朝天：征衫，旅行的行装。这是说范昂可以不脱去征衫，赶到朝廷上见天子，谋求一新的官职，而朝廷也正需要贤才。玉殿：皇帝的殿庭，代指皇帝。〔6〕承明：承明庐。汉代的承明庐，在长安宫中的石渠阁外，是文学侍从之臣值班休憩之所。见《汉书·严助传》的注解。班固的《西都赋》也说：“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群。”视草：看诏书草稿。《旧唐书·职官志》：“玄宗即位，张说、陆坚、张九龄、徐安贞、张洎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四方进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从中出，虽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夜半承明：指半夜召见于承明庐。贾谊曾被汉文帝半夜召见询问，李商隐《贾生》诗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写的就是此事。这两句是想象范昂被信任重用，一种祝愿的话。〔7〕却遣筹边：再派去做边镇的守臣，筹画边防大事。作者念念不忘的是恢复失地，所以对筹边等事极为重视。这是希望范昂多为恢复大业做贡献。〔8〕长安故人：长安是汉唐的都城，这里代指南宋行在所临安。殢(tì)酒：困扰于酒。唐韩偓《有忆》诗：“愁肠殢酒人千里，泪眼倚楼天四垂。”作者在出守滁州之前，曾在临安任职一年有馀。这两句是说，临安的旧友若问起我的近况，就说我还像在临安那样，经常借酒浇愁。〔9〕空弦落雁的典故见《战国策·楚策》四：“更羸(léi)与魏王处京台之下，仰见飞鸟。更羸谓魏王曰：‘臣为君引弓，虚发而下鸟。’……有间，雁从东方来，更羸以虚发而下之。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对曰：‘其飞徐而鸣悲。飞徐者，故疮痛也；

鸣悲者，久失群也。故疮未息而惊心未去也。闻弦音引而高飞，故疮殒也。”更羸不放箭所射下的雁，是曾受箭伤的孤雁，当它再听到弓弦响，心惊胆裂，闻声而落。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两句倒置，是说作者醉里还能张弓惊落空中的孤雁。目断，眼力望尽处。这两句是接着回答临安故人的询问，既表明作者的自信，也隐寓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

新 荷 叶

和赵德庄韵

人已归来，杜鹃欲劝谁归^[1]？绿树如云，等闲付与莺飞^[2]。兔葵燕麦，问刘郎几度沾衣^[3]。翠屏幽梦，觉来水绕山围^[4]。有酒重携，小园随意芳菲。往日繁华，而今物是人非^[5]。春风半面，记当年初识崔徽^[6]。南云雁少，锦书无个因依^[7]。

题 解

这是一首和赵彦端的词作。淳熙元年(1174)正月，辛弃疾重来建康府，任江东安抚司的参议官。而当年他在建康府结识的好友赵彦端，已经退休归家，寓居在饶州余干县(江西余干)。赵彦端所作的两首《新荷叶》词现存，第一首说：“欲暑还凉，如春有意重归。春若归来，任他莺老花飞。”又说：“回首分携，光风冉冉菲菲。曾几何时，故山疑梦还非。”述说了对往日宦游生涯和交游情谊的留恋，以及归山后的无奈。而这首词是作者故地重游，读到赵彦端词后和韵的第一首。全词以缠绵伤感的笔调，秾纤艳丽的

风格,抒写了对友人的深厚情谊和怀念,也抒发了物是人非、百不如意的感怀。这是因为作者这次担任的职务同前次所任通判一样,都是不可能施展其才华而有所作为的,所以词中竟然产生刘禹锡重游玄都观那样的怨愤。作者的词风虽素以豪放著称,但正如作者的门人范开所说,其间的“清而丽、婉而妩媚”之作,却也是东坡词所不能比拟的。这首词正是这样一首秾纤婉丽之作。

读 解

〔1〕“人已归来”二句:指作者自建康府通判任上被召见,前往临安任司农寺簿,不久被派去任滁州守臣,这次辟为江东参议,是第二次到建康府,所以词的开头就说,我已归来,杜鹃还在啼叫“不如归”,那是想劝说谁归来呢?

〔2〕如云:像云那样聚集。唐人诗中没有绿树如云的比喻,这里以云为比,是指成片的绿树。等闲:由平常、随便意义引伸为恰好,说这一片绿树,正好留给莺群飞来飞去。

〔3〕“兔葵燕麦”两句:用刘禹锡事。唐孟棻《本事诗·事感》:“刘尚书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花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余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续再游。时太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刘禹锡十年后归京师,见玄都观的桃树都是他离京后所栽,再经十年则桃树全无,只见满地兔葵燕麦。后人多用于故地重游,比喻人事变幻无常,感伤屡遭排斥。兔葵燕麦:野草野麦名。

〔4〕翠屏:绿色屏风,卧室用具。觉来:醒后。来,宋人多用为助词,如苏轼《永遇乐·夜宿燕子楼梦盼盼作此词》:“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5〕随意:任意。小园随意芳

菲,是说旧地重游,小园无人管理,花草任意生长。作者当年在建康府,与赵彦端、韩元吉、叶衡、丘密、严焕等人为友,诗酒唱和。再归之后,繁华消沉,旧友星散;因此有“物是人非”的感慨。〔6〕春风:喻美人。半面:喻相识极为短暂。半面之交比一面之交还短暂。崔徽:是唐代河中的一个歌女,为情而死。诗人元稹曾作《崔徽歌》。小序说:“崔徽,河中府倡也。裴敬中以兴元幕使蒲州,与徽相从累月,敬中便还。崔以不得从为恨,因而成疾。有丘夏善写人形,徽托写真寄敬中,曰:‘崔徽一旦不及画中人,且为郎死。’发狂卒。”词中的崔徽似指赵彦端在建康结交的歌姬。〔7〕南云:诗人多用作想念亲友的词汇。无个:没一个。因依:依靠。两句说,遥望南天云,没雁可以依托寄信。

菩 萨 蛮

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

青山欲共高人语^{〔1〕},联翩万马来无数^{〔2〕}。
烟雨却低回,望来终不来^{〔3〕}。人言头上发,
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4〕}。

题 解

建康府又名金陵。叶丞相,即叶衡,字梦锡,浙东婺州金华人(今浙江金华)。绍兴十八年进士,曾任淮西江东总领军马钱粮,与辛弃疾同官建康。后被召,淳熙元年正月知建康府兼江东安抚使兼行宫留守,二月又被召入朝,先任签书枢密院事,十一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叶衡有理财管兵的能力,又很欣赏辛弃疾的才干和韬略,二人两次共事,结下了很深的友谊。这首词是作者在建康府想念叶衡而作。从词中烟雨的描写,知应作于这年的夏季。

这时叶衡还未任丞相，题目应当是后来所拟定的。作者在词中凭借丰富的想象，通过青山、烟雨、沙鸥的拟人化描写，表达作者壮志雄图屡遭扼制的苦闷心情，也倾述了对叶衡的殷切期望。

注 释

〔1〕青山像高人，是苏轼诗中的比拟。他的《越州张中舍寿乐堂》诗写道：“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时不肯入官府。高人自与山有素，不待招邀满庭户。”苏诗说青山像偃卧的高人，不肯起身逢迎官府，而高人却和山有交情，不请自来。作者用苏诗的形象，写青山想和高人说话。〔2〕联翩万马来无数：苏诗中的青山是偃卧的，而辛词的青山是不停地奔驰的。这句词形容万马连续不断无数次地驰骋向前，比拟青山想和高人亲近的急切样子。作者平生的理想是杀敌报国，收复失地，因此，他笔下的事物也是动态的，具有生命力的，是奔腾驰骤的，所以用无数次向前冲锋的马群来比拟青山。〔3〕这一句是说徘徊在山脚下的烟雨，阻挡青山与高人会见，所以青山眼看着要来却终于来不了。烟雨是比拟阻止万马向前的天然屏障。〔4〕沙鸥：一种栖息于沙滩上的鸥鸟。沙鸥有一身洁白的颜色，作者故意开玩笑，说既然白头是因愁而白，那么沙鸥就一身都是愁了。前人有此诗意的是白居易《白鹭》诗：“人生四十未全衰，我为愁多白发垂。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上也垂丝？”辛词从白诗中脱化而出。

太 常 引

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1〕}。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2〕}？乘风好去^{〔3〕}，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

更多⁽⁷⁾

题解

吕叔潜，名大虬，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尚书右丞吕好问的孙子，作者的好友、著名学者吕祖谦的从叔父。生平事迹不详，但据汪应辰《文定集》卷一五《与吕叔潜书》，其中说到张浚再入相只有两月，知此书作于隆兴二年的二月，正在张浚到镇江视师之前。而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载吕大虬所见镇江丹阳玉乳泉壁间诗一事，可知吕大虬寓居镇江，正是作者南归后的寓居地，两人大概早就相识，故此作词为赠。这首词咏月，应当是作者淳熙元年中秋所作。自古咏月诗词多佳作，如杜甫的《对月》诗，苏轼的《水调歌头》词，或深沉或飘逸，都是名篇。而作者这首词却以寓意深刻著称。作者以奇特的想象，把中秋月的魅力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但作者的想象并不止步于享受月亮所带给人们的美感，而是要凭借月光的明亮皎洁，俯察大地山河，作者还进一步发出奇想：假如能把月中的桂影清除掉，那人世间岂不会更加光明？联系到乾道间和淳熙初年的南宋政治局势，作者所写的“桂婆娑”，所指不外是宋孝宗身边颇为强势的佞幸及主和派们。然而，清人周济却说它“所指甚多，不止秦桧一人”（《宋四家词选》），秦桧已经死了十七年，南宋的当权者也早已换了数批人，这首词怎么能和秦桧连系起来呢？

注释

[1]金波：喻月光。《汉书·礼乐志》载武帝时郊祀歌，第十章有“月穆穆以金波”句，注说“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唐李颀《玩初月重游联句》诗：“璧彩寒仍洁，金波夜转清。”晏殊《中秋》诗也有“一轮霜影转庭梧”句。

飞镜重磨:把月亮比喻成新磨的铜镜。〔2〕姮娥:原为后羿妃,因得到不死药,飞入月中,为月神。汉以后称为嫦娥。被白发:被同披,头发散乱。白发,指在月光下满头白发。奈何:如何。这两句大意是:举杯问欺骗人的姮娥,为什么让人们满头白发?〔3〕乘风好去:乘风应去。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词“我欲乘风归去”,指上月宫。〔4〕杜甫《一百五夜对月》诗:“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月中有桂树,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天咫》:“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斫:砍削。婆娑:树影摇动的样子。韩愈《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依前使兔操杵臼,玉阶桂树闲婆娑。”

水 龙 吟

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1〕},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2〕},献愁供恨,玉簪螺髻^{〔3〕}。落日楼头,断鸿声里^{〔4〕},江南游子^{〔5〕}。把吴钩看了^{〔6〕},栏干拍遍^{〔7〕},无人会,登临意^{〔8〕}。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9〕}?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10〕}。可惜流年,忧愁风雨^{〔11〕},树犹如此^{〔12〕}!倩何人唤起,红巾翠袖,搵英雄泪^{〔13〕}?

题 解

这是辛弃疾爱国词中的代表作之一,作于淳熙元年的秋季。作者南归十二年后,沉滞下僚,满腔牢骚,无处发泄,遂于再登赏心亭之际,眺望楚地大好河山,慷慨悲歌,唱出了高昂的壮志和激

情,抒发了报国无门的愤恨和饱经折磨的痛苦。上片写景,写尽江南水天一色的壮丽风光,意境极为开阔雄奇;结以看吴钩,拍栏干,寄寓了这个江南游子登临的无尽情怀,带出下片的议论抒情。过片一起奇特:作者先从否定张季鹰归隐的议论开始,逐层深入,继而否定了许汜的求田问舍,把假设的几种退路一一否定,然后才托出感伤时局动荡,忧虑年华虚度,壮志难酬的主题。而词的揭拍更妙:不说作者英雄潦倒,却以美女拭泪的想象宕开去,表达英雄孤寂无援的怀抱,风调不群。所谓“倩何人唤起”,正是没人可以唤起;不说英雄堕泪,却正是“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词不但结构上独具匠心,而且寓豪壮于曲折委婉之中,以景写情,以典故寓意,是一篇艺术上成熟的上乘之作。

注 释

〔1〕楚天:楚地天空。江南一带,原都是战国时楚国的疆域,故称为楚天。柳永《曲玉管》词:“立望吴河萧索,千里清秋。”〔2〕遥岑:远山。岑(cén),山小而高。远目:远眺。〔3〕玉簪螺髻:形容遥岑的秀美。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玉簪形容山势拔地而起,犹如碧玉的簪子。皮日休《缥缈峰》诗:“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螺髻,累层盘起如田螺的头髻,也是形容山势。这两句是把江南的群山比拟为梳着高髻、面带愁容的美女,所以才用“献愁供恨”的拟人语句。〔4〕落日楼头:指作者在楼上看落日。断鸿:指离群的孤雁。柳永《玉蝴蝶》词:“断鸿声里,立尽斜阳。”〔5〕江南游子:作者的自称,意指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江南,随仕宦而漂泊不定。〔6〕吴钩:春秋时吴国的一种金钩,类似弯刀。吴钩故事出《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四,言吴王阖闾(hélú)命作金钩,有人杀二子,以其血衅钩而成。吴王欲验其神异,作钩者呼二子名:“吴鸿、扈稽,我在于此,王不知汝之神也。”两钩飞起,着作钩者之胸。杜甫《后出塞》诗:“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李贺《南园》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

州。”看吴钩，有志在复仇雪耻的意思。〔7〕拍栏干：是情感郁闷，无处宣泄的动作。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四：“刘孟节先生概，青州寿光人。……少时多居龙兴僧舍之西轩，往往凭栏静立，怀想世事，吁唏独语，或以手拍栏干。尝有诗曰：‘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8〕无人会，登临意：用赏心亭的典故。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金陵赏心亭，丁晋公出镇日重建也。秦淮绝致，清在轩槛，取家篋所宝《袁安卧雪图》张于亭之屏，乃唐周昉绝笔。凡经十四守，虽极爱而不敢辄觊，偶一帅遂窃去，以市画芦雁掩之。后君玉王公琪复守是郡，登亭留诗曰：‘千里秦淮在玉壶，江山清丽壮吴都。昔人已化辽天鹤，旧画难寻卧雪图。冉冉流年去京国，萧萧华发老江湖。残蝉不会登临意，又噪西风入座隅。’”会，体会，理解。〔9〕鲈鱼脍：用张翰思归吴中家乡的典故。脍(kuài)同脍，切成薄片的鱼肉。“休说”两句，以张翰游宦不归自比。大意是：不要说起鲈鱼脍如何诱人，现在正是西风遍地，我这个张翰却有家难归。作者家在山东，秋风起也没法归去，所以用设问句。〔10〕《三国志·魏书·陈登传》：“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耶？’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求田问舍：买田置房，顾家弃国。刘郎：称刘备。唐宋人有以某郎称前代君王的，如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茂陵刘郎秋风客”称汉武帝为刘郎。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是说许汜愧对志在天下、才气横溢的刘备。〔11〕流年：似水年华。风雨：代指天下、时局。苏轼《满庭芳》词：“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12〕《晋书·桓温传》：“温自江陵北伐，经金城，见少为琅琊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木犹如此”又作“树犹如此”，言树已经长得如此高大。这是桓温感慨年华易逝的话。〔13〕红巾翠袖：女子的装束。搵(wèn)：擦拭。

摸 鱼 儿

观潮上叶丞相

望飞来半空鸥鹭^[1]，须臾动地鼙鼓^[2]。截江组练驱山去^[3]，鏖战未收貔虎^[4]。朝又暮，悄惯得吴儿不怕蛟龙怒^[5]。风波平步，看红旆惊飞，跳鱼直上，蹙踏浪花舞^[6]。凭谁问，万里长鲸吞吐^[7]，人间儿戏千弩^[8]。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9]。堪恨处，人道是属缕怨愤终千古^[10]。功名自误^[11]。漫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12]。

题 解

淳熙元年十一月，叶衡拜相，力荐辛弃疾“慷慨有大略”，明年春召见，迁仓部郎中。上面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入朝后，观钱塘江大潮时所作。钱江潮以八月十五日最为壮观，但观潮并不仅限于八月。据《中兴小历》载，建炎三年（1129）三月宋高宗初到杭州时，内侍康履因至江下观潮，遮道供帐，惹怒御营护驾军，酿出“明受之变”。可见当时钱江潮春夏都可观赏。淳熙二年秋七月，辛弃疾即出为江西提刑，因知此词一定是这年春夏间所作。词的上片咏涨潮，下片咏退潮。作者以神来之笔，配以种种生动形象的比喻，描写钱塘江涌潮的壮丽奇观，以及弄潮儿如履平地的高超技巧。过片之后，作者首先发出了对长鲸吞吐大潮的疑问，接着又否定钱镠以强弩射潮的做法，以为是“人间儿戏”，把读者带入

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幻想世界。而写退潮的“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又极其悲壮苍凉，过渡到春秋时期吴越斗争中的伍子胥传说的悲剧故事中也就极为自然。作者揭出这段历史，是借以抒发他对忠臣遭谗的同情，对残暴统治者的谴责，对仕途艰险的慨叹。作者把观潮的景象同历史的悲剧和个人的感触结合起来写，超越同类观潮诗词，使之成为一篇立意高深、出类拔萃的佳作。

注 释

〔1〕一起写涨潮初起的气势：潮头的飞浪如同半空中盘旋回翔的白色鸥鹭。汉枚乘《七发》：“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江水逆流，海水上涨。……其始起也，洪淋淋五，若白鹭之下翔。”〔2〕须臾：一会儿。鼙(pí)鼓：军中战鼓。这一句是写初潮的声势，如战鼓震天动地。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3〕截江：大潮横截江面。组练：即组甲被练，战士的甲冑袍服，练是白色生丝。苏轼《催试官考较戏作》诗写观潮，有句：“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击水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兵。”此句截江组练驱山去，形容浪潮像身着白袍的战士冲锋陷阵，又像驱赶着一座座山峰向前逼进。〔4〕麀战未收貔虎：即貔虎麀战未收。《列子·黄帝》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率熊、黑、狼、豸、虎为前驱。貔，豹子一类猛兽。这一句形容大潮涌来，如貔虎争斗不休。范仲淹《观潮》诗也以“势雄驱岛屿，声怒战貔貅”作比喻。〔5〕吴儿：指在大潮中进行表演的弄潮儿。苏轼《八月十五日观潮五绝》：“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谗惯得：谗同谗，竟：作副词领句用。惯得，纵容，养成。这两句是说，朝朝暮暮，竟然纵惯得钱江上的弄潮儿谗习水性，不怕蛟龙掀起的大浪。〔6〕风波平步：脚踏风波如平地。红旆(pèi)：弄潮儿手中的红旗。蹙(cù)踏：践踏。这四句是写弄潮儿手举红旗，像鱼儿在水面跳跃，在波峰浪谷间踏浪游戏。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观潮》记载钱塘江上的弄潮儿：“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

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色小旗,浮潮头而戏弄。”〔7〕凭谁问:凭,向。问,质问,有求证的意思。万里长鲸吞吐:说潮汐是鲸鱼的吞吐所形成,作者不信这种无稽之谈,所以用向谁质问表示怀疑。梁元帝《金楼子·志怪》:“鲸鲵一名海鳅,穴居海底。鲸入穴则水溢为潮来,鲸出穴则人为潮退,既出入有节,故潮水有期。”左思《吴都赋》:“长鲸吞航,修鲵吐浪。”〔8〕人间儿戏千弩:指钱镠修海堤事。《宋史·河渠志》七:“浙江通大海,日受两潮。梁开平中,钱武肃王始筑捍海塘,在候潮门外。潮水昼夜冲激,版筑不就,因命强弩数百以射潮头,又致祷胥山祠。既而潮避钱塘,东击西陵,遂造竹器,积巨石,植以大木。堤岸既固,民居乃奠。”苏轼《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诗:“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9〕《七发》写大潮,有“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句。白马素车:用伍子胥故事。《太平广记》卷二九一《伍子胥》:“伍子胥累谏,吴王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江,以观越兵来;以夷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高数百尺,越钱塘渔浦方渐低小。朝暮一再来,其声震怒,电奔雷走百馀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祠焉。”滔天力倦、素车白马都是写退潮。〔10〕属(zhǔ)镂:剑名,伍子胥是吴王赐属镂剑而死,故以属镂代指伍子胥。据说伍子胥被杀后曾帮助越王攻破吴国,所以说他的怨愤千古不泯。《史记·吴太伯世家》对此也有记载,此书于伍子胥之死后有注释说:“吴俗传云:子胥亡后,越从松江北开渠,至横山东北,筑城伐吴。子胥乃与越军梦,令从东南入,破吴。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越乃开渠,子胥作涛,荡罗城东开,入灭吴。”〔11〕功名自误:言伍子胥错误地选择吴王以成就功名事业,最终遭谗被害。这里,作者并不是否定建功立业,而是说辅佐不应当辅佐的人,就要深陷而不能自拔,酿成大错。〔12〕漫:空,白白地。教得:使得。陶朱:指范蠡。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了吴国,成就大业后,看到自己在大名之下,难以久居。而且勾践的为人,可以共患难,不能与之共安乐。于是从海上来到齐国,居于陶,改名为陶朱,经商致富。后人因称为陶朱公。事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后世传说,范蠡在吴亡后,携同西施,乘小舟泛五湖(五湖指太

湖)而去,与史书记载不同。但这种传说虽多反映在诗文中,却不见典籍记载。这三句是说,范蠡从伍子胥被害中吸取了教训,被迫出走江湖,以保全性命。后世只知道范蠡携西子游五湖为风流韵事,不知范蠡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作者对吴越历史上的两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充满了同情和惋惜。

菩 萨 蛮

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1],中间多少行人泪^[2]。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3]。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4]。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5]。

题 解

唐人乐府诗题有《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之状,此词主题颇与之相类。南宋罗大经曾在《鹤林玉露》甲编卷一的《辛幼安词》中说,南宋初年,金兵曾追赶隆祐太后至江西造口,稼轩此词即由此起兴。后世解词者,便都沿用此说,认为此词前两句“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是述说当时江西人民在金军追击下流离失所的苦难。但缺乏根据。因为词人创作,如果没有特殊说明,一般不会咏唱近事。况且,这首词咏唱的是郁孤台下的赣江,并没有咏及造口(造口在江西赣州北一百二十余里,万安县的西南)及在造口发生的事,词题只是表明这首词是在创作完成后题写在造口山间的,因而与金军追隆祐太后挨不上。这首词是作者自郁孤台起行,借行路的艰辛起兴,以寄托恢复事业的曲折艰难。如开头两句,只是写赣江的险阻给行役人带来的辛酸眼泪。下面

接写自此至长安,更不知要翻越多少崇山峻岭;全是指行役艰难而言。下片四句,青山两句是一个转折,说山虽多,却不能阻挡江水的东流,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江晚两句是又一个转折,说鹧鸪的啼鸣却也加深了我的愁怀,这是表明,虽有坚定信心,但面对艰险,却也不能不感到忧虑,再次烘托行路难的主题。总之,全词是借传统的主题抒写重大内容,一唱三叹,意兴宏阔,气象干云。鹧鸪啼叫大都在春末,此词是作者在江西提刑任上所写,时间在淳熙三年。

注 释

〔1〕郁孤台:在赣州西北,是一处登临的胜境。《读史方輿纪要》卷八八载:“贺兰山,(赣州)府治西北隅,其右隆阜特起,为文笔峰,绵亘而东,为白家岭。志云:山即郁孤台,昔人因高筑台为登眺处,以郁然孤起而名。”清江水:指赣江清澈的江水。赣江是由东西二江即贡水、章水汇流而成,会合处在赣州北,此后流经江西全境,北入鄱阳湖。〔2〕据《读史方輿纪要》记载,赣江上游多险滩,水流湍急。自赣州至万安,共有十八滩,“水性湍险,惶恐滩尤甚”,“怪石如精铁,突兀廉厉,错峙波间”,舟行极为艰难。“中间多少行人泪”,应当是当时江西人对赣江上游行舟艰难的一句民谣。作者另有《西河·送钱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词,前四句即言:“西江水,道似西江人泪。无情却解送行人,月明千里。”所谓“西江人泪”,应即西江行人泪。其中的西江即指赣江,词意与此词相同。〔3〕望长安:用的是自郁孤台北望的典故。宋祝穆《方輿纪胜》卷二〇《赣州》载:“郁孤台在丽谯坤维,隆阜孤起,平地数丈,冠冕一郡之形势,而襟带千里之江山。唐李勉为虔州(虔州即赣州)刺史,登临北望,慨然曰:‘余虽不及子牟,而心在魏阙一也,郁孤岂令名也?’改为望阙。”李冕把郁孤台改为望阙,他所北望的自然是在唐朝的都城长安。唐人咏北望长安的诗句很多。如李白《秋浦歌》:“正西望长安,下见江水流。”杜甫《小寒食舟中作》:“云白山青万馀里,愁看直北是长安。”刘邠

《九日》：“可怜西北望，白日远长安。”都与此词意境类似。可怜无数山：指赣江上游多山。孟浩然《下赣石》诗：“赣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间。”可怜，可惜。〔4〕遮不住：指阻挡不了。毕竟：终于，总是。陈师道《送何子温移亳州》诗：“关山遮极目，汴泗只东流。”与此诗意境相同。〔5〕江晚正愁余：是“江晚余正愁”的倒装句。闻鹧鸪：指所听到的鹧鸪啼叫声，如同“行不得也哥哥”。

满江红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1〕}。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2〕}。破敌金城雷过耳^{〔3〕}，谈兵玉帐冰生颊^{〔4〕}。想王郎结发赋从戎^{〔5〕}，传遗业。

腰间剑，聊弹铗。樽中酒，堪为别。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6〕}。马革裹尸当自誓^{〔7〕}，蛾眉伐性休重说^{〔8〕}。但从今记取楚楼风^{〔9〕}，裴台月^{〔10〕}。

题解

作者淳熙六年(1179)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兼湖南安抚使，送人赴汉水上游为官，因作此词。所送者已不可考。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二之二四，有“淳熙七年十一月四日，诏兴元府韩炳除直秘阁，以炳久镇边关，兵民便安，故有是命”的记载。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为利州东路首府，既然说韩炳“久镇边关”，则一定是淳熙六年到任。韩炳生平不可考，不知他在此之前的经历。虽然此人似乎是作者相送者，但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还有一人是郭杲，于淳熙六年知襄阳府(今湖北襄阳，南宋时为京西南路首府)。襄阳也是汉水上游重镇，郭杲是将家子，其父郭浩，南宋初

年的抗金将领。此人颇符合词中的赠行者,惟不知郭杲淳熙六年的仕历,无法确定就是此人。这首词是临别赠言,所送者是一位前往边疆卫国的“故人”,作者热情讴歌了故人的前辈在抗金战场上的功绩,赞扬其传承了先辈遗志,从戎守边,并以“马革裹尸”、以身许国相勸勉。词中还鼓励故人抛弃儿女私情,表现出壮士赴边的英雄气概来,是一首慷慨悲歌之作。

注 释

[1]汉水发源于陕西汉中西南,流经湖北入长江。南宋初年,金军一度攻入汉水上游,与宋军在这一带发生激战。据《宋史·高宗纪》,绍兴三年、四年,宋军于汉中西金牛岭及金州一带击败入侵金军,绍兴十年又在汉水上游与金军作战。而郭浩自绍兴六年七月知金州兼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十年又兼节制陕西诸路军马。宋金议和后,汉中属南宋利州东路。时间既久,所以词中说“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髭胡,胡人多须髯,因称髭胡。

[2]飞将:指行动敏捷作战勇猛的将领。汉代李广被匈奴称为飞将军,而后汉吕布、北周韩果、唐初单雄信都号称飞将。吕布、单雄信匹夫之勇,不足以当飞将之名,而韩果,史称其骁雄善骑射,兼有权略。胡人惮果劲健,号为飞将。

[3]金城:喻城池坚固。汉贾谊《过秦论》:“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雷过耳:雷声在耳边响过,此句比喻在短时间内攻破敌人固守的城池。

[4]玉帐:指主将的营帐。《说郛》本《云谷杂记·玉帐》:“玉帐乃兵家厌胜之方位,谓主将于其方置军帐,则坚不可犯,犹玉帐然。”冰生颊:两面颊感觉寒冷如冰。这是说在军帐中谈论兵事,严肃冷峻。苏轼《浣溪沙》词有“论兵齿颊带风霜”句,与此意义大致相同。

[5]王郎赋从戎:用王粲赋从军诗的典故。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年(216),曹操西征张鲁,侍中王粲作《从军诗》歌颂这次征战事。王粲自建安十三年归曹操已三十二岁。结发:古人男子自童年时开始束发。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王粲字仲宣,童年时即才学出众,为学者蔡邕赞赏。这里的“结发赋从戎”,指自幼从军,随父辈征战。

[6]汉高祖在

汉中,经萧何推荐,设坛,拜韩信为大将军。见《汉书·高帝纪》。旌节:指大将的旗帜和符节等仪仗。〔7〕《后汉书·马援传》:“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马革:马皮。当自誓:应当以此为誓言。

〔8〕枚乘《七发》:“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意思是长着洁白牙齿、细长眉毛的女人(指美女),是砍伐性命的斧头。休重说:不再提到。这两句的寓意是:壮士出征,应当有誓死卫国的气概,不要儿女情长,贪恋享乐。

〔9〕楚楼:在潭州城中。乾道二年(1166),湖南安抚使刘珙在潭州建南、北、楚三楼。与作者同时的诗人张孝祥、杨炎正在诗词中都提到湖南潭州的楚楼。湖北首府江陵虽然也有一座楚楼,但不是这首词中提到的楚楼。

〔10〕裴台:原名楚秀亭,在潭州西。唐朝裴休镇守长沙时所建,又名裴公台。见嘉庆《长沙府志》卷二三。作者的友人张栻在诗中屡次咏唱到裴台。作者在词中叮嘱行者不要忘记在楚楼和裴台度过的美好时光,可见这首词是在潭州送别行人所作。被送者不是在潭州为官,就是曾在潭州逗留一段时间。记取的取字是副词。

念 奴 娇

书东流村壁

野棠花落^{〔1〕},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划地东风欺客梦^{〔2〕},一夜云屏寒怯^{〔3〕}。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4〕}。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5〕}。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6〕}。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7〕}。料得明朝,樽前重见,镜里花难折^{〔8〕}。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9〕}?

题解

东流,指南宋江南东路池州(今安徽贵池)东流县。东流村,指东流县境内的某一处村落。东流县是当时长江行船必经的一处歇泊驻地,宋代诗人每有咏叹。这是题写在东流某村墙壁间的一首歌词。主要是写词人清明过后在东流经历的一次艳遇及其感受。作者于淳熙五年(1178)春自江西召赴临安,与这首词所写江行及时间吻合。在稼轩词中,这是很少见的一首专门为情爱而写的作品。由于词的本事已不可考,而且词中多用比喻,把实事和梦境、回忆及想象夹杂写出,景象朦胧,情意缠绵,多发悲慨,所以许多解词者都把它和北宋灭亡联系起来,求之过深过艰,反而曲解原词。这首词是写旧地重游,痛感与昔日相识的一位女子不能再续前缘的悲伤。唐崔护也曾于清明日在都城南郊,遇村女求一杯水,于是相识。明年清明再访不遇,遂写下“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名诗。作者所写的“野棠花落”,身份也是一村女,再访不遇的心情也大体相似。但作者重经此地时,此女子大概已成为官妓。南宋的制度是不允许官员和官妓私相往来的。所以作者想象,明日即使在筵席上相见,也已好花难折。词中“旧恨”、“新恨”两句,用春江云山比拟这种愁怀,非常自然贴切,是传诵千古的佳句。

注释

- 〔1〕野棠花:又名野梨、甘棠,野生,春二月开白花,到了清明就谢了。唐人诗中多咏野棠的佳句,如李嘉祐的“野棠自发空临水,江燕初归不见人”,窦常的“野棠花覆地,山馆夜来阴”等。〔2〕划地:依旧。东风欺客梦:言东风还很寒冷,让行客睡不着。既有“划地东风”云云,表明是旧游。〔3〕云屏:云母镶嵌的屏风。一夜云屏寒怯:言屏风挡不住寒冷。寒怯:怕

冷。〔4〕曲岸持觞：在曲水边上饮酒。据《荆楚岁时记》，秦汉以来，每逢三月初三，楚地官民都要楔饮于东流水上。王羲之《兰亭序》所记就是这件事：“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曲岸持觞，垂杨系马，都是回忆前次的经历，苏轼《渔家傲·怀旧》有“垂杨系马恣轻狂”句。〔5〕“楼空人去”二句：言小楼人去，往事只有旧日的燕子能够述说。白居易《燕子楼诗》前小序记：“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名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为佐欢，欢甚，予因赠诗曰：‘醉娇胜不得，风裊牡丹花。’一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续之访予，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续之从事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本末，云尚书既歿，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馀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苏轼《永遇乐·夜宿燕子楼》词：“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6〕绮陌：指城中交错的道路。帘底纤纤月：指楼上帘幕下站立的美人。纤纤月：纤细的初月，比喻美女。诗中多用纤纤比喻新月如钩。如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始见西南月，纤纤如玉钩。”〔7〕“旧恨”句：和李煜的《虞美人》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意境相似。旧恨指往日的离别，如流不尽的春水长，新恨指今日不能续旧之恨，如云山千万重深。〔8〕料得：料想。樽前重见，樽指酒杯，宋代地方迎送往来官员都要设宴，并由官妓陪酒。作者的“旧欢”身份已变，从她当街倚楼而立的情况看，大概不是官妓就是某位显宦的歌妓，所以说她只是镜子里的花，不能攀折了。镜里花，是佛经语。《维摩诘所说经》卷下：“有以梦幻影、镜中像、水中月、热时焰，如是等喻而作佛事，诸所施为，无非佛事。”这就是黄庭坚《沁园春》词“镜里拈花，水中捉月”句的语源。〔9〕华发：花白头发。

鹧 鸪 天

送 人

唱彻《阳关》泪未干^{〔1〕}，功名馀事且加餐^{〔2〕}。

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3]。 今
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
恶，别有人间行路难^[4]！

题 解

这是淳熙五年(1178)作者赴临安途中所写。词题虽写明是送人，却不知所送为什么人。也许是借这一题目，写自己路途中的感受。如果是写自送的情怀，那么词中的“功名馀事且加餐”就是自我宽慰的话了。作者南归已经十多年，建功立业的理想犹未实现。而看惯的是数不清的迎来送往、离愁别恨，只有国家和民族的深愁旧恨，却渐渐被人遗忘。所以在这首词中，作者提醒人们，要把国家民族的愁恨挂在心上。不管江头风浪多么险恶，人间路途多么艰难，作者仍信心百倍地去面对这些险阻，这是本篇的寓意所在。

注 释

〔1〕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人以此诗入乐府，名《渭城曲》，又称《阳关曲》，是唐代送别之曲。李商隐《赠歌妓》诗：“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白雪、阳关，都是曲名。唱彻：唱完一曲。〔2〕功名馀事：功名是次要的事。把功名看作馀事这不是作者的观点，因为作者平生志愿就是创建功名事业，这里是正话反说。为了强制自己保重身体，姑且把功名作为次要之事。〔3〕浮天水：指上涨的江水，连天的江水。带雨云：指下雨前的云层。浮天水对带雨云，属对工整。两句是说，连天的水送别的是江头无尽的树木，带雨的云层埋藏了一半的山头。〔4〕江头未是风波恶：是说江上的风浪还不是最险恶的。李白《横州词六首》：“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行路难是唐乐府曲名，多咏行役艰难。别有人间行路难，指人

间另有艰难之事,胜过行路的艰难。作者所指,是他仕途上的艰难,是事业上的艰难。

水调歌头

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1]。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2]。谁道投鞭飞渡^[3]?忆昔鸣髀血污^[4],风雨佛狸愁^[5]。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6]。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7]。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8]。二客东南名胜^[9],万卷诗书事业^[10],尝试与君谋^[12]。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13]。

题解

杨济翁,名炎正,庐州吉水(江西吉安)人,是诗人杨万里的族弟,有诗名。他和作者相识较早,当时还未中进士。周显先,名和居地都不详。据作者所作《和周显先韵》两首七绝诗,知周显先是淳熙五年(1178)秋随从作者离行在赴湖北转运副使任的同行者。而杨济翁则也是此次同赴湖北的伴侣。当乘舟西行,船到镇江即作者早年寓居地游览时,杨济翁作了一首《水调歌头·登多景楼》词,开头便说:“寒眼乱空阔,客意不胜秋。强呼斗酒发兴,特上最高楼。”下片又抒发感慨道:“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都把平生意气,只做如今憔悴,岁晚若为谋。”有感于杨济翁的激昂怀抱,当舟行至扬州,作者遂步杨济翁的原韵作了一首和词。词题中除

写了和杨济翁韵外,还提到周显先。周词今已不存,杨词的结句为“分付与沙鸥”,与本词用韵不同,这不同的一字可能便是周显先和词的韵脚。词的上片回忆绍兴末年金主亮南侵失败和作者自烽火连天的战场南归的情景,抒发少年未遂的壮志,下片则跨越时空回到白首倦游的现实中来,抒发英雄失志的悲慨。通过今昔不同命运的转折和对比,寄托深沉的感受,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是这首词的特色。

注 释

〔1〕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海陵王完颜亮率举国之兵南侵,主力渡淮,占领长江以北的淮南地区。十一月,在南宋军队的抗击和国内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夹击中,金军发生内变,完颜亮被部将杀死在扬州。这两句中的“胡骑猎清秋”就是指金主亮的南侵。史载,金主亮南侵前遣使南宋,表示对南宋“围场”的向往,要在九月末到宋金边境“前去巡猎”(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〇),就是要以巡猎为借口,对宋大举进攻。词中也是借用围猎比喻敌人的侵略。

〔2〕汉家:喻宋朝。列舰耸层楼,写南宋水军装备的精良。按宋军此年十一月采石之战,出海鳅船迎敌,战舰列于南岸,未曾出战。宋军中确有一部分楼船,但词中似乎是说南宋水军以楼船为主力,严阵以待,这当然也不是事实。因此,这两句是以略为夸大的语气写宋人的战备。作为文学作品,需要突出不义之战必败,正义之师必胜的真理,鼓舞人们的斗志,所以这么写南宋军容的雄壮也是必要的。

〔3〕东晋太元八年(384),前秦苻坚率八十馀万大军进攻东晋,最后败于淝水。战前,群臣皆反对南侵,以为东晋上下同心,有长江之险,而苻坚不以为然,说把全军的马鞭投进江中,可以截断江流。见于《晋书·苻坚载记》:“坚曰:‘……昔夫差威凌上国,而为勾践所灭;仲谋泽洽全吴,孙皓因三代之业,龙骧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固乎?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飞渡:则见《晋书·杜预传》,吴国都督孙歆说晋军渡长江“乃飞渡江也”。这里合用两个典故,借苻坚的话比喻金主亮南侵前的狂妄,而用“谁道”二字对此表示了极大

的蔑视。〔4〕鸣镝(xiāo):同鸣镝,能发声响的箭。“鸣镝血污”,典出《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头曼单于爱其少子,太子冒顿(冒,音 mò)制作鸣镝,下令左右,鸣镝所射,如有不射的都死。后头曼出猎,冒顿以鸣镝射头曼,左右射手也都随鸣镝而射,遂杀头曼而自立为单于。金主亮也是被部将所射杀的。《系年要录》卷一九四载,金军众将万馀人,于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攻入扬州龟山寺金军帐中,射杀完颜亮。此句有“忆昔”二字,是用冒顿事借喻完颜亮的被杀。〔5〕佛狸是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的小字,他于正平元年(451)入侵南朝刘宋,攻至建康北岸的瓜步镇,广陵(扬州)等城俱遭焚毁。宋文帝刘义隆在长江上列舰迎战,拓跋焘见对方有严备,下令退军。退军路上,北魏军马死伤过半,拓跋焘也于次年病死。风雨佛狸愁:佛狸为江南的风雨发愁,喻完颜亮南侵失败。〔6〕苏秦字季子。苏秦黑貂裘事已见《满江红》(倦客新丰)的注释。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时,辛弃疾曾率众两千人参加山东人民的反金起义,金主亮败亡后,又奉起义军耿京的表章南归,见宋高宗于建康。明年闰二月,辛弃疾在济州捉拿了起义军叛徒张安国以后,率骑兵一路南下,再归南宋。两次南下都经过扬州,时年仅二十三岁。这两句是借当年英姿勃发的苏秦自喻。〔7〕淳熙五年,作者年三十九岁,正当壮年,然而南归已经十六年,壮志销磨,因以老自居。搔白首:杜甫《梦李白》诗中有“出门搔白首”句,这里借用,和前面“季子正年少”相对应。〔8〕《襄阳耆旧传》:“李衡为丹阳太守,遣人往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橘千株。临死,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匹绢,亦当足用耳。’”种橘江上,是为了应付退官后的生计。倦游:倦于游宦。〔9〕名胜:名流,指杨济翁、周显先。〔10〕万卷诗书事业:指儒生读万卷书,要做一番事业,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意思。〔11〕“与君谋”:为君谋划。〔12〕莫射南山虎:用李广射虎事。南山,是李广闲居地蓝田的南山。但《史记·李将军列传》只说李广在南山中射猎,又说所居郡有虎,射之,另外就是在右北平为太守时射杀虎,没有说在南山射虎。这一句是说一旦回归田园,李广射虎的本事今后就不再有用。〔13〕《汉书·西域传》:“自武帝初通西域,罢校尉,屯田渠犂。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

海内虚耗。……上既悔远征，……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恩养富民也。”另据同书《车千秋传》，车千秋本性田，为高寝郎（护卫高祖陵寝的小官），本无才能功劳，仅因上书言事，被武帝重用，数月之后拜相。这一句是说，既然现实只需要车千秋那样的官，就争取做一个富民侯吧。

满江红

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

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曾识。还记得梦中
行遍，江南江北^[1]。佳处径须携杖去^[2]，能消几
两平生屐^[3]？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4]。

吴楚地，东南坼^[5]。英雄事，曹刘敌^[6]。被
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7]，旌旗
未卷头先白^[8]。叹人间哀乐转相寻^[9]，今犹昔。

题解

这首词也是淳熙五年赴湖北江行所作，同样是写给杨济翁和周显先两人的。从词中“吴楚地，东南坼”两句看，作者的溯江旅程大概已接近尾声，即快要抵达湖北转运司的所在地鄂州（今湖北武昌）了。作者曾于淳熙四年（1177）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吴楚是他经行之地，如今时隔一年再次经行，一切仿佛梦中。一个志在报国的英雄，就在这种辗转往复的行旅中销磨掉了大好时光。感叹岁月蹉跎，忧伤功业未就，是这首词的主题。清新俊逸，又略带沉郁的风格，是通过描写真诚热爱的大好河山和对无限向

往的历史人物强烈对比而产生的。

注 释

〔1〕过眼溪山：进入眼帘的溪山。作者一年前曾自襄阳（今湖北襄樊）的京西转运判官任赴江陵（今湖北沙市）的湖北安抚使任，其间自汉水东下至鄂州，复自鄂州上江陵；年底，自江陵转隆兴府（南昌）任江西安抚使，自江陵东下入鄱阳湖。作者虽没有从下游溯江至鄂州的经历，但吴楚地的山川对他并不陌生，因此奇怪好似早已相识，又说往日经行的江南江北之地，仿佛又从梦中相见。

〔2〕径须：直须，就应。竹杖是游山者的必备物品。

〔3〕木屐（jī）：木底鞋，鞋底有二齿，登山用。《世说新语·雅量》：“阮遥集好屐。……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阮遥集即阮孚。消，同“销”，磨坏。几辆，几双。

〔4〕笑：可笑。尘劳：尘世的劳苦，佛教语，指众生劳苦。三十九年非：作者此年正三十九岁，说过去的事都做错了。语仿《淮南子·原道训》：“凡中寿七十岁，然而趋舍指凑，日以自悔也，以至于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长为客：一直在作客。这是指作者多年来在各地转徙的游宦生涯。

〔5〕杜甫《登岳阳楼》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岳阳楼在湖南岳州洞庭湖边，杜甫认为该地的东南是春秋时吴和楚的分界处。坼：裂。

〔6〕《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曹操曾对刘备自诩“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但是，天下三分，能与曹刘相抗衡的，还有建立吴国的孙权。所以作者认为，能和曹刘功业相比美的应当是孙权。敌：相敌，相抗衡。

〔7〕楼观：指高楼大厦。大厦将成，建造者已死。苏轼《送郑户曹》诗：“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

〔8〕旌旗未卷：指战事还未结束。头先白：言人已老。欧阳修《诗话》：“景山（谢伯初）诗有‘多情未老头先白，野思到春如乱云’之句。”杜甫《蜀相》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就是此意。

〔9〕转相寻：循环相报。

摸 鱼 儿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

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1]。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2]。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3]。怨春不语，算只有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4]。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5]。蛾眉曾有人妒^[6]。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7]？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8]？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9]。

题 解

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己亥，作者自湖北转运副使移官湖南转运副使。当时任湖北转运判官的王正己在治所鄂州副使衙中的小山亭设宴，为作者送行。席间，作者为他写了这首词。转运司是宋代负责一路财赋、监察州郡官吏的机构，简称为漕。南宋副使、判官为长吏。王正己字正之，明州鄞县(浙江宁波)人，寓居泰州(今江苏)，是作者的旧友，为人有气节，不畏强暴，曾受孝宗称赞。这是一首稼轩词中被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梁启超语)的著名篇章。它借惜春怨春的主题，反映对抗金事业及国家个人前途命运的忧虑。词的上片，写在风雨摧残下春天的归去，写痛惜春天的早来早归，写伤心春天的无力反抗，写痛恨春归后蛛网柳絮的猖狂。这是借春的夭折，写恢复事业的失败，作者希

望的破灭。下片在哀伤恢复大计受挫之余,也为个人屡被排斥不受重用的遭遇而伤怀。借一名幽闭在长门宫中失意女子的哀怨,痛斥那些蛊惑君王、败坏国事的宠妾,表达作者的忧伤。这首词继承《离骚》以香草美人为喻的比兴写法,托意含蓄,但寄情怨愤,虽呈现了婉约的风格,却与传统的怨而不怒宗旨有别,寓柔媚于幽咽怨断之中,历来受人们的珍爱。

注 释

〔1〕更能消:还能经得起。更:再,还。消:消受,经得起。两句说,还能经得起几番风雨的摧残呢?春天就要匆匆归去了。作者写这首词时正是淳熙六年的暮春。自淳熙二年以后,由于向金遣使求地不成,宋孝宗用兵恢复的愿望彻底破灭;从此把注意力转向自治。然而,江西、湖北、湖南、广西等地连续爆发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在这年春天,湖南郴州又爆发起义。作者就是这时被派调到湖南,应付事变。风雨摧春,希望何在,正是作者此时的真实感受。

〔2〕惜:爱。长:总是。爱春,总是怕花开早。花开不适时,早开就要早谢。怕花早开主要是怕花的早谢,如今过早地落红满地,让爱花的人无限伤痛。这些话语,令人联想到孝宗初年过早的对金用兵,一战失败,从此再不能自拔自振的情景。

〔3〕见说道:听说,见说就是听说,道是说的重复。天涯芳草无归路:芳草长到天边,春天不见归路。苏轼《点绛唇》词:“归不去,凤楼何处?芳草迷归路。”

〔4〕怨春不语:指春天忍受风雨的摧残,没有任何反抗的话语。算:概括词,总的看,看来。殷勤:意为频繁。惹:招惹。尽日:整日。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本指彩画屋檐下的蜘蛛网沾满了杨花柳絮,这时用了“惹飞絮”,有贬意,是说蛛网主动地招惹漫天飞絮。

〔5〕长门:汉代离宫,在长安城南。长门事,指汉武帝陈皇后失宠居长门宫事。《汉书·外戚传》:“孝武陈皇后,长公主嫖女也。……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骄贵,十馀年而无子,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上愈怒,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上穷治之,……使有司赐皇后策,……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后数年,废后乃薨。”准拟佳期:指陈皇后

被废,盼望复得宠幸。佳期:汉武帝再次召见的日期。〔6〕蛾眉曾有人妒:《离骚》:“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蛾眉,长而弯曲的美眉,喻女子面容娇好。所妒之人指卫子夫。按卫子夫本来微贱,武帝见于平阳侯主家的更衣室,后入宫,与陈皇后争宠。陈皇后被废后立为皇后,立三十八年,也以巫蛊事败,自杀。〔7〕相如赋:指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千金买赋事载于《文选·长门赋》前的一篇序文:“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赋,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相如此赋今存,但序文所说与《汉书》所载不同,不是事实,买赋及陈后复幸事都应当是虚构的。脉脉(mòmò)此情谁诉:脉脉是情意含蓄的样子,语出柳永《鹊桥仙》词:“伤心脉脉谁诉,但黯然凝伫。”这两句是说,即使千金买得相如作赋,被妒忌被排斥的感情能向谁诉说?〔8〕玉环:唐玄宗杨贵妃小字。飞燕:汉成帝皇后。二人都是汉唐史上的美妇,也各都专宠于一时。据新旧《唐书》的《后妃传》,杨妃善歌舞,通音律,资质丰艳,极得玄宗宠幸。性妒,自入宫后,六宫宠爱集于一身。安史之乱起,从玄宗西幸马嵬,赐死于佛寺,年三十八。而《汉书·外戚传》也载,赵后本长安宫人,学歌舞,体轻,号飞燕。成帝召入宫中,与女弟合德俱为婕妤,贵倾后宫,专宠十馀年,成帝死,合德自杀,飞燕被废自杀。皆尘土:语出《赵飞燕外传》所附《伶玄自叙》:“伶玄字子于……买妾樊通德,有才色,知书,颇能言赵飞燕姊弟故事,……子于曰:‘斯人俱灰灭矣。当时疲精力驰骛嗜欲蛊惑之事,宁知终归荒田野草乎?’”〔9〕危栏:高栏。苏舜钦《春日晚晴》诗:“谁见危栏外,斜阳尽眼平。”烟柳:被烟雾笼罩的柳林,言暮色苍茫。断肠处:指伤心处。

阮 郎 归

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1〕}。鹧鸪声

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2]。挥羽扇，整纶巾^[3]。少年鞍马尘^[4]。如今憔悴赋《招魂》^[5]，儒冠多误身^[6]。

题解

耒阳，湖南衡州属县，在今衡阳南一百三十余里，此地南距郴州最近，距郴州宜章也只有二百二十里。淳熙六年暮春，作者由湖北改湖南转运副使，而今年春，郴州市民陈峒在宜章县起义，连破湖南南部各县城，起义人数达数千人。宋廷派湖南安抚使王佐调兵扑灭。而作者的调动，也与协助王佐镇压起义有关。转运使有供办军需的职责，作者这次前往起义地区，恐怕就是为了应对军需这件事。张处父名不详，推官是州府的幕职官，又称军事推官，级别较低。此词上片写在僻远的山村突逢故人的惊喜，下片既回顾了抗金战场上少年鞍马生涯的潇洒快意，又对当前行使的职务和行动表示不满。通过对比，反映作者支持用兵抗金而对用兵镇压起义持消极态度的思想倾向。

注释

〔1〕山头来去云：指山上的浮云时隐时现。作者以“来去云”暗喻执行公务，行踪飘忽不定。〔2〕潇湘：湖南的两条河，即潇水和湘水。潇水源出湖南蓝山南部的九嶷山，湘水源出广西兴安县。梁柳恽《江南曲》：“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这句词既用柳诗成句，称张处父为“故人”，联系到词的下片回顾作者在山东举兵反抗金朝统治者的军事斗争，似乎张处父与作者同是从北方来的归正人。〔3〕羽扇纶巾：是诸葛亮的服饰用物。《太平御览》卷七〇二引《裴子语林》：“诸葛亮与宣王在渭滨将战，武侯乘素舆，葛巾，白羽扇指麾三军，三军皆随其进止。”纶(guān)巾，青丝头巾。魏晋时士

人多喜服此巾。〔4〕少年鞍马：指作者在山东率众起义事。作者《带湖新居上梁文》上也有“梦寐少年之鞍马”句。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作者少年带兵作战，虽从事军事活动，但仍然是儒生的身份，所以有“挥羽扇，整纶巾”的话。〔5〕憔悴：指衰老。《招魂》，是《楚辞》中的作品，有说是屈原弟子宋玉为招屈原的灵魂而作，有说是屈原为招楚王之魂而作。赋《招魂》，指作者一直是儒士，从事文职工作，而这次再到军前，以文职从事军务，仿佛再操旧业，故称赋《招魂》。〔6〕杜甫《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作者用杜诗成语，意思是这次再操旧业，却不是抗金，而是平定起义，因此有感叹“多误身”的话。

满江红

暮春

可恨东君，把春去春来无迹^{〔1〕}。便过眼等闲输了，三分之一^{〔2〕}。昼永暖翻红杏雨，风晴扶起垂杨力。更天涯芳草最关情，烘残日^{〔3〕}。

湘浦岸，南塘驿^{〔4〕}。恨不尽，愁如织^{〔5〕}。算年年辜负，对他寒食^{〔6〕}。便恁归来能几许^{〔7〕}？风流早已非畴昔^{〔8〕}。凭画栏一线数飞鸿，沉空碧^{〔9〕}。

题解

作者南渡之初，曾作有同调名同题目的一首词，即《满江红·暮春》“家住江南”阙，抒发符离之战后对前途的失望和迷茫。而这首词下片有“湘浦岸，南塘驿”两句，应当是南归十九年之后，即淳熙八年（1181）暮春在隆兴府所作。这是作者在南归很久以后，

想起十几年来与春不解的情结,遂用旧的题目,回顾和总结这些年来在江南的遭遇和经历,表达他对现实的不满,对归乡之梦日益渺茫乃至破灭的感伤。以春为喻,是作者类似词作常用的一种寄托情感的表达手段。上片就借东君对春的来去任意玩弄抒发他的愤慨,及对春意衰败的忧伤。而下片又借北归的飞鸿,寄托难以平息的悲愤。可见,词中流露的是作者心系中原的情感。同前一首《满江红》一样,是一首表面上写惜春实则隐寓关心祖国命运主题的作品。

注 释

〔1〕东君:春之神。把:把握,即主宰的意义。这两句是说痛恨东君主宰春天的命运,使之来无踪去无影。〔2〕过眼:在眼前经过。等闲:平淡无奇。输了:输掉了,指在一场较量中失败。按:暮春是三月,若说春天已过了三分之一,就应当指二月天。若说指暮春,就当说输了三分之二才对。据清毛先舒《南唐拾遗记》载:“李后主作红罗亭子,四面栽红梅花,作艳曲歌之。韩熙载歌云:‘桃李不须夸烂漫,又输了春风一半。’时已割淮南与周矣。”若按韩熙载词,这句中的输了三分之一,似应指宋朝的国土已有三分之一被女真人占领了。〔3〕苏轼《蝶恋花》词:“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关情:情感关联,关心。唐施肩吾《寄王少府》诗:“多谢蓝田王少府,人间诗酒最关情。”关心天涯芳草,即关心春归何处。〔4〕湘浦即湘江岸,指湖南潭州。南塘:在隆兴府(南昌)东湖。《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二湖字韵引《豫章志》:“东湖在郡东南,周广五里。……北与城齐,回折至南塘,本通大江,增减与江水同。汉永平中,太守张躬筑堤,以通南路,谓之南塘,以潴水,冬夏不增减,水至清深,鱼甚肥美。”唐宋时南塘东有孺子、碧波、涵虚三亭,当即指南塘驿。作者于淳熙六年春为湖南转运副使,改安抚使,七年底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湘浦、南塘,即代指潭州、隆兴府两地。因频年转徙,不胜其烦,所以下文接说“恨不尽,愁如织。算年年辜负,对他寒食”。

[5]愁如织:忧愁像织成的罗网。宋张孝祥《满江红》词:“但长州茂苑草凄凄,愁如织。” [6]算:数,查,总是。年年辜负寒食:指平淡无奇地度过了寒食,因而是辜负了这一佳节。作者在南归初所作的《满江红》词中就有“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句,也是指不经意间过了寒食。 [7]恁(nèn):这么,如此。能几许:能多少。这一句是说如此平淡地归来,不知还有多少个春天。 [8]畴昔:往昔。风流早已非畴昔,是叹息生命荒废,光阴虚度。风流:指风华年少的日子。 [9]凭画栏:依靠着彩画的栏干。一线数飞鸿,数排成一行的飞雁。沉空碧:直到雁行消逝在碧空中。

祝英台近

晚 春

宝钗分^[1],桃叶渡^[2],烟柳暗南浦^[3]。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4]。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5]?

题 解

这是一首闺中怨别怀人的词,写作年份已无法考清。只是词中提到了分别之地有桃叶渡、南浦,以文献所记载的这些地名推测,这首词的写作地点自然要在江南一带,但也不能强说它是写于建康府或隆兴府。现附在淳熙八年(1181)春,表明它应当是作者中年游宦期间的作品。辛词向以豪放著称,此词却缠绵悱恻,以婉约闻名,因此被诤为“词人伎俩,真不可测”。词用传统的闺怨题材,所写的也不外是怀人。上片写一个暮春日的离别,下片

写同样是暮春日的怀人。不过,上片重点写的是少妇独守闺房的伤怀: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衬托她的心境也如同天气一样淫雨连绵,不见晴日。而满地落红,三春啼莺,又徒增烦恼。下片则通过白天用花朵来占卜游子的归期,及黄昏时分怨春的梦呓揭示女主人公朝于斯暮于斯的执着和幽怨。上下片在时间上应有一段间隔,不应当是一天内所发生的事情,但这离情别恨却经岁月而长新。

注 释

〔1〕分钗:男女分别,有分钗的习俗,各类书籍多有记载。如白居易作《长恨歌》,述杨贵妃死后,唐明皇派鸿都客前往海上仙山见杨贵妃,带回杨贵妃保存的单股金钗。诗中有“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等句。又如唐段成式《剑侠传·虬髯客》也载刘损妻被夺,作诗有“宝钗分股合无缘,鱼在深渊鹤在天”句。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则载诸友在春日游西湖,在普安寺窗户间得玉钗半股。因此知分钗赠别,到南宋仍为盛行。〔2〕桃叶渡在江宁县(南京)南一里秦淮口。晋王献之送别爱妾桃叶在此。王献之有诗:“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见《六朝事类编类》卷五。〔3〕南浦:《新修南昌府志》卷三:“南浦,在郡城广润门外。”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后泛指送别处。王安石《晚归》诗:“不愁南浦暗,归伴有嫦娥。”以上三句,忆送别游子情景。〔4〕鬓边觑(qù):向鬓边窥视。试把花卜归期:试着用鬓边的花朵占卜游子的归期。具体怎样占卜,今已不详,也许是用花瓣的数目确定游子归来的日期。因不敢相信所占卜的结果,所以“才簪又重数”。写盼游子归来的急切心情。〔5〕哽咽梦中语:只听见断断续续的梦中呓语。是他春带愁来三句,所叙述的大意是:一个春天快要过去了,游子还未归来,春天来的时候是带着愁一起来的,春天要去了,要回到哪里?却不能把愁也一同带去。不解:不能。将:语助词,带将,带着。

满庭芳

和洪丞相景伯韵

倾国无媒^[1]，入宫见妒^[2]，古来顰损蛾眉^[3]。
看公如月，光彩众星稀^[4]。袖手高山流水^[5]，听
群蛙鼓吹荒池^[6]。文章手，直须补衮，藻火粲宗
彝^[7]。痴儿公事了^[8]，吴蚕缠绕，自吐余
丝^[9]。幸一枝粗稳^[10]，三径新治^[11]。且约湖边
风月^[12]，功名事欲使谁知？都休问，英雄千古，
荒草没残碑。

题解

洪丞相景伯，即洪适，洪皓长子，饶州幡阳（今江西波阳）人，乾道元年迁翰林学士，是年十二月拜尚书右仆射兼枢密使，明年春罢。起知绍兴府，乾道四年（1168）奉祠，此后始终家居饶州。洪适原词就作于饶州。这首词是洪适弟洪迈于淳熙八年（1181）自饶州游隆兴府（南昌），作者与之会晤，得见洪适原词，于是和韵而作。洪适与弟洪遵、洪迈都是当世著名文人，三洪名满天下。作者在这首词的上片对洪适罢相后长期被弃置不用的遭遇表示同情和理解，而在下片则预示自己不久也将步洪适的后尘，退居他“新治”的三径湖边，度过余生。词中体现的是他被迫放弃创建功名事业的无奈，是对扼杀人才的社会现象的谴责。虽然全篇以议论为主，却也是通过比兴、典故的运用和具体的事物描写实现的，因而并不因为议论而枯燥僵硬。

注 释

〔1〕倾国：指举国为之倾倒的绝色美人，语出《汉书·外戚传》。韩愈《县斋有怀》诗：“谁为倾国媒？自许连城价。”倾国无媒，指绝色美人不需要媒人介绍。

〔2〕入宫见妒：见妒，被妒忌。《史记·邹阳列传》：“女无美恶，入宫见妒。”骆宾王《讨武曌檄》：“入宫见妒，蛾眉不肯让人。”

〔3〕颦损：颦，皱眉，损，损伤，指损伤容颜。古来颦损蛾眉，言古往今来不知愁坏了多少美女。这是喻指洪适入相后，受到多方妒忌和攻击。

〔4〕两句意思是，众星光彩再亮，也不如月亮。看公如月：言洪适就是月亮。《淮南子·说林训》：“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5〕袖手：指洪适被迫闲居。韩愈《祭柳子厚文》：“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间。”高山流水：曲名，伯牙所鼓琴曲。《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以高山流水比喻洪适退居田园不慕荣华的高尚情操。

〔6〕鼓吹：原指军中音乐，这里是作演奏讲。《南齐书·孔稚圭传》：“孔稚圭字德璋，会稽山阴人也。……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旁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稚圭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期效仲举。’”

〔7〕补衮：补救或谏正皇帝的过失。衮为皇帝的服饰。《诗·大雅·烝民》：“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注：“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补之，善补过也。”直须：就应。藻火粦宗彝：藻和火，是士的服饰上的图案。宗彝：宗庙彝尊。这两句是补正皇帝的衮服，使宗庙仪式更加光彩灿烂为说，言纠正皇帝的过失，可使祖宗事业发扬光大。

〔8〕痴儿：呆子。公事了：解决公事。《晋书·傅咸传》：“杨骏弟济素与咸善，与咸书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下片自痴儿以下，都是作者的自述语。

〔9〕吴蚕吐丝，是说公余可以赋诗。丝谐音诗。

〔10〕一枝：鸛鷖栖息的树枝，喻居住处。《庄子·逍遥游》：“鸛鷖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鸛鷖是一种小鸟。

〔11〕三径：指家中三条

小路。《三辅决录》卷一：“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惟求仲、羊仲从之游。”陶潜《归去来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12〕湖边风月：自“一枝”、“三径”，至“湖边”，均指作者在上饶（今江西）带湖经营的新居。

木兰花慢

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

汉中开汉业^{〔1〕}，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2〕}。追亡事今不见^{〔3〕}，但山川满目泪沾衣^{〔4〕}。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5〕}。一编书是帝王师^{〔6〕}。小试去征西^{〔7〕}。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8〕}。君思我回首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9〕}。安得车轮四角^{〔10〕}，不堪带减腰围^{〔11〕}。

题解

张仲固，名坚，镇江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淳熙七年（1180）任江西转运判官，淳熙八年（1181）秋，知兴元府（汉中）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安抚使是一路军政民政长官，宋人简称为“帅”。张坚自江西赴汉中，作者时任江西安抚使，设宴相送，席间作此词。词中追述汉高祖在汉中成就大业的壮举，用以同南宋不能重用人才、自甘卑弱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作者强烈的耻辱观、忧患感和恢复意识，也从侧面反映了作者担负历史兴亡的责任心。它虽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词作，却以散文的语言和结构，揉合追忆、

写实、议论与抒情各种艺术手段,融汇私人情谊与雪耻复仇的大义于一身,赋予这首普通的送别词以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

注 释

〔1〕汉中开汉业:《史记·高祖本纪》:“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更立沛公(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汉中)。”汉中是汉高祖的根据地,凭借这块根据地,汉高祖东向与项羽争锋,最终夺取天下,开创汉王朝的大业。

〔2〕三秦:项羽入关之后,除立刘邦为汉王外,还将秦朝三名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封于废丘(今陕西兴平)、栎阳(陕西临潼东北)、高奴(陕西延安东北),为雍王、塞王、翟王,三分秦地,作为阻止刘邦东进的屏障。剑指三秦,指韩信受汉高祖信任,拜大将军,韩信献计出兵并吞三秦。《汉书·高帝纪》:“韩信……因陈羽可图、三秦易并之计,汉王大说,遂听信策,部署诸将。……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雍王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汉王遂定雍地。……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汉。”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言击败三秦后,刘邦极为得意,从此东出汉中,与项羽开始争夺江东之地。东归:刘邦的家乡在沛郡丰邑(今江苏)。

〔3〕追亡事:指韩信未遇时,萧何追韩信事。《史记·淮阴侯列传》:“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何亡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今不见:是说汉代这样重视人才的事件今日再也不会重现。按:韩信拜将之初,向高祖进献平定天下大计,汉代大业的奠定,其雏型显现于此时;而作者南渡之初,也向南宋的君相进献攻敌之策,实指望为国家完成恢复大业,却不料这些进策都遭到冷遇。作者在这一句中深致感慨。

〔4〕唐李峤《汾阴行》:“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

〔5〕落

日胡尘未断:胡尘写女真骑兵在边境驰骋,这一句是说议和之后,金人始终以武力相威胁。西风塞马空肥,秋高马肥,正是用兵作战的最好季节,可是年年战马徒肥,朝廷始终无意用兵。同时的爱国诗人陆游于淳熙六年也曾有一首《关山月》诗,其中“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等句,与此词谴责对金投降派无意恢复的用意大致相似。〔6〕一编书:指《太公兵法》。古书书于竹简,以皮索相联,一卷谓一编。《史记·留侯世家》:“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后复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此句以张良凭借老父一编书成为帝王之师的事喻指张坚的才能。〔7〕孙武曾以兵法训练吴宫女兵,称为“小试”,见《史记·孙子列传》。说张坚出任汉中帅,是大材小试。〔8〕草草离筵:指草率而设的筵席。旌旗:是宋代朝官出任地方守臣的仪仗,这是作者想象送别张坚上路时的情景,在风中张开的旗帜好像也饱含别愁。〔9〕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10〕陆龟蒙《古意》诗:“君心正淡薄,妾意正栖托。愿得双车轮,一夜生四角。”车轮生角,比喻愿行人罢行。〔11〕不堪带减腰围,梁沈约《与徐勉书》:“开年以来,病增虑切,当由生灵有限,劳役过差,总此凋竭,归之暮年。……百日数旬,带革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以此推算,岂能支久?”杜甫《伤秋》诗:“懒慢头时偏,艰难带减围。”

沁园春

带湖新居将成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1],稼轩未来^[2]。甚云

山自许，平生意气^[3]；衣冠人笑，抵死尘埃^[4]。
 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鲙哉^[5]？秋江
 上，看惊弦雁避^[6]，骇浪船回^[7]。东冈更葺
 茅斋^[8]。好都把轩窗临水开^[9]。要小舟行钓，
 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10]，
 春兰可佩^[11]，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
 未许，此意徘徊^[12]。

题解

带湖，在信州（上饶）城北灵山门外一里，一处丘陵地带，横贯一个腰带状的湖泊，作者于淳熙六年（1179）在这一块荒地上建造了一些房屋，作为将来从官场退下来后的新居。作者把此湖泊命名为带湖，因称其周围的住宅为带湖新居。到了淳熙八年秋，带湖新居将近完成，作者感到回家是必然的结果，因写下这首词。上片写新居将要落成，而主人公有家可归，不是为了享受张翰的莼羹鲈鲙，而是看到仕途险恶，祸患将生，不得已而为之。下片则为自己回家后作打算，他要临水葺屋，种柳种竹，莼菊养兰，作一个颐养山林之性的先生，但又在犹豫，恐怕皇帝要保护他，不会让他从容退休。这是从所谓爱君的观念出发，对皇帝的知遇还有眷恋的想法，其实，孝宗对他已经厌倦，哪有少许宽容的意思？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词中虽然对当前处境有所警觉，乐于回家闲居，但内心还是充满矛盾。此词谋篇立意有新意。写避祸思归，设问，释疑，解答，逐层递转，写归后的生涯，则放笔直书，情致高扬，但终篇却以诸般设想难以实现作收，充分展示了那种退休前的犹疑矛盾的心态，及其间隐寓的无数苦衷。

注 释

〔1〕三径初成：是说带湖新居将要建成。苏轼《除夜病中赠柳屯田》诗：“三径初成费，一枝有余暖。”鹤怨猿惊：用孔稚圭《北山移文》的语句。北齐周颙隐居钟山（即北山）的草堂，后应诏出为海盐令，秩满入京，复经此堂。孔稚圭假借山灵的语意作此移文，不许周颙再至。其中写到周颙离开草堂之后，有“硖户摧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至于还飙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等句，后以“鹤怨猿惊”比喻旧游对未归者的抱怨。

〔2〕稼轩：在作者将要建成的带湖新居中，有一处被命名为稼轩，取力田耕稼的意思，作者从此自称“稼轩居士”。

〔3〕甚：何以，为什么。云山：带云的山，云山自许，指把寓居山间作为自我认定的目标。

〔4〕衣冠：指士大夫阶层。尘埃：尘土，代指世上的污浊。抵死：总是。从“甚云山自许”到这里的四句，大意是：为什么自己的情操、气节都不同凡庸，而且以云山的崇高自比，而那些士大夫热衷名利的卑鄙者却总是嘲笑我混迹官场，不肯隐退。

〔5〕莼羹鲈鲙：是张翰归隐吴江的借口。这一句是反说，因为贵早身闲，所以意倦须还，岂能是因为贪图享受莼羹鲈鲙才要归家？作者不为莼羹鲈鲙而归，这意味着他所以有此想法，实在是因为仕途上的遭遇使他无法完成自己当初的理想，是不得已而为之。

〔6〕见《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的注释。庾信《大将军襄城公郑伟墓志铭》：“麋兴丽箭，雁落惊弦。”《战国策》上说空弦虚发而有鸟惊落，这里化用这一典故，是说听到弓弦响，受惊的雁已经学会躲避。

〔7〕骇浪船回：遇到惊涛骇浪，掉转船头躲避。

〔8〕东冈：作者好友洪迈在游隆兴府时，为带湖新居作《稼轩记》，在作这首词的稍前，其中提到“东冈西阜，北墅南麓”。可见到淳熙八年底，带湖新居只是初成规模，因作者未料到他很快就被弹劾罢免，所以在东冈上葺造茅屋的设想并没有实现。

〔9〕好都把：便都把。轩窗临水开：是为了观赏。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载：“会稽镜湖之东，地名东关，有天花寺。吕文靖尝题诗云：‘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吕文靖即北宋的吕夷简。苏轼《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诗：“白发思家万城回，小轩临水为花开。”

〔10〕《离骚》：“朝饮木兰

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11〕《离骚》：“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12〕沉吟：犹豫不定的样子。作者淳熙六年曾在一篇奏札中写道：“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可见他对宋孝宗尚存有幻想。

菩 萨 蛮

稼轩日向儿童说：带湖买得新风月^{〔1〕}。头
白早归来，种花花已开^{〔2〕}。功名浑是错，更
莫思量着^{〔3〕}。见说小楼东，好山千万重^{〔4〕}。

题 解

这首小词也是淳熙八年带湖新居将成，欲归未得时所作。是以极浅俗的语言，写作者即将退闲的心态：决心摆脱功名事业的束缚，求得心理上的宽慰。全词借对儿辈的口吻，表现作者对仕途的厌倦和对休闲生活的向往，但读者透过上述表白，仍能看出英雄失意求得解脱的潜在含意。“功名浑是错，更莫思量着”尤为反说，作者表面上否定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但事实表明，作为一个爱国志士，要他不再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首小词同样是反映作者退归前矛盾心理的一篇词作。

注 释

〔1〕儿童：指儿辈。买得新风月：风月指风景。带湖原为一片荒地，是作者在仕宦期间买下，然后进行了一番改造建设，成为一处新居。〔2〕头白早归来：杜甫《不见》诗：“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苏轼《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诗：“功成头白早归来，共藉梨花作寒食。”〔3〕浑：全。思量着：着

为语助词,思量着即思量。〔4〕小楼:指洪迈《稼轩记》中“集山有楼,婆娑有室,信步有亭,涤砚有渚”的集山楼,但《稼轩记》所提到的建筑,在稼轩词文中多未涉及,当洪迈写此记时,这些建筑还在规划中,到本年作者将要归休时,多数也还有名无实。词中的“小楼”,《记》里虽叫集山楼,但后来见于词集的只有雪楼的名字而已。

西 河

送钱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

西江水,道似西江人泪^{〔1〕}。无情却解送行人,月明千里^{〔2〕}。从今日日倚高楼,伤心烟树如荠^{〔3〕}。会君难,别君易。草草不如人意。十年著破绣衣茸^{〔4〕},种成桃李^{〔5〕}。问君可是厌承明^{〔6〕}? 东方鼓吹千骑^{〔7〕}。对梅花更消一醉。看明年调鼎风味^{〔8〕}。老病自怜憔悴。过吾庐定有,幽人相问:岁晚渊明归来未^{〔9〕}?

题 解

钱佃字仲耕,平江常熟(今江苏)人。绍兴十五年进士,在朝或居外任,均有政绩。淳熙八年(1181)冬,钱佃自江西转运副使移知婺州(浙江金华)。这是作者自隆兴府送别钱佃时所作。词中除表达了对钱佃的依依惜别之情外,还对自己仕途的岌岌可危,对个人处境的不如人意表示了深切的忧虑。果然,为时不久,此年的十一月,作者就因被言官弹劾,而罢免了职务,从此回到上饶闲居,开始了十年的田园生涯。作者对宦海升沉判断的准确,

在这首词中也得到充分体现。但这首词虽然主题仍是送别伤怀，写法上却不被粗犷豪迈的风格束缚，而是从细腻处入手，层层推进，把作者失意的情怀，同对友人的感念，交织杂揉，以委婉含蓄的笔调写出，尤其是歇拍三句，以想象中的幽人发问作结，更可见此词的风流蕴藉。

注 释

〔1〕西江：指江西主要河流赣江。《读史方輿纪要》卷八八：“贡水一名东江。……西至（赣州）府城西北，会于章水。章水一名西江，源出于南安府聂都山。”章贡二水汇成赣水，这里的西江即指赣江而言。西江水流淌着江西人的眼泪，这是比喻赣江江行险恶的民间谚语，见《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一词的注释。

〔2〕解：能。无情却解送行人：一江流水无情，千里明月无情，却都能送走行人。

〔3〕荠菜：多年野生植物，叶可食。诗文中多以如荠比喻远山远树的形状。《颜氏家训》卷三引《罗浮山记》：“望平地，树如荠。”李商隐《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诗：“韩公堆上跋马时，回望秦川树如荠。”戴嵩《度关山》诗：“今上关山望，长安树如荠。”

〔4〕绣衣：汉武帝时置绣衣直指官，身着绣衣，持斧，分部治狱讨奸。宋代的各路提点刑狱，就是行使同样的职务，因称绣衣使者。而转运副使、判官等一路漕使也与提刑职务相近，同负有监察的权力，因此有时也被称为绣衣使者。钱佃淳熙二年（1175）曾任江西转运判官，在作者辛弃疾平定茶商军过程中保证军需不缺，有过很好的配合。后来钱佃又为福建转运判官，到本年在绣衣使者任上已经八年，这里说十年著破绣衣茸，是举大概数而言。著破：穿坏。

〔5〕《韩诗外传》：“春树桃李，夏得荫其下，秋得食其实。”《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狄）仁杰又尝举夏官侍郎姚元崇……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谓仁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李绯《和杜祁公致仕》诗：“收得桑榆归物外，种成桃李满人间。”桃李比喻门生。南宋时期，秋季乡试由各路转运司负责，故又称漕试。钱佃既在转运使任上甚久，因而漕试所得门生必然甚多，这是说钱佃在绣衣任上的功绩。

〔6〕厌承明：见《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注

释。这里是不愿在朝廷为官的意思。〔7〕东方鼓吹千骑：是州郡守臣的典故。汉代乐府有《相和歌》，写女子罗敷自夸其夫婿的诗句是：“东方千馀骑，夫婿居上头。……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东方千骑既是“专城居”的仪仗队，后来就专门用作太守或太守到任的典故。鼓吹：太守赴任时的军乐。这里用东方二字，既表明钱佃的身份，也是到东部州郡任职的双关语。〔8〕消：值得。明年调鼎风味：恭维语，说明年钱佃当入朝拜相。《尚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殷高祖用调味作比喻，说傅说作宰相，其作用如同调味的盐和梅。〔9〕吾庐：指作者上饶带湖的新居。钱佃自江西赴婺州，上饶应当是路途中必经之地。作者因此设想，必有当地人问起，时已岁末，陶渊明还未归来吗？

水调歌头

盟 鸥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1〕}。先生杖屨无事，一日走千回^{〔2〕}。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3〕}。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4〕}。窥鱼笑汝痴计^{〔5〕}，不解举吾杯^{〔6〕}。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7〕}。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8〕}。

题 解

古代在神明前立誓为盟，有盟书。作者淳熙八年（1181）底受到言官的弹劾而落职放归，回到上饶带湖新居，从此闲居于此，时间长达十年。在此之前，作者凭借多年从政的经验，已经敏锐地

感觉到他的仕宦生涯所遇到的危机,所以从思想上作好了退休的准备。现在,他既被罢归,为了表达他终老山园、不再过问世事的信念,就在十年退休生涯之初,即淳熙九年春,写下了这首题为“盟鸥”的歌词。所谓“与鸥鹭为盟”,实际上就是要与鸥鹭为伴,在带湖边长相厮守的誓词。作者与鸥鹭订立盟约,既是对不容他有所作为的污浊社会的否定,也是热爱生活及其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的一种表现。而且,尽管词中是以谑浪的语气,玩世不恭的面貌出现,却也真实地反映了词人遭受排摈弃置的一腔愤怒和悲哀,以及难以反抗的无可奈何。从立意方面看,这首词效仿春秋时盟约的形式,借用《列子·黄帝》所记“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的故事,创立盟鸥的体裁,十分新颖奇特,显现了作者化用前人经典语言和意境翻新的创造能力。

注 释

[1]翠奁(lián):奁是镜匣,喻绿色的镜子。千丈翠奁开:带湖是一个长带形状的湖泊,早晨,在阳光的照射下,犹如打开了一面明澈的镜子。

[2]先生:作者自称。带湖新居落成后,作者自称稼轩居士,因以先生自居。前《沁园春》已有“留待先生手自栽”句。杖屦(lǚ):屦同履,老人可扶杖着鞋入室,此处指在湖边扶杖漫步。词人初次在湖边生活,对带湖爱到极点,因此说“一日走千回”,即忍不住要一遍遍地在湖边行走。

[3]鸥鹭:鸥和鹭,都是食鱼的水鸟。这三句仿照春秋盟誓书。《左传·僖公九年》:“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来往莫相猜:言既作好朋友,互相来往,不要猜忌。

[4]这三句写鸥鹭的活动。破青萍:啄破莲叶。排翠藻:拨开水藻。立苍苔:在长着青苔的岸上歇息。

[5]窥鱼笑汝痴计:应当是“笑汝窥鱼计痴”的意思。这是嘲笑鸥鹭专心致志地等待游鱼啄食。

[6]不解:不能。不解举吾杯:言不能像我这样饮酒

自娱,而只是为生计忙碌,这是嘲笑语,笑鸥鹭没有闲情逸致。〔7〕废沼荒丘畴昔:指作者开发带湖之前的境况。洪迈《稼轩记》载:“(上饶)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旷土存。三面傅城,前枕澄湖如宝带。……而前乎相修者皆莫识其处。”过去所谓带湖,只是一个荒废的池沼和丘陵。明月清风此夜:明月清风指经整修后的带湖优美风光。苏轼《前赤壁赋》:“客亦知夫水与月乎?……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人世几欢哀:以带湖今昔的变迁比喻人世的欢哀变化莫测,实际上是感慨个人遭遇无常的意思(被弹劾的悲哀、享受带湖风光的欢乐交替而生)。

〔8〕两句意思,是继续绿化带湖。杜甫《舍弟占归草堂聊示此诗》:“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

蝶 恋 花

和杨济翁韵,首句用丘宗卿书中语

点检笙歌多酿酒^{〔1〕}。蝴蝶西园^{〔2〕},暖日明花柳。醉倒东风眠永昼,觉来小院重携手。
 可惜春残风雨又。收拾情怀,闲把诗僝^{〔3〕}。
 杨柳见人离别后,腰肢近日和他瘦^{〔4〕}。

题 解

这是作者在带湖闲居初期和杨济翁的一首词。杨济翁跟随作者很久,这次又来到上饶作客。他的原词有送别作者的妻兄范南伯(名如山)的意思。范南伯自湖北辰州卢溪县令任满东归镇江,中途经过上饶,特地来看望作者。杨济翁赋词,词中有“门外马嘶人去后,乱红不管花消瘦”句,涉及范如山离去事。丘宗卿名

密(同崇),江阴人,隆兴元年进士,淳熙八年任江西转运判官,也是作者的好友,此时还在江西任内。当作者回到上饶后,他写来书信对作者进行劝慰,其中有“点检笙歌多酿酒”的话语,杨济翁和作者都用作了《蝶恋花》词的第一句。作者归来后,友人纷纷写词作书,加以劝勉宽慰,而此词便是为回答友人的关心而写的。词中写他与杨济翁、范南伯等亲友相聚,同醉同眠同携手,友情真挚感人。下片则通过春天短暂,诗怀阑珊,写送别范南伯的惆怅和伤感,景物的描写和拟人手段的恰当运用,也为这首词增添了亮丽的色彩和忧伤的情调,是一首抒情的佳作。

注 释

[1]点检:清点检查。点检笙歌,有重新整理歌舞的意思。宋代士大夫家中多蓄歌妓,每逢宴客,都有歌妓吹奏乐曲,演唱歌词,以佐酒兴,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多酿酒:南宋实行税酒法,许民间酿造。 [2]西园:作者新居建在带湖南的丘陵地带的东部,西部为花园,因称为西园。 [3]收拾情怀:指清理心情。倜傥(chán zhōu):排遣。闲把诗倜傥,闲时把诗来排遣郁闷心情。 [4]以柳枝还未长叶,或才生小叶比拟人的瘦腰,这两句说,亲友离别,伤怀消瘦,杨柳却也和人一样腰肢瘦弱。

水调歌头

九日游云洞,和韩南涧尚书韵

今日复何日,黄菊为谁开^[1]? 渊明谩爱重九^[2],胸次正崔嵬^[3]。酒亦关人何事? 政自不能不尔^[4],谁遣白衣来^[5]? 醉把西风扇,随处障

尘埃^[6]。为公饮，须一日，三百杯^[7]。此
 山高处东望，云气见蓬莱^[8]。翳凤骖鸾公去^[9]，
 落佩倒冠吾事^[10]，抱病且登台^[11]。归路踏明
 月，人影共徘徊^[12]。

题解

淳熙九年(1182)九月初九，作者陪同寓居上饶的韩无咎游览上饶西三十里的云洞，写下这首词。云洞是一处风景名胜。时人洪刍曾写有《信州岩洞记》(见《西渡集》附录)，其中涉及云洞的是：“出葛溪门二十五里，西游至月岩。……又二里至云洞。山形截然如城，世谓之仙人城，相传仙人蜕骨葬于此，有三棺或坏，因大风雨雷电则复完如初，疑有鬼神云。”韩元吉字无咎，原是开封人，淳熙初寓居上饶城南，以所居前有涧水，因号南涧。乾道四年曾与作者在建康府共事，当时任江东转运判官。乾道末曾权吏部侍郎兼学士院，进礼部尚书。淳熙五年知婺州，此后奉祠家居。韩元吉除作有《水调歌头·云洞》词外，还有《云洞》诗，详记云洞的奇异景物。作者此词是和章，主要写他游览的感受。上片以重九日盼望送酒的陶渊明自比，下片既寄希望于韩元吉再次被朝廷召用，又为自身的倒冠落佩抱病登台而慨叹，表达了被迫害受压抑的沉重心情，不是一篇单纯的记游之作。

注释

[1]陶渊明爱菊，黄菊又是九日的典故。其《九日闲居》诗有“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句。唐李嘉祐(又作秦系)《答泉州薛播使君重阳日赠酒》诗：“欲强登高无力去，篱边黄菊为谁开？”[2]谩爱：空爱，徒爱。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序：“余闲居，爱重九之名。”诗中有“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

名”句，汤汉注：“魏文帝书云：‘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3〕胸次崔嵬：崔嵬本意高大，《说文解字》释“嵬”字说：“山石崔嵬，高而不平也。”因《世说新语·任诞》有“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等语，后来就用崔嵬代指高低不平的垒块，专指胸中蕴藏着种种不平之气。

黄庭坚《次韵子瞻武昌西山》诗：“平生四海苏太史，酒浇不下胸崔嵬。”《送王郎》诗：“酒浇胸次之磊隗。”以上二句评说陶渊明《九日闲居》诗中多愤世不平之气。陶诗于“菊为制颓龄”句后还有“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花徒自荣。敛襟独闲谣，顷焉起深情”等语，其中“尘爵”、“寒花”等句对于世事的不平深致感慨。〔4〕关人：关系到人，或牵连人。政自：政同正，正自，同自是，应当是。不能不尔：不能不如此。《晋书·谢安传》：“简文帝疾笃，（桓）温上疏，荐安宜受顾命。及帝崩，温入赴山陵，止新亭，在陈兵卫，将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于座害之。……既见温，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板，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耶？’温笑曰：‘政自不能不尔。’遂笑语移日。”这一句是借桓温语，言饮酒有不得不饮的道理，即可以借酒消愁。

〔5〕檀道鸾《续晋阳秋》：“陶潜九日无酒，出篱边怅望久之，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使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6〕《晋书·王导传》：“于是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趋向者多附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元规是庾亮的字。这两句是用尘埃比喻某些恶势力的逼迫和污浊的浸染。

〔7〕李白《襄阳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8〕《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诗话》：“诗云：‘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将云气望蓬莱。’此刘贡父诗也，自馆中出知曹州时作。旧云‘云表’，荆公改作‘云气’。”刘贡父即刘攽(bān)，荆公即王安石。按：蓬莱本是海上三神山之一，汉代学者以东观图书之所为道家蓬莱山，见《汉书·窦章传》，后人就以蓬莱称馆阁。作者所游览的云洞，既然有仙人山的称呼，借刘攽的诗句，说从云气上东望，正可联想到蓬莱。这是游览时的感想，指希望韩元吉再回朝廷。所以下面又有“公去”一句。

〔9〕翳(yì)凤骖(cān)鸾：翳，遮蔽。骖，陪乘。翳凤骖鸾是驾凤凰而去的意思。语出杜甫《寄韩谏议》诗：“或骑”

麒麟翳凤凰。”杜牧《早春阁下寓直》诗：“王乔在何处？清汉正骖鸾。”张孝祥《水调歌头·与喻子才登金山》词：“挥手自兹去，翳凤更骖鸾。”

[10]杜牧《晚晴赋》：“若予者则谓何如，倒冠落佩兮与世阔疏。敖敖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隐居者乎？”落佩倒冠：指罢官，冠佩皆公服。 [11]杜甫《九日五首》诗：“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 [12]李白《月下独酌》诗：“月既不解饮，影徒伴我身。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苏轼《同王胜之游蒋山》诗：“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

水调歌头

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干

君莫赋《幽愤》^[1]，一语试相开^[2]：长安车马道上，平地起崔嵬^[3]。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4]，素壁写《归来》^[5]。斜日透虚隙，一线万飞埃^[6]。断吾生，左持蟹，右持杯^[7]。买山自种云树^[8]，山下烟蓊莱^[9]。百炼都成绕指^[10]，万事直须称好^[11]，人世几舆台^[12]？刘郎更堪笑，刚道“看花回”^[13]。

题解

这首词用上一首游云洞词韵，酬答李子永提干的和词。李子永，名泳，扬州人，弟兄五人，俱有文名，李子永淳熙间任坑冶司干官。南宋于淳熙间设都大提点坑冶司铸钱公事，于饶州（江西波阳）置司，掌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冶炼与钱币铸造。提干为提点坑冶司干办公事的简称，是坑冶司的属吏。信州铅（yán）山县为当时主要产铜区，因此李子永常驻信州，能与寓居上饶的辛

弃疾来往。这首词借酬答友人,揭示种种社会现象的丑恶,人际关系的扭曲,抒发其心中的不平,体现了不屈服于黑暗势力压迫的斗争精神。这是他被弹劾以后,对仕途生涯的一个总结,也反映了作者自食其力的农村生活的向往,同样是对社会现实的否定。词中感情色彩浓厚,憎爱分明,语言犀利。通篇虽以议论为主旨,但不是单纯说理,而是运用生动的形象语言,以及用典、比兴、嘲讽等手段,尽情地抒写他的幽怨愤慨,可以看出作者寓居带湖初期的心路历程。

注 释

[1]《幽愤》诗:晋嵇康所作。《晋书·嵇康传》:“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此书既行,知其不可羁屈也。……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引证,遂复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绁,乃作《幽愤》诗。”嵇康所赋幽愤诗,是抒发突遭变故,身陷囹圄的莫大冤愤。“君莫赋《幽愤》”的“君”谓李子永。李子永虽为小官,自身却并无类似嵇康的那种幽愤,这应当是指李子永在和词中对作者被弹劾的遭遇申说不平,但作者却说你不要为我申说不平。

[2]相开:相开导,有破解、宽慰之意。苏轼《减字木兰花》词:“一语相开,匹似当初本不来。”这是作者试为友人破解自己在仕途上遭遇坎坷的原因。

[3]长安车马道上:长安是汉代都城,通向长安的道路,喻指仕途。崔嵬既是以山石高大为比喻,平地起崔嵬,就是说在平坦的仕途上,经常会突然遇到高大的障碍,致使车马颠覆。这两句是故意作宽慰语,说类似遭遇不足为奇。

[4]我愧渊明久矣:自己没有像陶渊明那样自动弃官归田园居,而是贪恋仕途,内心感到愧对陶渊明已经很久了。作者没有及早地从官场退身,当然不是贪图富贵,而是为了实现平生的理想抱负。在抗金恢复的大目标没有达到之前,作者当然不能半途而废,这是作者所具有的历史责任感,和陶渊明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但作者却因没能在仕途上大有作为而惭

愧,所以仍然借陶渊明而自责。〔4〕湔洗:洗涤。犹借此翁湔洗,仍然借陶渊明来洗刷自己久在官场的污点。〔5〕素壁:白色墙壁。《归来》,指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此辞前有小序,自言其在彭泽县令任上弃官的经历:“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遂见用为小邑。……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一百八十馀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写《归去来兮辞》,是用陶渊明弃官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惭愧心情。〔6〕斜日透虚隙,一线万飞埃:斜日透过空隙,平常看不见的万千灰尘在光线中清晰可见。比喻尘世的污浊黑暗。《景德传灯录》卷一三:“虚隙日光,纤埃扰扰;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苏轼《和陶杂诗十一首》:“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尘。”〔7〕断:了结。《世说新语·任诞》:“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毕茂世即毕卓。〔8〕《世说新语·言语》载支道林因人从深公买印山。云树:山上种树,如同在云中种树。〔9〕斫(zhú)烟莱:砍伐荒地的荆棘。莱是棘藜,烟莱指如烟雾成片的棘藜。山下斫烟莱是亲自开山下荒地的意思。〔10〕晋刘琨《重赠卢谡》诗:“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文选》注引应劭《汉书注》:“说者以金取坚刚,百炼不耗。”刚同钢。这句词以百炼成钢比喻历经磨炼,性格由刚毅变为柔顺。〔11〕《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司马徽“所言皆佳”,即“万事称好”,乃是在压迫下避祸、一种不评论人过的处世方式。黄庭坚《次韵任食荔支有感》诗:“一钱不值程卫尉,万事称好司马公。”作者这两句,是说经过磨炼才学会圆滑处世,对万事就应当都说好。〔12〕舆台是春秋时的十个等级中的两个。出《左传·昭公七年》芋尹无宇语:“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人世几舆台?反问人世上有几多等级压迫。〔13〕刘郎指刘禹锡。刚:偏。“看花回”,刘禹锡《赠看花诸君子》诗有“紫陌

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句,是讽刺朝政的诗句。

贺 新 郎

赋琵琶

凤尾龙香拨^[1]。自开元《霓裳曲》罢^[2],几番风月?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3]。记出塞黄云堆雪^[4]。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5]。弦解语,恨难说^[6]。辽阳驿使音尘绝^[7]。琐窗寒轻拢慢拈,珠泪盈睫^[8]。推手含情还却手^[9],一抹《梁州》哀彻^[10]。千古事云飞烟灭^[11]。贺老定场无消息^[12],想沉香亭北繁华歇^[13]。弹到此,为呜咽。

题 解

这首词原题作“听琵琶”,后出本将这首词同作者的“赋水仙”、“赋海棠”同调词并列,遂改作今题。这三赋虽不能考知确切写作时间,但从词集的排列顺序看,应当在罢官之前,或闲居带湖初的作品。也许它是作者听歌妓弹奏有感而作,因置于寓居带湖之初。辛词人称“稼轩体”,其特征之一就是以文为词,以赋为词。本篇就具有明显的以赋为词的特征。它打破词的上下片界限,把有关琵琶的典故,用陈事铺叙的方法分置在全词之中,以“体物写志”,是词体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和改革,构成稼轩体的独特风格。这首词集中用唐代开元全盛时期到衰败时期的典故,寄寓作者的历史兴亡之感。尤其是词中以“沉香亭北繁华歇”,哀伤唐王

朝盛世的衰败,暗含对北宋灭亡的悲感。清人陈廷焯说:“此词运典虽多,却一片感慨,故不嫌堆垛。心中有泪,故笔下无一字不呜咽。”(《白雨斋词话》)从词中的寄托来看,这种说法大致是合理的。

注 释

[1]凤尾:指琵琶的琴弦。唐乐史《杨太真外传》:“上羯鼓,妃琵琶。……妃琵琶,逻沙檀寺人白季贞使蜀还,献其木,温泣如玉,光辉可鉴,有金缕红文,蹙成双凤弦,乃末诃弥罗国永泰元年所贡者,渌水蚕丝也,光莹如贯珠。”龙香拨:拨以龙香柏制成。郑嵎《津阳门》诗:“玉奴琵琶龙香拨,倚歌促酒声娇悲。”自注:“贵妃妙弹琵琶,其乐器闻于人间者,有逻沙檀为槽,龙香柏为拨者。上每执酒后,必令迎娘歌水调曲遍,而太真辄弹弦倚歌,为上送酒。内中皆以上为三郎,玉奴乃太真小字也。”苏轼《宋叔达家听琵琶》诗:“数弦已品龙香拨,半面犹遮凤尾槽。” [2]《霓裳曲》盛行于开元天宝间。

《杨太真外传》:“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

[3]白居易闻九江琵琶事在唐宪宗元和间,他的《琵琶行》有小序:“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船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是夕始有迁谪意。”诗中有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郑文宝《咏柳》诗:“亭亭画舸系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

[4]出塞黄云堆雪:王昭君琵琶出塞事。王昭君出塞,史书本无弹奏琵琶事,石崇《王明君辞》序推测说:“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汉代嫁乌孙的是汉武帝元封中江都王女细君。欧阳修《明妃曲》:“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黄云堆雪指漫天黄尘,遍地积雪,塞上景色。 [5]马上离愁:写王昭君别汉宫上马出塞,三

万里路途遥遥,回首望昭阳宫殿,如孤雁消失天边。昭阳宫:汉宫殿名。《三辅黄图》卷二记长安未央宫有昭阳殿。上片用杨贵妃弹琵琶事,写开元盛日

景象,而后用白居易《琵琶行》诗,已是中唐衰败之时。此三句用王昭君出塞事,其悲苦更甚于白居易诗意。唐代同汉代都有以公主出嫁事。《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载肃宗萧国公主下嫁回纥英威远可汗;宪宗永安公主也曾许嫁回鹘;而定安公主下嫁回鹘崇德可汗,都是唐朝没落时期事。〔6〕弦能语:琵琶能用乐曲表达语意。恨难说:指千古琵琶故事中含蕴的恨意难于诉说。〔7〕辽阳:在今辽宁中部。唐代的辽阳是北方征戍之地,乐府多以少妇思念征夫出戍辽阳音信断绝为题材,类似诗作甚多。如沈佺期《独不见》诗:“九月寒砧催下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叶长。”司空图《偶题三首》:“辽阳音信近来稀,纵有虚传远节归。”音尘:即音信。李白《忆秦娥》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8〕琐窗:有连锁图案的窗棂。轻拢慢拈:拢和拈都是琵琶弹奏的手法。白居易《琵琶行》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不平事。轻拢慢拈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9〕欧阳修《明妃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释名》卷七《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枇杷即琵琶。〔10〕抹:一种琵琶的弹奏技法。此处“一抹”,意同“一曲”。《梁州》,琵琶大曲曲名,又称《凉州》。《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六引《蔡宽夫诗话》:“近进乐家多为新声,其音谱转移,类以新奇相胜,故古曲多不存。顷见一教坊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损,往往犹是唐本。而弦索家守之尤严。故言《凉州》者谓之《濩索》,取其音节繁雄。”元稹《连昌宫词》:“逡巡大遍《梁州》彻,色色《龟兹》轰陆续。”彻:到底。哀彻:言悲声响彻始终。以上五句,写中唐以后少妇的闺怨。〔11〕云飞烟灭: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有“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句。〔12〕贺老:贺怀智,唐开元、天宝时善弹琵琶。元稹《连昌宫词》:“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定场:技压全场。无消息:再没有踪迹。这是说,贺老定场之后再无踪影。〔13〕沉香亭:在长安兴庆宫东。见《雍录》卷四。《杨太真外传》载,唐明皇重牡丹,移植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繁开,与妃子观赏,宣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乐》三阙,命李龟年歌之。李白诗中有“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句。以上各句所写,大体上是盛唐繁华云飞烟灭的意思,这与北宋灭亡情景极为相似,恐怕作者心

中的哀伤也在于此处。赋体往往于曲终奏雅,表明为文的讥讽之意,这首词也具有这一特征。

唐 河 传

效《花间》体

春水,千里,孤舟浪起,梦携西子^[1]。觉来
村巷夕阳斜。几家,短墙红杏花^[2]。 晚云
做造些儿雨^[3]。折花去,岸上谁家女? 太狂颠。
那边,柳绵,被风吹上天^[4]。



《花间集》,五代时后蜀赵崇祚编辑晚唐以来词作五百篇为一集,以歌词初兴,词人多西园艳曲,故命名为“花间”。而后世就将五代时期风格秣纤艳丽为体的词作称之为“花间体”。这首词是作者有意向传统婉约词学习的一篇作品,写于寓居带湖时期。词从白日的梦境写起,千里春水涨,孤舟浪头浮,而且是手携西子,极其简练地描绘出梦中离奇绝艳的境遇。接下来写春梦醒后所见:白日西斜,红杏出墙,零星小雨洒下来,折花的湖边女子,飞上天的柳絮,都被一一纳入词人的视野。与梦境相续,同样朦胧,同样亲和,是词人适应了农村生活的真实体现。全篇都用短语入词,看似杂乱,其实作者是把上下片当作整体来写,章法极严,并非随意着笔;而语言简约幽渺,词句跳跃有致,颇得花间体词的神髓。

注 释

〔1〕以西施比喻梦中所携的女子。范蠡灭吴以后，携西子游五湖而不返，是稼轩词中常用的典故之一，以梦境中乘小舟起于浪中，因联想而及西子。〔2〕短墙：矮墙。几家：短墙红杏花，色彩极艳极丽，梦醒时分的第一观感。〔3〕做造些儿雨：晚云本来无雨，却偏下了一星半点儿雨，作者因用“做造”一词，意即制造的，特意做出的。些儿：一些儿，一点儿。〔4〕杜甫《绝句漫兴九首》：“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狂颠：疯狂放浪。指柳絮漫天飘浮。

水 龙 吟

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

渡江天马南来^{〔1〕}，几人真是经纶手^{〔2〕}？长安父老^{〔3〕}，新亭风景^{〔4〕}，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陆沉，几曾回首^{〔5〕}！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6〕}，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7〕}，对桐阴满庭清昼^{〔8〕}。当年堕地^{〔9〕}，而今试看，风云奔走^{〔10〕}。绿野风烟^{〔11〕}，平泉草木^{〔12〕}，东山歌酒^{〔13〕}。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14〕}，为先生寿！

题 解

甲辰岁是淳熙十一年(1184)，作者四十五岁，寓居上饶，为韩元吉六十七岁生日而作。宋人以词祝寿非常普遍，词中大多是恭维喜庆的一些客套话，不落窠臼者少见。而这首词却就南宋当局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民族压迫问题发表评论，立意迥然高出侪辈，

是一篇不同凡响的寿词。词是从责备南宋高宗孝宗两代的当国者庸碌无能、成为误国罪人入手的。词中还认为,解决民族矛盾,创建不朽功绩,是一切爱国志士的历史责任,这既是在鞭策和鼓舞友人,也是自我的激励。词到换头之后,虽然从评论天下大事过渡到祝贺韩元吉的生日上来,但仍然指出,裴度、李德裕、谢安这些人虽然可以优游于各自的山庄别墅,但那都是在完成了辉煌大业之后。而今天正是国家前途和命运面临着危机的紧要关头,还是待重整河山完了再为先生祝寿吧。全篇虽然结合着个人祝寿的内容,却完全没有脱离天下苍生的大计,有慷慨激昂的议论,也有深沉的忧国之情,气势雄伟,辞情并茂。用典虽多,却不显堆砌。

注 释

〔1〕用晋朝南渡事比附宋室南迁。《晋书·元帝纪》:“天意人事,又符中兴之兆。太安之际,童谣曰:‘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及永嘉中,……王室沦覆,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而帝竟登大位焉。”用天马比喻宋高宗南渡,在江南立国。张孝祥《满江红·于湖怀古》词:“蹙踏扬州开帝里,渡江天马龙为匹。”〔2〕经纶手:指可以经理天下大事的人物。这两句是用问语指责从南宋建立至今,当国执政者没有几人是治理天下的能人。这差不多是否定了南宋统治集团中的所有决策人物,但这里却不便指责皇帝。

〔3〕长安父老心系官军北伐。《晋书·桓温传》:“温遂统步骑四万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至南乡,步自淅川,以征关中。……温进至霸上,(苻)健以五千人深沟自固,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霸上,地名,在长安东。

〔4〕《晋书·王导传》:“过江人士,每至暇日,辄要出新亭饮宴。周顗(yǐ)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耶?’众收泪而谢之。”新亭,在

建康江宁县南。这两句是说,使中原沦陷,不能恢复,责任在当国者,即南宋的投降派。

〔5〕夷甫:晋王衍的字。《晋书·桓温传》:“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能不任其责!’”平乘楼指楼船。王衍是西晋的宰相,当国家危机之际,只顾个人利益,亡国败家,丧失民族气节,是有罪之人。《晋书·王衍传》载:“(衍)妙善玄言,惟老庄为事。……拜尚书令、司空、司徒。衍虽居宰辅之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及石勒、王弥寇京师,以衍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距之。……举军为石勒所破。……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墙填杀之。”神州:中国之称。陆沉:陆地沉没,指亡国。

〔6〕算:作为词中领字,有“数来数去”或“遍查”的意思。平戎万里:万里之外平定戎虏,北戎,北方少数民族。真儒:唐宣宗曾称宰相裴休为“真儒者”,见《新唐书·裴休传》。宋人多以真儒称真正的儒者。《河南程氏文集》卷一《明道先生墓表》:“周公没,圣人王道不行;……学不传,千载无真儒。”

〔7〕文章山斗:用《新唐书》赞美韩愈的话赞美韩元吉。《新唐书·韩愈传》:“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8〕韩元吉著有《桐阴旧话》一书。韩元吉是北宋韩维的玄孙,韩家在京师有宅第,门前多植桐木,世称桐木韩家。这一句是说韩元吉出身名门。满庭清昼:在桐树的遮蔽下,夏日满庭凉爽。

〔9〕堕地:出生。傅玄《豫章行》:“骥堕地下走,虎生而斑。”黄庭坚《次韵邢敦夫》诗:“渥洼麒麟儿,堕地志千里。”

〔10〕风云奔走:即风云会合的意思。用风云比喻机会和遭遇,用奔走比喻为创业而奋斗。《后汉书·刘玄传》:“圣公靡闻,假我风云。”李贤注:“言圣公初无所闻,假我中兴风云之便。”同书《马武传》:“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王安石《次韵和甫咏雪》诗:“奔走风云四面来,坐看山陇玉崔嵬。”

〔11〕《新唐书·裴度传》:“时阉竖擅权,天子拥虚器,缙绅道丧,度不复有经济意,治第东都集贤里,沼石林丛,岑缭幽胜。午桥作别墅,具燠馆凉台,号绿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

〔12〕《旧

唐书·李德裕传》：“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筱，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及从官藩服，出将入相三十年，不复重游，而题寄歌诗，皆铭之于石。”《唐语林》卷七载平泉奇花异木，可以参考。〔13〕《晋书·谢安传》：“谢安寓居会稽，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中丞谢崧戏之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苍生今亦将如卿何？’”〔14〕杜甫《洗兵马》：“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

满江红

送李正之提刑入蜀

蜀道登天^[1]，一杯送绣衣行客。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2]。东北看惊诸葛表^[3]，西南更草相如檄^[4]。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5]。

儿女泪，君休滴^[6]。荆楚路，吾能识^[7]。要新诗准备^[8]，庐山山色。赤壁矶头千古浪^[9]，铜鞮陌上三更月^[10]。更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11]。

题解

李正之名大正，淳熙八年（1181）任提点坑冶铸钱公事，与作者为友。淳熙十一年冬，自知南安军（江西大余）任利州路提刑，行前访作者于上饶，赋此词送行。南宋分利州东西两路，提刑司置于东路兴元府（汉中）。提刑为提点刑狱公事的简称，利州路提刑掌两路司法刑狱及监察官吏诸事。作为一首送别词，这首《满江红》全篇抒写的只是一个离情，并没有涉及其它内容。但是，作

者笔下的惜别之意却极其真挚感人,不仅包含着作者中年之后友人日益稀少、难以承受的分别之苦,而且还包含着对友人建功立业,实现作者所未能完成的事业的期待。正由于这首词把对友人的期盼同对国事的关注联系起来,词中的惜别情谊就不是那么幽伤,而是格外昂扬向上。作者在下片列举友人征程必经的风景名胜,恰恰是作者当年宦游的地方,通过这样亲切的提醒和联想,使行人和送行者感受相通,更增强了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

注 释

- 〔1〕李白《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汉中人称东川，西南秦岭有通蜀中的栈道。
- 〔2〕《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离别，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不堪：不能忍受。
- 〔3〕看惊：惊看。东北指北方的曹魏。《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建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诸葛亮北伐所上疏即后世流传的《出师表》。
- 〔4〕相如檄即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bó）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人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 〔5〕收拾：整理、整顿意。君侯：对担任地方官的人的称呼，这是指曾任南安太守的李正之。把功名收拾付君侯，意思是把建功立业事一起付托给你。椽：屋梁。《晋书·王珣传》：“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出师表》及《喻巴蜀檄》涉及北伐及安定蜀中的国家大计，只有如椽大笔才可以应对。
- 〔6〕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 〔7〕荆楚路，吾能说：作者仕宦期间曾担任湖南湖北安抚使及京西转运判官，所以自上饶赴汉中的大部分行程，都是作者曾经经过的地方。韩愈《题临泂寺》诗：“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
- 〔8〕苏轼《和张昌言喜雨》诗：“秋来定有丰年喜，剩有新诗准备君。”
- 〔9〕赤壁矶：又名赤鼻矶，在今湖北黄冈县西北，就是苏轼误

以为周瑜破曹操的地方。苏轼曾为此地作《赤壁赋》两篇,并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开头两句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矶头千古浪指此。〔10〕铜鞮陌:在襄阳。原名白铜蹄。《隋书·音乐志》载:“初,梁武帝在雍镇,有童谣曰:‘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作者淳熙三年曾任京西转运判官,治所就在襄阳。唐雍陶《送客归襄阳旧居》诗:“惟有白铜鞮上月,水楼闲处待君归。”〔11〕杜甫《寄杨五桂州谭》诗:“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闻此宽相忆,为邦复好音。”

破 阵 子

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1],梦回吹角连营^[2]。八百里分麾下炙^[3],五十弦翻塞外声^[4]。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5],弓如霹雳弦惊^[6]。
了却君王天下事^[7],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题 解

陈同父名亮,婺州永康人,南宋著名的爱国学者,作者的好友,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乡间读书讲学,晚年才登第中状元。淳熙十年(1183)春,陈亮自家乡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说是要在秋间到上饶相访,但后来因事未能成行。在这封信的最后,陈亮提到:“又闻往往寄词与钱仲耕,岂不能以一纸见分乎?”钱仲耕即钱佃,作者淳熙八年曾寄词给他。可能是因陈亮索词,也可能是因陈亮未能践约,作者遂“以一纸见分”,写下了这首词寄陈亮,题中标明是“壮词”,用以鼓励陈亮的进取心,为“了却君王天下事”而努力。

历来都把这首词编于淳熙十五年鹅湖之会以后,但它写于淳熙十年或十一年可能性最大,是为了还陈亮的词债而与作的。全词一共十句,前九句想象自己统率千军万马,杀向塞外,在秋天的沙场上检阅军容的情景,表达为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创建不朽的功名而雄心万丈的气概,这是作者收复失地理想的概括,是生平梦境的写真,也是坚定信念的寄托。然而,最后一句却词意逆变,以“白发生”的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作者的理想、信念和热情,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理想和现实激烈冲突的悲壮情怀。

注 释

〔1〕挑灯:挑亮灯光。挑灯看剑,表现壮士思用武之心。刘斧《青琐高议》前集卷三载高炎倜傥不羁的事迹,并载其一诗,有“男儿慷慨平生事,时复挑灯把剑看”句。〔2〕梦回吹角连营:被连营角声惊醒。角,军中乐器。〔3〕八百里:壮健的牛。《世说新语·汰侈》:“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王武子语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谓骏物无有杀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一脔便去。”苏轼《约公择饮是日大风》诗:“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诗中的“八百里”即指牛。八百里分麾下炙:即麾下分牛肉炙。炙是烤熟的牛肉。麾下,部属。〔4〕五十弦:指瑟。《史记·封禅书》:“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弦。”李商隐《锦瑟》诗:“锦瑟无端五十弦。”翻:演奏。〔5〕《相马经》:“马白额入口齿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世说》:“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所乘马名的卢,骑的卢走堕襄阳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曰:‘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乃一踊三丈,遂得过。”作:名叫。〔6〕霹雳:雷声。《南史·曹景宗传》:“景宗谓所亲曰:‘吾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

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麋,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其露浆,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 [7]了却:完成,干完了。君王天下事:指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事业。

千 年 调

蔗庵小阁名卮言,作此词以嘲之

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1]。最要然然可可^[2],万事称好。滑稽坐上^[3],更对鸕夷笑^[4]。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5]。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6]。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7]。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8]。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9]。

题 解

这是借咏卮言阁讽刺官僚社会中某些士大夫无所作为、阿谀奉承习气的一首词作。蔗庵是作者的好友郑汝谐知信州时在治所的住宅,在上饶城南南屏山下,临溪近山,风景秀丽。作者和韩元吉都写有《蔗庵》诗,今存。蔗庵和卮言阁都是郑汝谐所命名。卮言出自《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据《庄子集成》卷二七所讲,寓言是他人之言,重言是父老尊者所言,而卮言则是象征卮这一类酒器的无主见、随便附和的言语,其《释文》称为“施之于言而随人从变,已无常主者也”。南宋以来,士大夫生活优厚,多不关心国事,处事圆滑、中庸无为成为他们的人生哲学。郑汝谐用卮言命名,应当是自嘲所言无补世事

的意思,而作者就借题发挥,对当时的世风人情大加讥讽,突出地表现了他的那种愤世嫉俗的性格,是一篇批判和揭露社会现实的小词。全词笔法诙谐幽默,语言辛辣尖刻,形式颇似讽刺小品类散文。郑汝谐知信州始于淳熙十二年(1185)春,此词是这一年所写。

注 释

〔1〕卮:圆形的盛酒器,盛满酒则倾倒。《庄子释文》说它“满则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作者借这一定义,说卮盛满酒时先倒,表示它对人的友好和气。〔2〕最要:最需要。“然然可可”也出自《庄子·寓言》,然即是,可即好,应诺的语句。《庄子》有“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的话。〔3〕滑(gǔ)稽:酒器。《太平御览》卷六七一引崔浩《汉记音义》:“滑稽,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若今之阳燧尊。”大概是一种转壶。〔4〕鸱夷:一种盛酒的皮袋。《艺文类聚》卷七二引扬雄《酒赋》:“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藉酤。”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犹言滑稽在坐,又朝鸱夷笑。这是再借用两种酒器,比喻圆滑处世,相互得意的样子。〔5〕甘草:中药名,味甘无毒,在各药中性平和,可以调和各药使用,有国老之名。《药性论》:“甘草,……调和使诸药有功,故号国老之名。”这三句说,不论寒症热症,都离不开甘草,对人最随和。〔6〕少年使酒:年轻时性格刚直,往往借酒使性。出口人嫌拗,说出的话让人讨厌,以为固执。这是借指作者在仕途中不愿随声附和、刚直不阿而讨人厌恶。〔7〕和合道理:指与人和善的处世原则。近日:应指作者退闲之后。〔8〕未会十分巧:未会,不能。十分巧,完全熟练。〔9〕秦吉了:类似鸚鵡,能学人言语的一种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秦吉了如鸚鵡,绀黑色,丹味黄距,目下连顶有深黄文,顶毛有缝,如人分发。能人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如儿女,吉了声则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白居易《秦吉了》诗:“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

丑奴儿近

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1]。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2]!青旗沽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3]。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4]。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5]。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6]。旧盟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7]?

题解

博山在上饶以东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境内,山形似香炉,山下有博山寺。淳熙十三年(1186)前后,作者曾多出游博山,并在博山寺辟有读书堂,来往于上饶永丰之间,写下了十馀首词作,这首词就是往来途中所写。易安居士是南宋初年女词人李清照的号。李清照的词,最擅长以清新浅俗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来抒写自己的情感。她的这种特色词被称为易安体词。作者在词的语言上,除极善于运用书卷语言,可以自如地驱使经、史、子、集语言外,也还具有成功运用口头语言的特点。而他所运用的口语,都是经过加工提炼、精心选择的,不同于市井鄙俚尘下之语。因而李清照的词体,恰恰成为作者学习借鉴的教材。这首词,就是用浅俗的语言,写博山夏日的美景,抒发他对淡泊幽雅生活的向往,对自然风光的热爱。这首词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语言的自然而朴素,清新淡雅,幽默风趣,充分体现了平淡中的美感,是将

寻常语度入音律的好作品。



- [1]骤雨一霎儿:言急雨一阵儿。价:语助词,犹如现代语的“地”。
 [2]斜阳:斜照日,不是写夕阳。怎生:怎么。 [3]只消:只须,只要。
 [4]松窗竹户:窗外有松,门前有竹的住处。万千潇洒:万种千种的,无限的风流别致,潇洒指夏日的凉爽愉悦。 [5]野鸟:山中不知名的鸟。又是一般闲暇,野鸟素不相识,所以好奇地飞来,别有一番幽闲的样子。
 [6]却怪:怪是责怪。觑:偷看。白鸥本是旧相识,反而盘旋半空,犹豫不定,不肯直飞下来。这是说白鸥有戒备之心。《列子·黄帝》载:“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了。”这个典故是说鸥鸟讨厌有机心之人。 [7]旧盟:作者归寓带湖之初,曾写有《水调歌头·盟鸥》词,表示要和鸥鹭“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新来:近来,指刚才。说话:说法,打算。这几句是说:旧盟约还在,刚才你不想飞下来,是不是变卦了,另有打算?这几句是通过反问,说作者与鸥鹭为伴的决心不变。

丑 奴 儿

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1],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2]。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
 说还休^[3]。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这首小词也是写于来往博山途中。作者东行的道上,应当有

借宿的处所,这首题壁词,不知是写在居处的屋壁上还是山石的壁上。但词中所写,却既不是沿途的风光和见闻,也不是行路中的情怀,全没有触及旅途这一主题,却回忆起少年时期的天真无瑕,对比中年之后的饱经忧患,写尽对愁的深刻感受。作者从官场退下来后,内心极度苦闷,虽然他经常出游,借山光水色打发内心的痛苦寂寞,但由于这些痛苦和忧伤,其实都与忧国忧民有关,不是简单的个人遭遇问题,所以无论怎样企图排解这种愁闷,都不会产生效果。这首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作者通过上下片相互对比,表达了他对人生的体验,而下片的突然转折,更是表现了作者欲说不能的矛盾心理,把这种旅愁衬托得更加深沉,耐人寻味。

注 释

〔1〕少年:指作者年轻时,在北方时,那时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希望,当然不知道人世的艰难。愁滋味:陈慥《无愁可解》词:“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2〕词是抒写性情的体裁,写愁怀,应当是词的主题之一,为了写新词,本没有愁的体验,却在词中强说愁。〔3〕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

清 平 乐

独宿博山王氏庵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1〕}。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前自语^{〔2〕}。平生塞北江南^{〔3〕},归来华发苍颜^{〔4〕}。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题解

王氏庵，不详。作者另有一首《江神子》词，题目是“博山道中书王氏壁”，可知王氏庵在前往博山的路上。庵本是专指圆形草庐，此处泛指小屋。这首词是写作者在一个秋夜独自投宿王氏小屋时的感受。这是一个孤立的山间斗室，上片四句集中描写某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投宿此地时环境的荒废、凄凉、残破。在这样的环境中，最容易引发过客对个人身世的悲感。而作者就是一个人惊醒在这夜半的山间，环顾周围，回忆平生，坐待天明。英雄志士的一生奋斗，都是为了祖国的万里大好河山，这种感情是何等崇高伟大！

注释

〔1〕群鼠绕床不避人，是因为饥饿；蝙蝠围绕着灯火飞舞，是奔光亮而来，两句写环境的荒凉，久无人居住。李商隐《夜半》诗有“斗鼠上堂蝙蝠出”句。〔2〕卢肇《题清远峡观音院二首》诗有“风入古松添急雨”句，雨本不急，但经风吹松树，使松叶落满的雨滴急急落下，才形成了急雨。卢诗的“添”虽是写实，却不及这里用“吹”字更具感情色彩。破纸句起过渡和引出下片抒怀作用。〔3〕作者少年在北方时，曾“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作者《美芹十论·奏进札子》）。燕山即今之北京，为金国都城。这是作者所到的“塞北”之地。作者南归之后，仕宦两浙、两湖、两江各地，最后寓居江南东路的信州，所经历之地，基本上都属于江南地区。〔4〕归来：指回到上饶寓居。华发：头发花白，苍颜：容颜苍老。华发苍颜自述现状悲苦。

鹧鸪天

博山寺作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1〕}。味

无味处求吾乐^[2]，材不材间过此生^[3]。宁
作我^[4]，岂其卿^[5]。人间走遍却归耕^[6]。一松一
竹真朋友^[7]，山花山鸟好弟兄^[8]。

题 解

博山寺，本名能仁寺，在永丰县博山下。作者和博山寺关系密切，曾为绍兴间的悟本禅师开堂作记文，又在寺中辟有专门为自己用的读书堂。所以，此词第二句应当是实写。作者在博山地区写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词，是抒发用世之情，也就是作者那永远不能熄灭的忧世爱国之情的，而这首《鹧鸪天》，却是抒发与山林为友、与花鸟为伴的出世之情的。两首不同的词出现在同一时期，正反映了作者用世弃世观念相互冲击的矛盾心理。

注 释

〔1〕不向长安路上行：不在仕途上奔走。长安路上指仕途，名利之途。唐无名氏《贺圣朝》词：“长安道上行客，依旧利深名切。”山寺厌逢迎：因一次次光临，山寺也感到厌烦。〔2〕前一个“味”，是品味，动词。后一个“味”是滋味，名词。《老子》：“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一书的无事无味，都是无所为的宗旨。作者既已归田，无所作为，自应在品味这无所作为的生活中求得心灵上的安慰和快感。这是作者自喻退闲的不得已。〔3〕材与不材：指成材与不成材。《庄子·山木》：“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舍于故人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作者以《庄子》的话自喻，昨日的我，以才华毕露而遭遇弹劾，今日的我却得以优游山林，在一个是非颠倒的黑暗世界上，只有无所事事，无

所作为才能远祸全身。这反映了遭受排挤的爱国志士的心态。〔4〕宁作我：宁愿保持自我。《世说新语·品藻》：“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桓公指桓温，殷侯指殷浩。〔5〕岂其卿：何必是别人，意思是不愿效仿他人。扬雄《扬子法言·问神》：“或曰：‘君子病没世而无名，盍势诸名卿？可几也。’曰：‘君子德名为几，梁、齐、赵、楚之君，非不富且贵也，恶乎成名？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此文中的“势”、“几”，都是亲近之意。这两句表现了作者要保持独立自我的人格，绝不趋炎附势的精神，即使遇到更大的坎坷，也不屈服，即所谓“九死犹不悔”的精神。〔6〕苏轼《江城子》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归耕。”〔7〕唐元结《丐论》：“古人乡无君子，则与云山为友；里无君子，则与松竹为友；座无君子，则与琴酒为友。”〔8〕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诗：“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共友于。”友于，兄弟。语出《尚书·君陈》。

念奴娇

和韩南涧载酒见过，雪楼观雪

兔园旧赏^{〔1〕}，怅遗踪，飞鸟千山都绝^{〔2〕}。缟带银杯江上路^{〔3〕}，惟有南枝香别^{〔4〕}。万事新奇，青山一夜，对我头先白^{〔5〕}。倚岩千树，玉龙飞上琼阙^{〔6〕}。莫惜雾鬓云鬟，试教骑鹤，去约樽前月^{〔7〕}。自与诗翁磨冻砚，看扫《幽兰》新阕^{〔8〕}。便拟明年，人间挥汗，留取层冰洁^{〔9〕}。此君何事，晚来曾为腰折^{〔10〕}？

题解

雪楼在带湖,雪楼观雪,是一个颇有诗意的题目。韩元吉于淳熙十四年(1187)夏去世,这首词应当是在这年之前写成的。友人韩元吉冬日来访,并携带美酒,与作者雪楼赏雪。诗人雅兴,真是别有一番风味。作者于是精心创作了一篇小型的《雪赋》。词的上片,多处引用了前人咏雪的诗文佳句,描绘带湖雪景的奇特秀美,传达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下片作者突发奇想,要冒雪骑鹤,邀请天上的明月前来与两位诗人共饮,并创作出最幽美的歌曲。全词正是通过对雪景的铺写和丰富的想象,写出对纯洁事物的无限向往。结句更是借雪压竹弯的景象,饶有风趣地揶揄自己折腰曾事权贵的往事,表明保持高尚志节的决心。

注释

[1]兔园:是汉梁孝王的宫苑名。《西京杂记》卷二:“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谢惠连《雪赋》:“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2]柳宗元《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3]韩愈《咏雪赠张籍》诗:“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缟带:白色腰带,指雪地上的车辙印。银杯:指雪地上的马蹄印。 [4]《白孔六帖》卷九九:“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黄庭坚《虞美人·宜州见梅作》词:“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惟有南枝香别:只有南坡上的梅花别有香气。 [5]刘禹锡《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对我头先白:比我先白头。 [6]蔡絛《西清诗话》:“华州狂子张元,天圣间坐累终身,每托兴吟咏,如《雪》诗:‘战胜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 [7]莫惜雾鬓云鬟:莫惜,不怜惜。雾鬓云鬟,指头上落满雪

花。约樽前月，指邀请月来饮酒。〔8〕扫：用毛笔挥写称“扫”。《幽兰》：琴曲名，宋玉《讽赋》：“臣尝行至，主人独有一女，置臣兰房之中，臣援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雪赋》也有“楚谣以《幽兰》偕曲”句，都是用《幽兰》曲隐括后面的《白雪》琴曲。〔9〕《招魂》有“层冰峨峨，飞雪千里”句。宋人已知保存冬季的冰块，准备暑夏降温或保鲜用。这几句是说，写出新词，留待明年夏季挥汗如雨时，展示冰雪的洁净。〔10〕此君：指竹。《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大雪把竹子都压弯了腰。晚来：近来。这是借雪中的景象，揶揄当年曾向权贵折腰的往事。

鹧 鸪 天

鹅湖寺道中

一榻清风殿影凉，涓涓流水响回廊^{〔1〕}。千章云木钩辀叫^{〔2〕}，十里溪风稊穉香^{〔3〕}。冲急雨，趁斜阳，山园细路转微茫^{〔4〕}。倦途却被行人笑：只为林泉有底忙^{〔5〕}！

题 解

鹅湖山在信州铅山县东北，山上有湖，多生莲荷，旧名荷湖山。东晋龚姓人在此养鹅，后来改称鹅湖。山下有鹅湖寺，为唐代大义智孚禅师所建，原名仁寿院。通往鹅湖寺的山路十馀里，长松参翠，枝干权奇，都是大义手种。见《铅山县志》及《舆地纪胜》等书。据宋人洪刍所作的《石井记》，“信之山富于岩岫，而啬于水泉”。带湖本是由积雨汇集而成的小湖泊，丰枯常受季节的影响。作者在寓居上饶三四年之后，在游览山水的同时，还常常

要在上饶周围寻觅一处有水泉的胜地,作为出行时的别墅。鹅湖是铅山最著名的风景点,乾道间朱熹、陆九渊兄弟及吕祖谦曾在这里集会讨论学术。这次,作者独自一人来访鹅湖寺,显然深为这里的风光所吸引,上片所写,就正是他的真实感受。而下片则写他匆匆忙忙赶路的情景,并通过别人的嘲笑,表明他为了寻找泉水认真而忙碌,却乐此不疲的执着精神,这当然是作者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的体现,但也反映了作者摆脱烦恼、要借林泉洗涤身心疲惫的精神状态。

注 释

〔1〕一榻清风:写暑季在山寺中享受清风吹拂的感受。苏轼《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诗:“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南宋人喻良能的《鹅湖寺》诗也有“五月人间正炎热,清凉一觉北窗眠”句,同样写鹅湖寺夏季凉爽宜人。流水指山上瀑布及流经鹅湖寺的小溪。《永乐大典》卷二二六七“鹅湖”条,引张嵎《自礼贤还鹅湖望山顶飞流有作》诗,有“飞流百丈垂虹冷,愧尔山中宴坐人”句,另一首《自铅山如鹅湖》诗写道:“长松十里晓冥冥,行尽松林到法城。悄悄虚廊无客语,阴阴众绿有莺声。”其中“虚廊”即指鹅湖寺的长廊。

〔2〕章:树木高大叫章。钩辀(zhōu):鸟鸣声,钩辀格磔,是鸛鸛鸣叫声。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处士林逋,居于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笔画,善为诗,如‘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颇为士大夫所称。”郭索,螃蟹行走的样子。

〔3〕稊稷(bà yà):稻名。杜牧《郡斋独酌》诗:“稊稷百顷稻,西风吹半黄。”自注:“稻名。”韦庄《稻田》诗:“绿波春浪满前陂,极目连云稊稷肥。”

〔4〕冲急雨:冲是冒雨之意。趁斜阳:趁太阳未落,是急着赶路的意思。山园:建在山间的园林。细路:小路。转微茫:是日暮看不清路的情景。

〔5〕只为林泉有底忙:意思是:只为了寻找林泉,竟然如此忙碌。有底:如此,这样。此词上片写借宿鹅湖寺,下片所写是自鹅湖寺出行,为寻找泉水,竟然贪黑冒雨,急急赶路。

鸕 鵒 天

鵒湖归,病起作

枕簟溪堂冷欲秋^[1],断云依水晚来收^[2]。
 红莲相倚浑如醉^[3],白鸟无言定自愁^[4]。
 书咄咄^[5],且休休^[6],一丘一壑也风流^[7]。不知
 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8]。

题 解

作者自鵒湖归来,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写了三首以“鵒湖归病起作”为题的《鸕鵒天》词,其它两首写病后散步田间所见和被邀作客的情景,不涉及词人的内心感受。而这首是其中之一,却寄慨遥深。词的上片写病起后在溪堂上的所见,下片写病后所感。时值盛夏,雨滴经常飘洒下来,所以常有低低的云在湖面上浮动;红莲娇艳,恰是盛夏的景物。然而首句却是“枕簟溪堂冷欲秋”,这当然是病愈者的感受,可见作者刚好经历一场大病,身体十分虚弱。多病多愁,身心俱疲,这正是一个遭遇了殷浩被废及沦落为司空图隐居命运的人的真实写照。“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用这两句寻常的口语入词,虽然它只是借指病后体衰无力,筋力衰减,但我们仍能感受到志士暮年的慨叹。《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记载刘备在刘表坐上堕泪,因为久不骑马,髀里肉生,自叹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就。这两句词,与刘备的故事堪堪相似,写出了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共同悲哀,因而能被人传诵不衰。

注 释

[1]簟(diàn):竹凉席。枕簟是夏秋乘凉的卧具。溪堂:面临溪流的屋子。冷欲秋:像秋天来了一样冷。 [2]断云:孤云,一片云。断云依水晚来收,写一片飘浮在湖面上的云,到了傍晚渐渐消散了。 [3]红莲相倚:写红色荷花密集开放,犹如醉酒的人,相互倚靠在一起。浑如:直如,全如。 [4]白鸟:指白鹭。《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鹭,水鸟也,好而洁白,故谓之白鸟。”无言:白鹭静默的样子。定自愁:推测白鸟一定是在发愁。作者游鹅湖,寻泉水,因此而得病,作者感到与白鸟疏远了,所以猜想白鸟一定是怀疑主人是否离它远去,为能否保持与主人的友谊而发愁。 [5]据《晋书·殷浩传》,殷浩为扬州刺史,都督五州军事,受命北伐,败于山桑。因素与桓温不和,遭其弹劾,废为庶人,徙于东阳信安。本传载其被废后的事迹:“浩虽被黜放,口无怨言,夷神委命,谈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但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咄咄,叹息声。书咄咄,喻指自己遭到黜放。 [6]且:姑且。休休:归田休闲。《新唐书·卓行传》:“司空图字表圣,……昭宗在华,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本居中条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隐不出。作亭观素室,……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见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聩三宜休。又少也堕,长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济时用,则又宜休。’因自号耐辱居士。其言诡激不常,以免当时祸灾云。”《旧唐书·司空图传》也引其所作《耐辱居士歌》:“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情恶,赖是长教闲处着。” [7]一丘一壑:指岩石间,丘是高处,壑是低洼处。语见《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同书《巧艺》载:“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顾长康是画家顾恺之,谢幼舆即谢鲲。一丘一壑也风流,这是赞扬被放逐在山林间的志士仁人,同样风流潇洒。 [8]刘禹锡《秋日书怀寄白宾客》诗:“輿情逢酒在,筋力上楼知。”

清 平 乐

村 居

茅檐低小^[1]，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
好^[2]，白发谁家翁媪^[3]？ 大儿锄豆溪东，中
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4]，溪头卧剥莲蓬。

题 解

这是一首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词。作者选取了上饶一家农户的生活场景，作为他所看到的农村生活的一个断面：小屋低矮，看来生活并不十分殷实富裕；但环境优美，居处有小溪，溪水不深，长满青草；溪东是一片豆地。一家五口人，老夫妻有些醉意，说的方言那么柔媚动听；大儿在田间劳作，二儿编织鸡笼，只有小儿年纪太小，任凭他四处玩耍，现在正卧在溪边，剥吃莲子。淳朴和谐的田园生活给了作者少许安慰，作者也从朴实平和的农民身上体会到人生的乐趣。词里没有一句用典，语言也是极直白的口语，但生活气息盎然，生活场景的选择和人物形象的处理也是极为传神。下片跟踪三儿的行迹，笔调轻松活泼，这种写法似乎化自汉代乐府《相逢行》中的“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但全然没有脱化的痕迹，可见作家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注 释

[1]杜甫《绝句漫兴九首》诗：“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

[2]吴音:江东一带的方音。相媚好:相互之间的话媚软好听。 [3]媪(aǒ):老婆婆。 [4]无赖:原指多诈狡狴,引伸可作顽皮,但此处用顽皮形容小儿的行为也并不确切。这里应当作“无聊”亦即“无所事事”解。

满江红

送信守郑舜举被召

湖海平生^[1],算不负苍髯如戟^[2]。闻道是君王着意,太平长策^[3]。此老自当兵十万^[4],长安正在天西北^[5]。便凤凰飞诏下天来^[6],催归急。车马路,儿童泣^[7]。风雨暗,旌旗湿^[8]。看野梅官柳,东风消息^[9]。莫向蔗庵追语笑,只今松竹无颜色^[10]。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11]。

题解

郑舜举名汝谐,处州青田县(今浙江)人,淳熙十二年守信州,十三年正月被召赴行在,除考功员外郎。这首词是郑汝谐赴临安时的送别作。宋孝宗晚年,在放弃了恢复失地的目标后,转向以自治为主要政策,使爱国志士深为失望。这首词,虽然对郑汝谐的被召抱有希望,认为他能够在保卫祖国的安全方面贡献才智,但对时局的暗淡仍表达了潜在的忧虑。蕴含在下片因送行而感伤的一片愁绪中的,不仅有作者的离愁别恨,还有作者对国事的隐忧。在抒情的同时,这首词相当突出地刻划了人物形象。词中不仅有正面的描写勾勒,从郑汝谐的相貌写到他的胸怀韬略,意

在说明他是作者信赖的可以付托大业的人物；还运用了侧面的衬托和点染。如儿童追路送行的感人场面描写、蕉庵的松竹顿失颜色的夸张比喻，都能起到很好的旁衬作用，使郑汝谐在信州父老心目中的威望和给作者的美好印象更加鲜明。

注 释

〔1〕平生湖海：一生都在江河湖海上，比喻在地方。郑汝谐在知信州之前的主要经历是在地方为官，所以称“湖海平生”。〔2〕算不负：总算没有辜负。苍髯如戟：戟是一种兵器，苍髯如戟指两颊的黑色毛发如立戟一样雄壮。《南史·褚彦回传》：“彦回幼有清誉，……尚宋文帝女南郡献公主，拜驸马都尉。……景和中，山阴公主淫恣，窥见彦回，悦之。以白帝，帝召彦回西上阁门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备见逼迫。彦回整身而立，从夕至晓，不为移志。公主谓曰：‘公须髯如戟，何无丈夫意？’彦回曰：‘回虽不敏，何敢首为乱阶？’”〔3〕闻道是：听说是。着意：留意。太平长策：这里应当指宋孝宗在淳熙中期之后所坚持的求和自治之策。张孝祥《满江红·于湖怀古》词：“边书静，烽烟息；通帛传，销锋镝。仰太平天子，坐收长策。”这首词作于乾道元年（1165）初，正是隆兴和议刚签订之时。把对敌求和说成是“长策”，显然具有讽刺意味。〔4〕此老：指郑汝谐。郑汝谐是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应当年长于作者。自当兵十万：可顶十万兵。陆游《南唐书·宋齐丘传》：“世言江南精兵十万，而长江天堑，可当十万，国老宋齐丘机变如神，可当十万。周世宗欲取江南，故齐丘以反间死。”这是作者称赞郑汝谐胸有韬略。《青田县志》称郑汝谐“出入五经，权衡诸史，辛稼轩见之，曰‘老子胸中兵百万’”，应当是据此词而写。〔5〕这一句是提醒郑汝谐，虽然保卫祖国的安全是重要的，但也不要忘了西北的长安还未收复。〔6〕凤凰飞诏：《初学记》卷三〇引陆翊《邺中记》：“石季龙与皇后在观上为诏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数百丈绋绳，辘轳回转，凤凰飞下，谓之凤诏。凤以木作之，五色漆画。”〔7〕车马路，儿童泣：是写送别路上，儿童也在哭泣，可见郑汝谐在父老心中所受到的爱戴。《后汉书·郭汲传》载郭

汲行郡到河西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这里的用意与之相同。〔8〕风雨暗：用风雨天暗烘托离别场面悲伤感人。旌旗：是太守的随从仪仗。杜甫《对雨》诗：“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9〕野梅官柳：出杜甫《西郊》诗：“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指官道上栽种的柳树和野生的梅树。东风消息：消息即信息。这两句是说从梅柳上就能看到春风的信息，即春天就要来到了。〔10〕蔗庵是郑汝谐在信州州治的官署中命名的一处住宅。郑汝谐在任日，作者经常去拜访他，二人言谈特别投缘。如今人去庵空，所以说是不要再向蔗庵追忆过去的笑语，那里的松竹都失去了往日的颜色。《史记·匈奴列传》注引《西河故事》：“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愍惜乃如此。”这里借喻对郑汝谐离去的惋惜。〔11〕杯中物：酒。陶潜《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洞仙歌

访泉于奇师村，得周氏泉，为赋

飞流万壑，共千岩争秀^{〔1〕}。辜负平生弄泉手^{〔2〕}。叹轻衫短帽，几许红尘^{〔3〕}？还自喜，濯发沧浪依旧^{〔4〕}。人生行乐耳^{〔5〕}，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6〕}！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7〕}。且归去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定重来否^{〔8〕}？

题解

这首词大约是淳熙十三年(1186)写的，是作者多次出游寻访泉水的直接结果。奇师，又称奇狮，地名。作者后来根据《荀子》

的记载,考明此地就是古时的弋阳期思县,于是改称期思。今为铅山县稼轩乡期思村。周氏泉,作者后来改名为瓢泉,是由瓜山的瀑布汇成的两个瓢形小泉,遗址今日尚存,在铅山通往福建崇安的公路一侧。作者经历了辛苦的跋涉,终于寻访到周氏泉,他高兴极了,就以兴奋轻松的笔调写下了这一首明志的歌词。作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弄泉手”,久在尘世沾染了不少的尘土,有了泉水,就可以用它洗涤身上的污浊了。他还表示,要在此地过简朴的生活,向陶渊明学习,作一个不求虚名的五柳先生。

注 释

[1]《世说新语·言语》:“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2]弄泉手:玩泉爱泉的人。苏轼《别雪泉》诗:“还将弄泉手,遮日向西秦。”辜负平生弄泉手,倒置句,是说此前竟然不知这里有平生所遇到的最奇特的泉水,实在是对不起自己。 [3]短帽就是矮小的帽子。青衫短帽是闲居人士的简朴服饰,是作者在带湖期间的普通衣着。作者在庆元六年追悼好友朱熹所作的《感皇恩》词中,也用“一壑一丘,轻衫短帽”描绘自己的形象。青衫短帽之前加一“叹”字,意思是:可惜这简朴的衣着,本是闲居的服饰,却也沾惹了尘世的许多尘土。 [4]沧浪:水名,就是汉水。《楚辞·渔父》记江潭渔父闻屈原宁赴湘流,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蒙世俗的尘埃后,“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5]人生行乐耳:用杨恽语。《汉书·杨恽传》记杨恽失爵家居,在答孙会宗书中引六句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原诗是讽刺当时朝政不治,自己被迫闲居,以行乐为人生信条。 [6]《世说新语·任诞》:“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张季鹰就是张翰。江东步兵,意即江东的阮籍。阮籍是晋人,曾为步

兵校尉。何似：不如。〔7〕陶潜《饮酒二十首》诗有“结庐在人境”句，又有《五柳先生传》，言：“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8〕定重来否：还能重来吗？定字，作“能”解。

八声甘州

夜读《李广传》，不能寐，因念晁楚老、杨民瞻约同居山间，戏用李广事，赋以寄之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1〕}。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2〕}。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3〕}。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4〕}？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5〕}？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6〕}。

题解

作者夜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感触多多，不能成眠，想到晁楚老和杨民瞻都曾和自己约定，要同住山间，于是就戏用李广家居事写下这篇词相寄。晁楚老和杨民瞻的名都不详，但他们都是居住在上饶的士人，杨民瞻曾作为作者的门生跟随作者很久。这首词作于淳熙十三年十四年间，作者寓居上饶已有四五年了。李广生当汉代对匈奴用兵的战争时期，自结发起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但生平遭遇坎坷，始终不得封侯，还屡次被迫闲居。他的经历和遭遇同作者很相似，所以作者在这首词中选取了李广家居蓝田和射虎等事隐括成篇，抒发他对李广遭遇的不平，实际上也是抒

发对他自己的遭遇的不平。下片隐括杜甫的《曲江》诗,从李广的经历引向自己的经历,表现英雄失意的悲哀,自然而然地提出了“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这样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作者的这个提问,正是对那些摧残人材、自毁长城的封建统治者的强有力的控诉和抗议。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作者却无法予以解释回答。所以行文至此,并不作答,而是故意摆脱,用一句窗外风雨微寒无关主旨的话岔开。全词由于涉及的话题极为压抑沉重,而且渐次加重,到了不能负荷的程度,突然解负就轻,留下读者回味的空间,是一种很高明的写法。

注 释

〔1〕《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战。……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此词开头五句,即隐括这段事实。霸陵,在今陕西西安东,尉即县尉,主捕盗贼。桃李,指李广。《史记》在此传的赞语中写道:“太史公曰:余睹李将军,俊俊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桃李不会说话,但来到树下的人多了,踩成了小路。〔2〕这两句用《李将军列传》自闲居出任右北平太守的事:“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3〕落魄封侯事:指李广虽屡与匈奴战,却始终未得封侯,最后因行军延误而被迫自杀。《李将军列传》:“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

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耶？且固命也？”岁晚田园：晚年住在田庄中。李广晚年是因对匈奴作战失道自杀，不是家居而死，叙事有误。但杜甫诗已有“终残年”的诗句，诗人笔下，为了抒情，不妨移换情节，以照顾诗意，这也不足为怪。〔4〕杜甫《曲江三章》诗：“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谁向：谁有。杜曲：地名，在长安南。南山：即终南山，在陕西蓝田县。以“谁向”领句，此后各句的意思是，谁能拥有杜曲的桑麻田，才能短衣匹马，随李广移住南山，陪着英雄谈笑，慷慨激昂，以过晚年。〔5〕汉开边功名万里：汉武帝时期，正是开拓边疆，英雄于万里外创建功名之时。甚：为什么。健者：指英雄人物。《后汉书·袁绍传》：“天下健者，岂惟董公？”闲：指闲置不用。这一句是问，当汉代开边之日，像李广那样的健者，为什么也曾被闲置不用？《李广列传》中，汉武帝曾对人说，李广数奇，恐不能立功，所以不用，是史传已经作了回答。但作者此问，并不是专门为李广抱不平，其中的英雄自许，自伤沉沦埋没等因素，是兴问的主旨。作者写此词在宋孝宗在位期间，正是统治阶层宣称不忘中原，要恢复失地，而又急需人材的时期，然而，作者却被迫在带湖长久地闲居，不被任用，所以才要大声疾呼，问一个为什么。〔6〕作者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无法回答，所以转去写纱窗外的斜风细雨所带给人的一阵阵寒意。这种写法，是在篇末摆脱主题，王顾左右而言他，寄情于诗篇的中心之外，原是一种很好的结束方式。本篇就是以用屋外的风雨转移作者借历史抒发感慨的寓意，同时起到侧面渲染气氛的作用。

浪 淘 沙

山寺夜半闻钟

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1〕}。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
梦入少

年丛^[2]，歌舞匆匆。老僧夜半误鸣钟^[3]。惊起
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

解 释

这是作者旅行借宿山中某个寺院，于夜半听到钟声有感而作。具体时间虽不能确切得知，但也必然在淳熙十五年(1187)之前，因为，这是作者为寻找泉水而漫游上饶及其周边铅山、玉山、永丰等地最集中的时期，也是作者筋力健壮的中年(五十岁之前)。词的上片是夜半闻钟所引发的感慨，是对身世状况的惊觉之语：一个以古来少有的几个英雄自比的人，竟然把平生事业置于痛饮潦倒之中，而不管哪里是汉殿，哪里是秦宫，让人们不由得不去询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作者的身世之痛，我们当然可以理解，那是南宋统治者实行的对外屈服对内镇压政策决定的，因实行了这种政策，才决不允许任何有志于恢复事业的英雄志士得到施展的机遇，这不但是作者的悲剧，而且是时代的悲剧。对于这一现状，作者当然无法反抗，因此，也就不能在词中作出回答。所以，下片开始两句，作者回头去追述惊醒之前的梦中欢乐情景：少年时期不知忧患的歌舞生涯。但这个能令人摆脱烦恼的梦毕竟被山寺中的老僧半夜钟声打破了，眼前不再有歌舞，不再有汉殿秦宫，只有西窗下卷地的西风呼啸。这首词显示了作者控制情感的发泄、驾驭篇章的本领。在一篇仅有五十馀字的小令中，能以简练而象征性极强的语言，概括了悲壮沉重的主题，震撼读者的心灵，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

注 释

[1]唐刘叉《答孟东野》诗：“万事付酒杯，从人笑痴狂。”白居易《风雨晚

归》诗：“忽忽百年行欲半，茫茫万事坐成空。”又《自咏》诗：“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2〕少年丛：犹言少年人群中。白居易《赠梦得》诗：“放醉卧为春日伴，趁欢行入少年丛。”〔3〕《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三引《王直方诗话》记载：“欧公言唐人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说者云：‘句则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钟时！余观于鹄《送宫人入道》诗云：‘定知别后宫中伴，遥听缑山半夜钟。’而白乐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岂唐人多用此语也？倘非递相沿袭，恐必有说耳。”所谓晨钟暮鼓，乃是僧徒的正常生活规律，因此这里称老僧“误鸣钟”。

水 龙 吟

题瓢泉

稼轩何必长贫，放泉檐外琼珠泻^{〔1〕}？乐天知命^{〔2〕}，古来谁会，行藏用舍^{〔3〕}？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4〕}。料当年曾问：“饭蔬饮水^{〔5〕}，何为是，栖栖者^{〔6〕}？”且对浮云山上，莫匆匆去流山下^{〔7〕}。苍颜照影，故应零落，轻裘肥马^{〔8〕}。绕齿冰霜，满怀芳乳^{〔9〕}，先生饮罢。笑挂瓢风树，一鸣渠碎，问何如哑^{〔10〕}？

题 解

瓢泉在铅山县东二十五里的期思渡旁，形状似葫芦，由两个小泉组成。水源出自山上瀑布，泉水流向山下。《论语·雍也》记孔子称赞其弟子颜回之贤，有“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句。作者把他寻访得到的周氏泉改名为瓢泉，除象形外，表达的是作者要效仿颜回，在山间过贫穷的生活而不

改其乐的气节。这首词就是围绕这一主题作文章，上片表彰颜回的精神，实际上是作者言志，即以颜回为榜样，宁可忍受贫困，也不受富贵的诱惑。下片再以瓢泉在山和出山为比喻，以许由挂瓢的故事照应主题，明确表示要与瓢泉为伴同住山间，摆脱名的束缚。作者在思想上受儒家“行藏用舍”传统观念很深的影响，所以这首词也多用经典上的辞句。作者随手引用《易》和《论语》各篇的章句，按自己的意思串连起来，赋予新的含义，使其议论文雅而含蓄，绝无剑拔弩张之势，表现出“以文为词”或“议论为词”的特点。

注 释

〔1〕放泉檐外琼珠泻：让房檐外泉水的飞珠如同珍珠一样白白地流淌掉了。稼轩何必长贫，浪费了琼珠，不能用它改变自己的贫困状况。这是一句玩笑语，表现了作者贫贱不移其志的气节和幽默。〔2〕《易·系辞》：“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乐天知命：意即懂得顺应天道、性命自然的道理，所以快乐而不忧愁。〔3〕谁会：何人能做到。行藏用舍：能行其道则为世所用，不能行其道就藏身不用。《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颜渊就是颜回。〔4〕《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一簞(dàn)食：簞，盛饭的竹器。一瓢饮，一瓢清水。〔5〕饭蔬饮水：吃有蔬菜的饭，喝清水。《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6〕何为是：如何是。栖栖者：惶惶不安的样子。《论语·宪问》：“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微生亩是孔子时的隐者，丘，孔子名。微生亩的话，意思是：你为什么惶惶不安，东南西北地奔走，难道不是谄媚谁吗？孔子回答说，不是谄媚，是疾世恶俗，有志改变它。作者这两句把《论语》的两处原文联系起来，反驳说：能饭蔬饮水，如何是惶惶不安，向谁谄

媚？〔7〕杜甫《佳人》诗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句，这两句袭用其意，要泉水和山上浮云相伴，不要匆匆忙忙流到山下。〔8〕苍颜：指容颜苍老，作者自指。零落：冷落。和作者这样住山的人相近（到泉水上照见苍颜），必然冷落了穿着裘衣骑着肥马的富贵子弟。《论语·雍也》：“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9〕两句写饮泉的感受。冰霜写泉水冰凉，芳乳写泉水香甜。苏轼《寄高令》诗：“诗成锦绣开胸臆，论极冰霜绕齿牙。”〔10〕《高士传》：“许由手捧水饮，人遗一瓢，饮迄，挂木上，风吹有声，由以为烦，去之。”风树：被风吹过的树。一鸣渠碎：指别人送给许由的瓢，因挂在树上风吹有声，就因这一次鸣叫，便被扔在地上而破碎。渠：代词，其。问何如哑，问何故再也不能发声。许由是一高士，厌恶世上的名利，不愿受别人的恩惠，为名声所牵累，所以有挂瓢及抛弃它的举动。

鹧 鸪 天

代人赋

陌上柔桑破嫩芽^{〔1〕}，东邻蚕种已生些^{〔2〕}。
 平冈细草鸣黄犊^{〔3〕}，斜日寒林点暮鸦^{〔4〕}。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5〕}。城中桃李
 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6〕}。

题 解

这首《鹧鸪天》词题是“代人赋”，表明集会时某人不善诗词，请作者代作。若按所赋的内容，则本篇所写，应当是“春日即事”或“乡间所见”，为作者寓居带湖期间的作品。宋代文人所写的农村词，能以清新朴素的笔调，描绘农民的生活情景，抒写热爱农村的真诚感情，当首推稼轩词。随着退闲时间的推移，作者对农村

的观察体验和对农村生活的热爱也在逐步加深,作者已经习惯了乡居生活的恬淡,渐渐把自己融入到淳朴的农民人群之中,同时更加感到城市生活特别是官场生涯的纷扰和嚣乱。这首词通过在田间小路上漫步时所见,向读者展现了一幅斑斓多彩的山村长卷,词中所描绘景物无不活力盎然,生机勃勃,可以怡养性情,消释尘念。对比城中养在花园中的桃李,虽然艳丽,却忧风愁雨,不能永年,可知春天的美好不在彼而在此,只有野生的荠菜花不怕风雨,能够久驻春光。作者其实是借山行所见,抒写自己的爱憎和取舍。

注 释

〔1〕陌上柔桑:小路旁柔弱的桑树。古乐府有《陌上桑》歌。破嫩芽:长出嫩叶,原意是嫩芽绽开。〔2〕蚕种:幼蚕,刚生出的蚕。生些:生了一些儿。些表示不多。〔3〕平冈:较平坦的山梁。细草鸣黄犊,黄犊在长满嫩草的山梁上鸣叫。〔4〕斜日寒林:傍晚略感寒意的树林。点暮鸦:飞落了若干归巢的乌鸦。〔5〕山远近,路横斜:远处近处都有山,小路纵横交叉。青旗沽酒有人家,有一家卖酒的小店,挂着青色的酒招。白居易《杭州春望》诗:“红袖织绡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6〕城中桃李:长在城市中的桃李。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愁风雨:怕雨打风吹。薛能《牡丹四首》:“逐日愁风雨,和星祝夜天。”春在溪头荠菜花,春天在田野溪边茁壮的荠菜花上停留更久。

蝶 恋 花

戊申元日立春,席间作

谁向椒盘簪采胜^{〔1〕}? 整整韶华,争上春风

鬓^[2]。往日不堪重记省^[3]，为花长把新春恨^[4]。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5]。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6]。

题解

作者在闲居期间，仍然十分关心时局。从淳熙十四年(1187)二月到十五年五月，当国的两位宰相王淮和周必大都曾是与作者相识的同事，虽然他们都了解作者的才学，但这两人却都是守旧庸碌的官僚，所以当王淮提议，让作者担任一路的帅臣时，即遭到周必大的反对，结果是后退一步，大概是在淳熙十五年上半年的某月授予作者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祠官给一半的俸禄)，算是在作者退闲七年之后的一点可怜的安慰。然而作者自南归以来，已经为南宋政府工作了二十年，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宋廷的刻薄寡恩。这首词写于淳熙十五年(戊申)的元日，恰逢这年的立春也在同一日，作者因在过年的贺筵上写下这首词，借春花作比喻，感叹春花的迟开而又过早飘零，所以写下了“往日不堪重记省，为花长把新春恨”以及“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等词句，以寄托感慨。全词破除上下片界限，浑然连成一体。写恨新春，惜新花，忆往事，忧近事；用比兴寄意，借自然现象，写人事难料。变化有致，意味悠长。

注释

[1]椒盘：放置椒粒的托盘。罗愿《尔雅翼》卷一一：“荆楚之俗，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赞贺，进椒酒。……后世率以正月一日以盘进椒，饮酒则撮置酒中，号椒盘焉。”采胜：妇女头饰。《艺文类聚》卷四引贾充《典戒》：“人日造华胜相遗，像瑞图金胜之形，又像西王母戴胜也。”《文昌杂录》

卷三：“唐制，立春日赐三省官采胜有差。”《东京梦华录》卷六《立春》：“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百姓或士大夫家也于立春日剪罗为幡胜，插戴头上。立春和元日既在一日，所以这一天既饮椒酒又簪戴采胜，而椒盘中便堆着采胜。谁向：谁从，向是方位词。〔2〕整整：整齐，端正，整数。整整韶华：这里指接近整数的年龄。争上春风鬓：从花白的鬓发上可以看出年龄。这两句语意双关，既是说端正的旗幡插在鬓发上，也是说接近整数的年华已经上了双鬓。淳熙十五年，作者四十九岁，接近五十岁，所以称为“整整韶华”。〔3〕往日不堪重记省：是旧事不堪回首的意思。记省：回忆，追想。张先《天仙子·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词：“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段成己《满江红》词：“往事不堪重记省，旧愁未断新愁又。”〔4〕每一个春天都因为花事忌恨新春。这是写旧日恨春的情怀。〔5〕借问：存问，问候，指问候花期。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恨花开晚，又匆匆飘零。〔6〕消息：指开花的信息。凭准：可靠。

沁园春

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予以病挂冠，因赋此

老子平生^{〔1〕}，笑尽人间，儿女怨恩^{〔2〕}。况白头能几，定应独往^{〔3〕}；青云得意，见说长存^{〔4〕}。抖擞衣冠^{〔5〕}，怜渠无恙^{〔6〕}，合挂当年神武门^{〔7〕}。都如梦，算能争几许，鸡晓钟昏^{〔8〕}？此心无有亲冤^{〔9〕}，况抱瓮年来自灌园^{〔10〕}。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11〕}；殷勤对佛，欲问前因^{〔12〕}。却怕青山，也妨贤路^{〔13〕}，休斗尊前见在身^{〔14〕}。山中友，试高吟楚些，重与招魂^{〔15〕}。

题解

宋代的邸报相当于今日的新闻公报,由门下后省的进奏院负责把朝廷命令、官吏任免等重要事项编排发送四方,称为邸报。南宋以后,邸报与小报并行,小报所载,大都是邸报未登载之事,或未实行之事,甚至有虚报或捏造之事。作者于淳熙八年罢官之后,闲居已经七年,到了淳熙十五年(1187,戊申年)忽有邸报登载作者“因病挂冠”(挂冠即去官)之说,显然又是捏造,应当是小报所为。作者退闲多年以后,对围绕自己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早已一笑而已,不再挂怀,但这次邸报的消息,毕竟让作者深感命运的不公、负荷的沉重,所以不愿再缄默,写下了这首公开作答的词。这首词虽然标明为戊申岁,却没有写清具体时日,它应当是在这年五月以前宋廷尚未公布作者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之时,正因为朝廷对作者的使用问题发生矛盾,所以才有专门刺探情报的人捕风捉影,编造事端。这首词用了几处佛教的词语,如亲冤、前因等,所表明并不是作者真的看破尘缘,向往空门的境界,而是在极度苦闷中彷徨,摆脱烦恼,寻求淡泊的人生观的体现,是入世与出世纠缠不休下的思考,是志士凄凉的自诉。

注释

[1]老子:老夫,老先生,作者的自称。 [2]笑尽:嘲笑遍。儿女恩怨:小孩子的恩恩怨怨。这是说人间的许多恩怨,如同小孩子的纠纷,不值一提。韩愈《听颖师弹琴》诗:“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这里所指,是如何对待当年被弹劾的事件,作者在此故意轻描淡写。 [3]白头能几:白头言人老,能几,言余生能有几何。定应独往,这一句是自料余生无多,必定要独自归去。白居易一生不急于进取,往往以退为进,所以在突遇祸变时能保存自己。当唐文宗宰相李训等谋诛宦官不成,反而激起甘露之变时,白居

易作《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诗,其中前四句是:“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题下自注:“是日独游香山寺。”作者这两句借用白诗,是说自己既然早退,自然应当终老青山。

[4]青云:指仕途飞黄腾达,《史记·范睢蔡泽列传》:“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青云得意,是说为做了高官而得意洋洋。见说长存:见说,听说,长存指富贵长久。这是说,做官的人都以为可以永远得意,富贵长存。

[5]抖擞衣冠:衣冠指做官的人的衣帽,脱掉衣冠时要抖落灰尘。 [6]怜渠无恙:渠字是助词,怜渠是怜惜的意思。这里的无恙作无病的本义解。怜渠无恙就是珍惜无病。

[7]合:应当。《南史·陶弘景传》:“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善琴棋,工草隶。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阅为务。……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虎门,上表辞禄,诏许之。”《南史》撰者李延寿为唐人,避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名讳,改神虎门为神武门。神武门在建康。这三句意思是:如果要早退,应当在没病时主动地挂冠神武门,何必等待别人的弹劾?

[8]算:有计算的意思。能争:能够争回。几许:多少。鸡晓钟昏:鸡鸣报晓,敲钟报昏,指每一天。这三句的意思是,被弹劾的往事如梦一样早已消失,邸报说我今日才因病挂冠,计算下来,能够替我争回多少做官的日子呢?

[9]亲冤语出《五灯会元》卷一《六祖慧能大鉴禅师》,六祖慧能灭后,首级被盗,地方捕得贼人,六祖上足令韬答复说:“若以国法论,理须诛灭。但以佛教慈悲,冤亲平等,况彼欲求供养,罪可恕矣。”无有亲冤,是说已经宽恕仇冤。

[10]年来:近年。抱瓮:亲自从事生产劳动。《庄子·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抱瓮而出灌,搢搢(kū kū,用力)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这是说这些年亲自从事一些种菜灌园的劳动。

[11]凄凉顾影:指心境凄凉地回忆身世。苏轼《永遇乐·寄孙巨源》词:“凄然顾影,共伊到明无寐。”频悲往事:为往事而频频悲伤。

[12]殷勤:也是频频的意思,不作热情讲,指多次向佛求问前因后果。

[13]却怕青山,也妨贤路:就怕身在青山之中,也妨碍了贤者的晋身之路。这是反说,指当世追求富贵名利的所谓贤者,为了晋身,连身在青山的作者也不放过。 [14]休斗:不敢比较。尊前见在身:指身体尚还健康的作

者。这是说不敢以自身去比贤者。牛僧孺《席上赠刘梦得》诗：“粉署为郎四十春，今来名辈更无人。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尊前见在身。”牛诗是说不敢比在官场中做官的大小，只比身体的健康。作者借世人对自己出处的议论，说自己退到了山中，连健康的身体也不敢与世上的贤者相比，怕的是被贤者说成阻碍了他们的进身之路。见在身：现尚无恙之身。〔15〕楚些：《招魂》句尾押“些”（suò）字韵。这两句说，山中的朋友，不妨高声吟诵《招魂》，为我再招一次魂吧。这是指过去自己曾被罢过官，这次邸报又将自己罢了一次，所以山中友人不妨再一次相邀，约我同住山间。

贺新郎

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1〕}，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2〕}，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3〕}，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4〕}，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5〕}，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6〕}。又五日，同父书来索词，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7〕}。

把酒长亭说^{〔8〕}。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9〕}。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残雪^{〔10〕}。要破帽多添白发^{〔11〕}。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12〕}。两三雁，也萧瑟^{〔13〕}。佳人重约还轻别^{〔14〕}。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15〕}，此地行人销骨^{〔16〕}。问谁使君来愁绝^{〔17〕}？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18〕}。长夜笛，莫吹裂^{〔19〕}！

淳熙十五年(1187)冬,陈亮自婺州来访作者于上饶。作者留陈亮十日,与之同游鹅湖,并前往紫溪,约会朱熹。不料朱熹未来,陈亮飘然东归。别后第二天,作者恋恋不舍,要把陈亮追回,行至鹭鸶林时,因雪深泥滑不能前行,废然而返。夜半投宿,闻邻笛悲切,于是写了这首怀念陈亮的词,表达深衷。陈亮是一个才气横溢而一生志在恢复的爱国志士,曾以布衣身份六次上书,皆主恢复。他与作者的友谊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之上,因此这次上饶鹅湖之会,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词前的小序情文并茂,交代了作词的原委。上片从举酒长亭话别说起,除了“看渊明”两句是赞扬陈亮虽是布衣却有天下志以外,其余各句都是借送行时所见景物,暗喻对国势时局看法:批判统治阶层的弃地辱国行为,态度冷峻严肃,对抗战派的孤立处境深感不安。下片表达对友人的留恋之情,通过轻别、追路等事节的追述,以及“水深冰合”、“行人销骨”的描写,足见挽留陈亮情意的真切和艰难,又由挽留不遂而生怨,于是有“铸就而今相思错”的怨艾之言。可见这次相会二人感情的融洽。结语转盼长夜笛声不要停歇,陪衬他未能挽留陈亮的痛悔之情,也恰到好处。总之,这首词写山河残破、壮志难酬、同道凋零之痛,气势苍凉,词情沉郁,笔力雄劲,堪称词中的千古绝唱。

注 释

- [1] 东阳是婺州的郡名,陈亮是婺州永康人(今浙江)。过:过从,问候。
 [2] 朱晦庵:即朱熹,字元晦,晦庵是号,徽州婺源(今江西)人,后寓居崇安武夷山(今福建),授徒讲学,为南宋理学的宗师,《宋史》有传。紫溪镇:在铅山县南四十里,为建阳、上饶的必经通道,陈亮行前约会朱熹处。
 [3] 鹭鸶林:在方村东,宋代驿道毛村铺附近。宋人史弥宁有《鹭鸶林》诗,前两句为

“驿路逢梅香满襟，携家又过鹭鸶林”。〔4〕方村：在今上饶茶亭乡，鹭鸶林的西南，位于铅山通往毛村的古道上，北为泸溪，词中所写的“水深冰合”指此溪。〔5〕吴氏泉湖和四望楼，在瓢泉至方村的古道上，今属铅山县稼轩乡马鞍山村，旧名泉湖村，今此村仍以吴姓为大姓。四望楼今已不存。〔6〕《乳燕飞》即《贺新郎》的别名，因苏轼词《贺新郎·夏景》有“乳燕飞华屋”句而得名。〔7〕心所同然者如此，意思是两人的想法竟然如此相同。可发千里一笑，陈亮永康距上饶不到五百里，千里是虚数，言可为千里之外的陈亮发出会心一笑。〔8〕把酒长亭说：这是追记送别陈亮情景。陈亮归永康走瓢泉通往上饶的驿道，驿道设有长亭短亭（古时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供行人休憩。说：评说。〔9〕徐庶称诸葛亮为卧龙。这两句是说，陶渊明的风度气概，都极像隐居隆中的诸葛亮。诸葛亮虽然隐居，但心中关心着天下大事。陈亮平生钦仰这两个人，所以取名为亮，字同父，都与陶渊明另名元亮及诸葛的名有关。因此，这两句实际是赞扬陈亮身为布衣，却有天下之志。〔10〕以下写送别当时所见。“何处”两句，写不知从什么地方的林间飞来一鹊，踢踏松枝上的积雪。这是先写冬日的萧瑟。〔11〕要破帽多添华发：雪落在帽子上，就像破帽露出的花白头发。这使人联想到二人命运的坎坷。〔12〕剩水残山：指青山河水都被冰雪覆盖，而未被大雪覆盖的山水所余无几，成了剩水残山。僧惠洪《冷斋夜话》卷三《诗说烟波缥缈处》：“尝暮寒归，见白鸟，作诗曰：‘剩水残山惨淡间，白鸥无事钓舟闲。’”无态度：指失去了往日的姿容风度。剩水残山暗喻山河分裂残破，只余半壁。被疏梅料理成风月：料理，整理。风月，风景。这一句是说，剩水残山已不成模样，却被稀疏的几枝梅花点缀，勉强整合成一种风景。借讥南宋国土沦丧，却强自支撑，装点门面，没有丝毫的危急意识。〔13〕寒江上，只有两三只鸿雁飞过，愈发显得萧索悲凉。两三雁：比喻抗战派人士的处境孤立凄凉。〔14〕佳人：指陈亮。重约：雅重承诺，指既实践了与作者的会面，又坚守同朱熹的约会。轻别：指很快作别，即序中“飘然东归”之意。〔15〕车轮生四角：是因路途中断，车辆无法行进的幽雅说法，车轮能生角，见前引《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词注释。〔16〕销骨：指极度伤心，与毁颜、断肠同义。沈佺期《答魑魅代书寄家人》诗：“剑外悬销骨，荆南

预断肠。”元稹《别李十一五绝》诗：“闻君欲去潜销骨，一夜暗添新白发。”

[17]试问是谁让你来此，使我今日伤心欲绝？这句词隐含“既有今日伤别，何必当初相会”的意思。 [18]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句面意思是：铸成今日相思的大错，想当初也是用尽了所有的原料铁。铸错典故出《北梦琐言》卷一四或《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末，天雄节度使罗绍威欲借朱全忠兵除去魏博将田承嗣，而朱全忠得胜后留魏半年，使罗绍威积蓄一空，势力大弱。罗绍威后悔而有“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语。错：铁范，一说为钱币。陈亮原拟淳熙十年过访作者，此后因事一拖再拖，直到五年之后才实践诺言，显然是费尽人间铁，才铸成今日之错。是用铸错比喻相思之苦。 [19]长夜笛：指序中所说的“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晋向秀经过旧友嵇康所居，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感音而叹，为作《思旧赋》。《太平广记》卷二〇四记载孤独生吹笛，声发人云，到人破，竹笛败裂，不能终曲。莫吹裂，希望把一支曲子吹奏完毕，以舒解忧思。

贺 新 郎

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1]，孟公瓜葛^[2]。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3]。笑富贵千钧如发^[4]。硬语盘空谁来听^[5]？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6]。事无两样人心别^[7]。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8]？汗血盐车无人顾^[9]，千里空收骏骨^[10]。正目断关河路绝^[11]。我最怜君中宵^[12]，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13]！

题解

陈亮读到作者《贺新郎》(把酒长亭说)以后,写了一首和章,全词是:“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馀几,后死无仇可雪。犹未燥当时生发。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胡妇弄,汉宫瑟。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龙共虎,应声裂。”用简洁的语言直截了当地阐明抗金大计,表达不能忍受祖国遭到分裂的信念。作者看到陈亮的和作,马上写了这篇答词,时间还在淳熙十五年的岁末。这首词再次用追述的语言抒写两人的友谊,并认为,两人所以气味相投,瓜葛相连,是有共同的认识基础的。这基础就是对富贵权势的蔑视。陈亮虽然是布衣,却有拒绝当国者以官职相诱惑的勇气;而作者被废黜六七年,其间也绝不低耳俯首、谄媚权贵以求复职起用。在坚持高尚气节方面,两人虽曲高和寡却九死不悔。上片是在记事中有所抒怀,下片则以议论和抒情为主。作者认为,置神州离合于不顾和人才备受压抑,是南宋投降派的两大罪行,也是造成祖国分裂的根本原因。作者虽然痛感前途艰险,却仍然表达了“试手补天裂”的态度,在悲愤的氛围中展示奋发有为的豪情。慷慨悲歌,可以说是超过了前一首。

注释

[1]似而今:如今日。臭味:气味。《左传·襄公八年》:“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注:臭味,“言同类也”。元龙:陈元龙,见《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词注释。陈元龙比陈亮。这一句是比喻陈亮像当世的陈元龙,在关心天下兴亡上与自己志同道合。[2]孟公:指陈遵。《汉书·游侠传》:“陈

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遵嗜酒，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瓜葛指交游好友。开头三句的意思是：年龄老大，不堪提起，只有结交了陈亮这样的朋友，最值得称道。〔3〕两句说陈亮痛饮高歌，豪气干云，惊得楼上的积雪飞舞起来。〔4〕笑富贵千钧如发：共同嘲笑在别人眼中如同千钧重的富贵，在我们却如一根头发相似。一钧等于三十斤。韩愈《与孟尚书书》：“其危如一发引千钧。”清人全祖望在《陈同父论》中曾说“同父当上书时，敝屣一官，且有逾垣以拒曾觌之勇”，即表明了陈亮对待富贵权势的态度。〔5〕硬语：指坚定有力的话语。盘空：在空中盘旋缭绕。韩愈《荐士》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奰(ào)。”谁来听：有谁来听。下文用“记当时只有西窗月”作答，表现作者和陈亮蔑视富贵的言论，在当时实在是空谷足音，孤立无援。〔6〕乐府杂曲中的鼓吹曲辞中有《将进酒》曲。鸣瑟：演奏中的瑟，换鸣瑟，换一支曲子。〔7〕事无两样，事理没有什么不同的。这个“事”，应当指恢复大计。人心别：只是人心有所不同。郑谷《十日菊》诗：“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这里的人心别专指投降派的卖国行径，与大多数抗战人士的愿望相违背。〔8〕渠侬：复数人称代词。渠原为他，侬原为我，渠侬可视为“这些人”。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试问这些人，神州还要经过几次分裂统一？意即还能忍受祖国分裂到几时。〔9〕汗血：千里马。《史记·乐书》载汉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马。应邵注解：“大宛马汗血霑濡，流沫如赭。”盐车：说用汗血千里马拉盐车。《战国策·楚策》四：“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腑湛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纆衣以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无人顾：是说世无伯乐，千里马落了个拉盐车的下场。〔10〕骏骨：骏马的尸骨。《战国策·燕策》一：“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遗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期年千

里马之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结合上句，千里空收骏骨，意思是，国有千里马，却让它拉盐车，虽摆出一副诚心求马的姿态，岂不是没用吗？这是痛斥南宋统治者压抑人才，扼杀人才，却又空喊重用人才的虚伪行径。〔11〕目断关河路绝：极目望去，道路封闭，不通关河。〔12〕怜：爱重。中宵舞：半夜起舞。《晋书·祖逖传》：“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琨逖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13〕试手：一试身手。《补史记·三皇本纪》：“女娲氏……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以济冀州。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

贺新郎

用同韵送杜叔高

细把君诗说。恍馀音钧天浩荡^{〔1〕}，洞庭胶葛^{〔2〕}。千丈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3〕}。乍一见寒生毛发^{〔4〕}。自昔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5〕}。金屋冷，夜调瑟^{〔6〕}。去天尺五君家别^{〔7〕}。看乘空鱼龙惨淡^{〔8〕}，风云开合^{〔9〕}。起望衣冠神州路^{〔10〕}，白日消残战骨^{〔11〕}。叹夷甫诸人清绝^{〔12〕}！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13〕}。南共北，正分裂！

杜叔高名旂(yóu),婺州兰溪人。弟兄五人,俱博学,善诗文,杜叔高尤善诗,也是陈亮的朋友。陈亮“怀辛幼安用前韵”的《贺新郎》词上片写道:“尊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着了几茎华发。百世寻人犹接踵,叹只今两地三人月。”这是陈亮归家后写的第三首有关鹅湖之会的词,从上面词句中得知,杜叔高是在淳熙十六年(1188)初接着前往上饶过访的,所以词中有“去年风雪”及“寻人接踵”、“两地三人月”等句,说明陈亮写词时,杜叔高还正在上饶。而作者写这首词送杜叔高,正由于与辛陈鹅湖之会相接,所以还保持着纵议国事,慷慨悲歌之风。所不同的,是这首词的上片多用巧妙的比喻,对杜叔高的诗作风采和人生遭逢细加评说;而下片先以一句“去天尺五”的恭维语开头,然后放笔直书他对风云激荡、人民痛苦不堪的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严厉批判统治阶层置中原于不顾的错误言行。从表现风格看,上片含华咀英,寄情深婉,下片拔剑起舞,悲壮激烈,但全篇柔中寓刚,壮中寓悲,极为统一和谐,而上下片的过渡和衔接构思非常成功,是全词的转圜之笔。



[1]恍:恍如,仿佛。钧天:指钧天广乐,天上的音乐。浩荡:气势浩大。《史记·赵世家》:“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 [2]黄帝曾在洞庭之滨张乐。《庄子·天运》:“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胶葛:形容乐曲旷远幽深。司马相如《上林赋》:“张乐乎胶葛之寓。”这两句论杜叔高的诗意味深长,如美妙动听的仙乐。

[3]阴崖:背阴的山崖。两句意思是:高山山崖背阴处,不沾染灰尘,只有厚厚的积雪和冰层。岑参《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诗:“晦霭寒氛万里凝,阑干

阴崖千丈冰。”〔4〕乍：才。寒生毛发：指人一见到阴崖上的层冰积雪，顿生寒意，毛发竖立。以上三句比喻杜叔高诗的风格是劲健峻峭，给人如遇冬日最寒冷处的冰雪一样的感受。陈亮曾有《复杜仲高书》论及杜叔高的诗，有“叔高之诗，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气”的评价，可能杜叔高诗学的是韩愈、孟郊等人的风格。〔5〕苏轼《薄命佳人》诗：“自古佳人多薄命，闭门春尽杨花落。”毛熙震《后庭花》词：“伤心一片如珪月，闭锁宫阙。”这两句是以佳人薄命比喻才士不遇。所指的大概是杜叔高屡次参加考试落第的事。〔6〕金屋：汉武帝要给阿娇建造的屋子。《汉武帝故事》：“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这两句说，阿娇虽住上了金屋，但只有她一个人，于是只好在半夜里调弦奏瑟，以抒发寂寞孤独之情了。〔7〕去天尺五：离天只有一尺五寸。《辛氏三秦记》载：“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按唐代韦姓为宰相十四人，杜姓为宰相十一人，所以说这两姓距天最近。杜甫《赠韦七赞善》诗：“乡里衣冠不乏贤，杜陵韦曲未央前。尔家最近魁三象，时论同归尺五天。”君家别：君家与他家不同。〔8〕看乘空：即乘空看。这一句紧承“去天尺五”，说既然离天最近，不妨乘空下看。这是巧妙地借“去天尺五”引出“看乘空”各句。鱼和龙都是水中物，鱼龙惨：用温峤事。《晋书·温峤传》：“而后旋于武昌，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怪状，或乘马车着赤衣者。”鱼龙凄惨，当喻指苍生百姓的处境惨淡艰难。〔9〕风云开合：风云聚散。用风云开合喻指世局的变化反覆。〔10〕起望：起身远望。衣冠神州路：衣冠神州指以礼仪之邦著称的我国。这里是说通往文明祖国的道路。〔11〕白日消残战骨：白日，白天，指光天化日之下，消残战骨，战死者的尸骨横陈。消残：逐渐销毁。〔12〕夷甫：王衍的字。“夷甫诸人，神州陆沉，几曾回首”已见《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词。《晋书·王衍传》：“衍字夷甫，神清明秀，风姿详雅。……口不论世事，惟雅咏玄虚而已。……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虚浮，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王夷甫为宰相，清谈误国，身败名裂，作者以此指责南宋当国者的无所作为。〔13〕阵马：即铁马，又称檐间铁。元陈芬《芸窗私志》：“元帝时临池观竹，竹既枯，后每思其响，夜不能寐。帝为作薄玉龙数十枚，以缕线悬于檐外，夜中

因风相击,听之与竹无异。民间效之,不敢用龙,以什骏代,今之铁马,是其遗制。”王安石《和崔公度家风琴八首》诗:“疏铁檐间挂作琴,清风才到遽成音。”

鹊 桥 仙

己酉山行,书所见

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 醉扶
怪石看飞泉,又却是前回醒处^[1]。 东家娶
妇,西家归女^[2],灯火门前笑语。酿成千顷稻花
香,夜夜费一天风露^[3]。

题 解

己酉,是淳熙十六年(1189),作者五十岁。这是他闲居上饶的第八个年头,既然是个闲人,在周围不远的地方来来往往,日复一日,消磨时光,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首词是山行即事,写作者见到的农村生活的一面。上片写他闲散漫游的生活:在山冈的松阴下乘凉,在人家的茅檐下避雨,这样悠闲往来不知有多少次了。下片写农村生活的热闹场面:娶妇嫁女,欢声笑语,是一个丰收年人们的生活写照。显然,只有农民的欢喜才能多少冲淡作者的郁闷情绪。而这首词把自己和农民的生活结合着来写,笔势刚健有力,意境清新简洁,观察细微,体验深刻,反映了作者对乡亲父老的由衷关爱。

注 释

〔1〕带着醉意手扶奇形怪状的山石观赏瀑布,想起这是上一次自己睡醒之地。“醉扶”两句,写作者一再漫游的意兴阑珊。〔2〕西家归女:《诗·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疏:“归,嫁于夫。”〔3〕“酿成”二句:言能够得到稻米丰收的结果,多亏风露调护。一天:满天。

醉翁操

顷予从廓之求观家谱,见其冠冕蝉联,世载勋德。廓之甚文而好修^{〔1〕},意其昌未艾也。今天子即位,命国朝勋臣子孙之无见任者官之。先是,朝廷屡诏甄录元祐党籍家^{〔2〕}。合是二者,廓之应仕矣。将告诸朝,行有日,请予作诗以赠。属予避谤,持此戒甚力^{〔3〕},不得如廓之请。又念廓之与予游八年,日从事诗酒间,意相得欢甚,于其别也,何独能惘然^{〔4〕}?顾廓之长于楚词而妙于琴,辄拟《醉翁操》^{〔5〕},为之词以叙别。异时廓之绾组东归^{〔6〕},仆当买羊沽酒,廓之为鼓一再行^{〔7〕},以为山中盛事云。

长松,之风^{〔8〕}。如公,肯从余,山中。人心与吾兮谁同^{〔9〕}?湛湛千里之江,上有枫^{〔10〕}。噫送子于东,望君之门兮九重^{〔11〕}。女无悦己,谁适为容^{〔12〕}?不龟手药,或一朝兮取封^{〔13〕}。昔与游兮皆童,我独穷兮今翁。一鱼兮一龙^{〔14〕},劳心兮忡忡^{〔15〕}。噫命与时逢。子取之兮万钟^{〔16〕}。

题解

范廓之名开,淳熙十五年元旦曾为《稼轩词甲集》作序,是作者的门人。据考证,范廓之是北宋元祐党人范祖禹的后裔(见邓

广铭《稼轩词甲集》序文作者范开家世小序》，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孝宗传位于光宗。光宗即位后，再次甄别元祐党人，范廓之因此要去朝廷求官。范廓之长于《楚辞》并善于鼓琴，所以作者特选择了一首与琴曲有关的词送别。这首词前面有一篇长序，详尽记载了作者同范廓之的友谊及依依惜别的感情，和词本身同样感人。而全词则采用了《楚辞》体的句法，非常恰当地表达了他对范廓之的爱重和师生兼友人之间感情的深厚。下片是临别赠言，先说仕宦自有缘份，继言穷达有命，寄寓对自己命运不公的愤慨，最后则鼓励范廓之勇于进取。以《楚辞》体入词，在作者之前并没有人敢于尝试。本篇根据内容的需要，写出了一篇十分精采的《楚辞》体词，体现了作者精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它虽是有别于作者本色词的别调，但作者有意扩大词的体裁表现力，确实表明了稼轩体在词体改革方面的巨大成果。

注 释

〔1〕甚文而好修：善于作文而且自身好修洁。《离骚》有“余独好修以为常”句。修指操行纯洁。〔2〕宋徽宗即位初，借崇奉熙宁变法为名，先后把哲宗元祐初年及元符末废除新法的旧党党人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刻石立碑，称为元祐党籍碑。宋高宗即位后，曾下诏追复元祐党人及上书人的恩数，后来也多次追复。宋光宗即位后，也曾下诏令旧日勋臣子孙无官者补官。〔3〕作者于淳熙九年作《水调歌头》词，序中说“余诗寻医久矣”，此处又说为避谤而不作诗，可知作者在官期间曾因作诗触犯了某些人的忌讳，引来了对自己的诽谤和迫害。但这些事实今已无从考证。〔4〕范廓之于淳熙九年到上饶求学于作者，至淳熙十六年为时八年。愀（jiǎo）然，淡然，不介意。〔5〕《醉翁操》为琴曲名，苏轼曾首先创此词牌。〔6〕异时廓之绾组东归：他时范廓之作官归来。绾（wǎn）组，

绾结官印,喻作官。东归,自东归来。范廓之家居衢州(浙江衢县),在上饶东。

[7]韩愈《寄卢仝》诗有“买羊沽酒谢不敏”句。为鼓一再行,演奏一两支琴曲。《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曾为临邛令“为鼓一再行”,索引称“一再行”是“一两曲”。

[8]《世说新语·言语》:“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这是以长松下的清风比喻范廓之的修为品质。

[9]《楚辞·九章·抽思》:“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这句说,有谁和我心相同。

[10]《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湛湛:清清。这是借《招魂》前一句,隐括“目极千里伤春心”的意思,表达临别的伤怀。

[11]《楚辞·九辩》:“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九重门,言君门难入。

[12]《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司马迁《报任安书》:“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此二句反用,言没有喜欢自己的人,女人为谁打扮呢?

[13]《庄子·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为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洴澼絖(píng pì kuàng),漂绵絮。

[14]鱼龙本都是水中物,但龙可以飞上天,鱼则不能,比喻前途各异,一在天上,一在水中。

[15]《诗·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忡忡:心里忧虑的样子。

劳心,也是忧心的意思。

[16]《孟子·公孙丑》下:“养弟子以万钟。”万钟,指丰厚的禄米。钟是古代的量具。

踏 莎 行

庚戌中秋后二夕,带湖篆风小酌

夜月楼台,秋香院宇^[1],笑吟吟地人来去。

是谁秋到便凄凉? 当年宋玉悲如许^[2]。 随

分杯盘^[3]，等闲歌舞^[4]，问他有甚堪悲处^[5]？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6]！

题解

庚戌是宋光宗即位第二年，即绍熙元年（1190）。篆冈，在带湖东冈之北，这里有一处院落，中秋后两天，作者在此小酌赏月，写下这首词。面对月下的楼台，桂子飘香的院落，以及笑吟吟走来走去的家人，词人的心情也显得颇为愉悦，他认为，秋天不应当让人有悲伤的感觉。况且，现在的生活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不同，要说真有什么可悲的地方，大概是怕重阳节时有风雨而没有月亮吧！作者已经在带湖闲居了九年，日子过得平平常常，为什么会突然感觉风雨的到来呢？词里没有说，需要读者去思索。这原因恐怕就在于光宗即位后，作者对现状的改变产生了某种希望，即觉得前途变得光明了许多。可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希望又并不可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袭来一场风雨。因此，这种潜在的忧虑，其实是作者对国事的隐忧。词中虽然多旷达语，但仍然掩饰不住作者的真实心态。

注释

〔1〕秋香：秋日的庄稼、花草香气都可称秋香。此处指桂花香。作者在这一时期连续写了多篇赋咏岩桂（即木犀）的词作，必是因作者移种在带湖居第中的桂树已经开花的缘故。〔2〕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悲如许：如此伤悲。〔3〕随分：随意，平常。随分杯盘，指平平常常的饮食。〔4〕等闲：也是平常，任意。等闲歌舞，指任意而为的歌舞。〔5〕结合上两句，作者的意思是：草草杯盘，简单歌舞，过惯了平凡的日子，并不羡慕富贵权势们的笙歌鼎沸，有什么值得悲伤

的？〔6〕僧惠洪《冷斋夜话》卷四《满城风雨》：“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甚贫，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却也：还是。

声声慢

嘲红木犀。余儿时尝入京师禁中凝碧池^{〔1〕}，因书当时所见。

开元盛日，天上栽花，月殿桂影重重^{〔2〕}。十里芬芳，一枝金粟玲珑。管弦凝碧池上^{〔3〕}，记当时风月愁侬^{〔4〕}。翠华远^{〔5〕}，但江南草木，烟锁深宫。只为天姿冷淡，被西风酝酿，彻骨香浓^{〔6〕}。枉学丹蕉，叶底偷染妖红^{〔7〕}。道人取次装束，是自家香底家风^{〔8〕}。又怕是，为凄凉长在醉中^{〔9〕}。

题解

桂树，又名岩桂、木犀，花蕊如金粟，黄色花朵，也有红色的。这首词题目是嘲红木犀，“余儿时”等句是题下的注语。作者儿时在金国的汴京，曾入凝碧池，认识木犀。词的上片就追忆了当时的感受。而下片则是嘲笑红木犀的主题。全词虽是咏木犀词，却寄寓了作者深刻的民族观念。原来北宋宣和初年，曾在汴京的离宫中移栽木犀。见《中州集》卷四所载酈权的《木犀》诗（此诗中有“尤怜元祐前，不及附欧苏。末路益可怜惜，例进宣和初。仙根

岂易致，百死不一苏。昔游汴离宫，识此倾城姝”诸语)。女真人侵占了汴京后，成为中原的主人，但是，在作者看来，无论他们怎样仿效汉族的统治方式，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民族本质。这首词表面上嘲笑红木犀虽改变了颜色，却仍然脱离不了木犀的气息，借以痛斥女真族非法入侵占领中原的罪行。

注 释

〔1〕唐朝长安内苑中有凝碧池，安禄山占领长安后，曾使梨园子弟在此演奏，王维特写诗哀伤其事。北宋汴京也有凝碧池，李濂《汴京遗迹志》载明在开封城外陈州门里，应当是北宋的离宫。作者十一岁时曾随同祖父辛赞居官金朝的南京开封。作者《九议》曾记载“某顷游北方，见其治大臣之狱，往往以矾为书”一事。而据《金史》记载，金主完颜亮以白矾造假书信诬陷并诛杀大臣撒离喝，其事就在天德元年(1150)，即作者十一岁时。撒离喝被杀即在汴京开封，所以称“见其治大臣之狱”。这可见，作者儿时入汴京禁中凝碧池，也必然是这一时期的事。〔2〕开元盛日：指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杜甫《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这里代指北宋宣和年间的繁华时期。天上栽花：月殿桂影重重，月中有桂树，所以称在天上栽花。这是指宣和间汴京离宫种木犀事。酈权《木犀》诗：“昔游汴离宫，识此倾城姝。”其中的离宫，不知是不是指凝碧池，但作者小时游览中肯定见到了木犀。〔3〕《全唐诗话》卷一：“(安)禄山大会凝碧池，梨园弟子歔嘘泣下。乐工雷海清掷乐器，西向大恸，贼支解于试马殿。(王)维时拘于菩提寺，有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后有罪，以此诗获免。”〔4〕作者游凝碧池时，虽只有十一岁，但处境既与王维相同，故感受也相仿佛。记当时风月愁依，回忆起来，当时的风景使我发愁。这一句突出表现了作者儿时的爱国思想，和对女真族的仇恨。〔5〕翠华：皇帝仪仗，以翠羽饰旗。翠华远，应指宋高宗远远地逃到了江南一事。〔6〕天姿冷淡：白居易有《白牡丹》诗句：“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知“冷淡”即不秾艳。只因为花朵不艳，所

以红木犀才要改变颜色。但它虽被西风薰陶,却改变不了深入骨髓的浓香。酝酿:意即薰陶。彻骨:入骨。〔7〕丹蕉:即美人蕉。妖红:同天红,深红,艳红。苏轼《浣溪沙·徐州藏春阁园中》词:“化工余力染天红。”这两句说空学丹蕉,偷偷在叶底下染上深红色,但香气不改,仍然是木犀。按作者自幼便接受了传统的华夷观念,认为夷狄虽占据华夏,效仿汉人礼仪,仍不能被汉族承认为中国之君。在《美芹十论·自治》中,他曾痛斥女真人“平居无事,亦规规然仿效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就是这个意思,这同词中所讽刺的红木犀枉染妖红是一致的。〔8〕道人取次装束:道家的随便装束。道家装是黄色的,道人称黄冠。唐薛能《黄蜀葵》诗:“娇黄嫩绿欲题诗,尽日含毫有所思。记得玉人初病起,道家装束厌襦时。”自家香底家风,“底”同“的”。佛教有闻香悟道说。僧晓莹《罗湖野录》:“时当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乃曰:‘闻木犀香乎?’公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公欣然领解。”这一句是说,黄色是道家的随便装束,但香气却是自家的门风。〔9〕又怕是:只怕是。为凄凉长在醉中,因为处境凄惨,所以要使自己保持沉醉。醉酒的面容变红,这是为红木犀解嘲的一句。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1〕},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2〕}。旧时茅店社林边^{〔3〕},路转溪头忽见。

题解

黄沙岭在上饶西四十里,有泉水。作者曾在黄沙岭小住读

书，有读书堂。作者寓居带湖期间，曾多次前往黄沙书院，这首词就是夜行黄沙道中所作。词中写的是黄沙岭附近的夜景：山坡前春秋两社的树林，溪桥边旧日住过的茅店，即将收割的大片稻田，以及夜里的惊鹊、鸣蛙、疏星、零雨等等。虽然都很平常，但作者却抓住了月夜有特色的景物，用优美平易的语言淡淡述来，透露了作者对农村景物的热爱和惊喜。“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活泼跳跃而又极其自然的语言，以及“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的倒装句式，都使这首词增加了艺术的感染力。

注 释

〔1〕明月下，不安的鹊跳来跳去，选择可栖息的树枝。择：可作拣选讲。曹操《短歌行》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苏轼《杭州牡丹》诗：“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2〕何光远《鉴戒录》卷五《容易格》：“王蜀卢侍郎延让，吟诗多着寻常容易言语，时辈称之为高格。……于数篇见境尤妙。有《松门寺》诗云：‘山寺取凉当夏夜，共僧蹲坐石阶前。两三条电欲为雨，七八个星犹在天。’”作者取意于王延让诗，但生动自然则过之。〔3〕社为土地之神，春秋两社祀社神，各在春秋的第五个戊日。立社应种树成林，因称社园为社林。茅店：当指小旅店。

浣 溪 沙

壬子春，赴闽宪，别瓢泉

细听春山杜宇啼^{〔1〕}，一声声是送行诗。朝来白鸟背人飞^{〔2〕}。对郑子真岩石卧^{〔3〕}，赴陶元亮菊花期^{〔4〕}。而今堪诵《北山移》^{〔5〕}。

题解

这是作者于绍熙三年壬子(1192)春出任福建(简称“闽”)提刑(提点刑狱公事简称为“宪”)时所作。作者十年家居,一旦出山为官,还忘怀不了与鸥鹭为盟的生涯,所以借这首词总结十年退闲生涯,颇有自嘲的意味,可见作者的矛盾心情。而词中对出仕的自嘲自责,又都是通过引用典故和比兴实现的,所以别有风度和雅趣。

注释

[1]杜宇:即杜鹃,鸟名。高承《事物纪原》卷一〇引《成都记》:“蜀王杜宇称望帝,好稼穡,治郫城,死,化验室杜鹃。”陈陶《子规思》:“春山杜鹃来几日,夜啼南家复北家。” [2]温庭筠《渭上题三首》诗:“吕公荣达子陵归,万古烟波绕钓矶。桥上一通名利迹,至今江鸟背人飞。”背人飞:向相反方向飞去,是对追逐名利者表示绝交的意思。寓居带湖期间,鸥鹭都是同作者为盟为友的。这一句是借温庭筠诗句,自嘲违背夙愿出仕闽宪。 [3]《扬子法言·问神》:“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汉书·两龚传序》:“后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屈而终。” [4]陶元亮是陶渊明的另外一名。陶潜的《饮酒二十首》诗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以上两句是总结带湖十年的退闲生涯。 [5]《北山移文》是孔稚圭为反对周颙出仕再过旧居钟山而作,移文是檄文一类的文体。诵《北山移文》,有典故。《宋史·种放传》:“种放字明逸,……与母俱隐终南豹林谷之东明峰。……放屡至阙下,俄复还山。人有诒书嘲其出处之迹,且劝以弃位居岩谷,放不答。……尝曲宴令群臣赋诗,杜镐以素不属辞,诵《北山移文》以讥之。”王安石《松间》诗:“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

水调歌头

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1]。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2]？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畹，秋菊更餐英^[3]。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4]。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5]？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6]。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7]。富贵非吾事^[8]，归与白鸥盟^[9]。

题解

绍熙三年(1190)底，作者自福建提刑任上被召赴行在，寓居在福州的陈端仁设酒为作者送行，席间作者写了这首词。福州城内有越王山、九仙山、乌石山，故此别称“三山”。陈端仁名岷，福州闽县人，宋高宗时的状元陈诚之是他父亲。陈岷中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淳熙间曾知平江，为浙漕、福建提举、给事中。给事中，门下省官，掌管不恰当政事的封驳。陈岷淳熙九年罢蜀帅，此后一直家居。其闲退的时间几乎与作者相始终。所以在这首词中，作者通过回忆十年废退所表达的对富贵的否定，对归盟白鸥的留恋，也正是对友人陈岷不平遭遇的同情，当然也是对轻重颠倒的社会现实的批判。作者借用古乐府《短歌行》的表现形式，杂引史、文、古乐府、诗、骚的词句，写他的激愤之情。全篇围绕“长恨”作文章，所寄寓的主题思想，早已超出了《短歌行》的涵盖范围，是

一篇愤世与言志相结合的词作。

注 释

〔1〕《短歌行》：乐府歌辞曲名。《乐府古题要解》卷一：“《短歌行》，右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晋陆士衡‘置酒高会，悲歌临觞’，皆言当及时为乐。”作者借《短歌行》的主题，写的却不是及时行乐，而是被迫退闲的无奈和志向的高洁。裁：剪裁，指赋词。〔2〕《史记·留侯世家》：“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楚狂，《论语·微子》记有“楚狂接舆”作歌讽孔子事。〔3〕三句均出《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又：“朝饮木兰之堕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滋：栽种。九畹(wǎn)：畹是面积计量单位，一畹为十二亩或三十亩。树：种植。亩同畹。餐英，以花为食物。这三句是说退闲十年早已习惯了种兰蕙食落英的生活。〔4〕见《洞仙歌·访泉于期思村》词注释。〔5〕《世说新语·任诞》：“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何似：何如。〔6〕《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秋毫：秋天动物新换的毛。《庄子》原意是否定事物的差别，而作者引用它，是为了说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是非混淆、轻重倒置现象，是贤人在野的主要原因。〔7〕《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作者引用这两句楚辞，大意指陈岷是自己到福州新结识的好朋友，而相处不久就不得不面临着生离别的悲伤。原文虽是指古今男女感情而言，但移在朋友间也十分恰当。〔8〕陶潜《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9〕黄庭坚《登快阁》诗：“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水 龙 吟

过南剑双溪楼

举头西北浮云^{〔1〕}，倚天万仞长剑^{〔2〕}。人

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3]。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4]。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5]。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6]。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7]。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8]。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题解

福建路南剑州，即今南平市，剑溪、西溪交汇处。双溪楼，一名双溪阁，在府城外的剑津上，北宋政和间建成，张元干有《风流子》词记其事。南剑是福建通往江南浙东的必经之地，据这首词下片“冰壶凉簟”语，此词应当作于夏秋之季。作者在福建，曾于绍熙四年秋自临安出知福州，又于绍熙五年秋罢任归上饶，与词中所写的季节相符，但此词不像是被罢黜时所作。词的上片是写登楼所见，此地历史的回顾及其与现实的对比；下片则即景抒情，把双溪会合的气势和作者壮志难伸的激荡胸怀结合起来写，抒发登楼远眺时那种怀古伤时、悲已笑人的感慨。从词的感发 生命短暂、事业难成的主题看来，这首词颇类似于《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只不过全以幽隐曲折的笔法表现，与《水龙吟》的正面流露不同。词的结尾部分，以渡船的卸帆、系缆，征程受阻，隐喻前途未卜，正应当是作者从朝中被排挤出来后，对新生的光宗政权难以信任的一种影射，因定此词作年为绍熙四年八月。

注释

〔1〕《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2〕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

介倚天外。”《庄子·说剑》：“上抉浮云，下绝地维，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按：据《福建通志》卷四，剑溪南有双峰，两峰峭拔千仞，如剑倚天外。《方輿胜览》所载相同。作者在双溪楼上，因望见双峰而发兴，引起用倚天长剑上抉西北浮云的联想，它所喻示的当然是恢复中原的壮志。〔3〕三句由人言引出剑津的历史故事。据《晋书·张华传》，吴国灭亡前后，斗宿和牛宿星之间常有紫气。张华向豫章人雷焕请教天文吉凶，雷焕认为是宝剑的精气上冲于天所致，并指出地在豫章丰城。张华于是补雷焕为丰城令，掘县狱屋的地基，得至两把宝剑，即龙泉和太阿。一剑赠张华，后张华死，剑不知所在。雷焕留一剑，他死后，其子持剑经延平津，剑从腰间跃出落水，派人入水寻取，只见两龙各长数丈，光彩照水，于是失剑。〔4〕据《方輿胜览》卷一二载，南剑州交剑潭在东溪（即剑溪）、西溪合流处，即剑跃之所。这三句就是作者对交剑潭周围景物的印象，以环境的空寂凄冷，喻示壮志同现实的冲突。〔5〕四句用温峤在牛渚矶下照深潭的典故，已见《贺新郎·用同韵送杜叔高》词注释。〔6〕据《福建通志》卷四，剑津在府城东南，前有苍峡，两岸青山迎合，溪流北折而去。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正是形象地描写了苍峡至双溪阁之间的形胜：两溪江水到此会合，遇到两岸青山的阻扼，激流澎湃，冲击不成，徐徐流去的样子。“欲飞还敛”也寓示作者遇挫的雄心壮志。杜甫《秋日夔府咏怀》诗：“峡束苍江起，岩排古树圆。”危楼：高楼，指双溪阁。〔7〕元龙：即陈登。这是以有远大志向的元龙自比，但元龙已老，大业无成，所以不妨高卧百尺楼，饮冰壶，睡凉簟。这三句直抒胸怀落拓，意兴阑珊。〔8〕千古兴亡：指张华、温峤、陈登的时代兴亡交替。百年悲笑：指个人的忧喜循环往复。一时登览：全都汇集到登楼远眺之中。

瑞 鹤 仙

赋 梅

雁霜寒透幕^{〔1〕}。正护月云轻^{〔2〕}，嫩冰犹薄。

溪奁照梳掠^[3]。想含香弄粉，艳妆难学。玉肌瘦弱，更重重龙绡衬着^[4]。倚东风一笑嫣然，转盼万花羞落^[5]。寂寞。家山何在？雪后园林，水边楼阁^[6]。瑶池旧约，鳞鸿更仗谁托^[7]？粉蝶儿只解，寻桃觅柳，开遍南枝未觉^[8]。但伤心冷落黄昏，数声画角^[9]。

题解

这应当是作者绍熙五年(1194)初在福州所作的咏梅词。上片展示的是一株生长在溪边，顾盼照影，弱质不屈，嫣然傲视万花的梅花形象，下片则揣度梅花的内心世界，抒发的是一种孤寂无友、天涯流落的情怀。作为一首咏物词，作者借用赋咏梅花，传达自伤不遇备受孤独的感情，这其实是把梅花的弱质姿容无人欣赏同作者的沦落不遇结合起来，赋予梅花以人的性格，融入人的思维，这正是作者在福建为帅期间，因各种施为举措受到牵制而不能有效进行，产生不如归去念头的一种艺术再现。词中所写的梅花所生非地、难于返回家山的伤心冷落，无论其所指是否是作者的山东老家，都会给人以强烈的联想，都会和作者思念故乡，盼望恢复的怀抱联系起来，这当然是这首咏梅词不同于前人同类词作的地方。

注 释

- [1]雁霜：指雁类栖息地的严霜。寒透幕：寒气进入室内，幕，帘幕。
 [2]吴中地的方言，以九月云为护霜云。作者在这里借用，把正月云指为护月云。
 [3]溪奁：小溪如明镜。照梳掠：梳掠，梳理头发。这一句是说如镜的小溪，时时照见梅花整理姿容。
 [4]龙绡：龙涎香薰陶的薄纱。重

重龙绡衬着:指梅花披着的层层霜雪。〔5〕嫣然:笑的样子。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转盼:眼波流动的样子。这是指梅花开放,羞得万花无颜。〔6〕林逋《梅花》诗:“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7〕瑶池:在昆仑山,为西王母所居。这里指家山中的园林和楼阁。旧约:指和家山的原有约定。鳞鸿:犹言鱼雁,送信的使者。古时有用鱼肠和鸿雁传送书信的。〔8〕粉蝶儿句化用林逋《梅花》诗的“粉蝶如知合断魂”句意。南枝:《白孔六帖》卷九九载“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黄庭坚《虞美人·宜州见梅作词》:“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9〕黄昏、画角:化用林逋《梅花》诗中“暗香浮动月黄昏”和“堪笑胡雏亦风味,解将声调角中吹”句意。曲中有《落梅花》,为画角所吹奏。

最高楼

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1〕}? 富贵是危机^{〔2〕}。
暂忘设醴抽身去^{〔3〕},未曾得米弃官归^{〔4〕}。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
待葺个园儿名“佚老”^{〔5〕},更作个亭儿名“亦好”^{〔6〕},闲饮酒,醉吟诗。
千年田换八百主^{〔7〕},一人口插几张匙^{〔8〕}?
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题解

作者在福建期间,曾多次表示,从官场乞身归乡。如《行香子·三山作》词的“好雨当春,要趁归耕”,《瑞鹤仙·南剑双溪楼》词的“到而今扑面黄尘,欲归未得”等句。这反映了他再出江湖时的极度失望:既然不能为恢复事业做任何事情,不如放弃做

官的虚荣。这首词正是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心态。梁启超编《稼轩年谱》曾考证说：“此词题中虽无三山等字样，细推当为闽中作。盖先生之去湖南乃调任，其去江西乃被劾，皆非乞归也。若帅越时又太老，其子不应不解事乃尔。”从此词题目中可知，儿辈反对作者归休，只为田产未置。作者在带湖时有“桑圃管池”可供耕钓，有菜园可供小摘，却未曾购置田产。作者不做地主自有其原因：他反对兼并，不满贫富差别，见于《宋史》本传（“尝谓人生在勤”一段）。在这首词中，他借痛斥其子再次阐说了这一极为卓越的思想：“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他要从自我做起，不事兼并，于是写出了这一风格诙谐、放达而态度真诚的俳语词。

注 释

〔1〕“甚矣吾衰矣”：是《论语·述而》中的语句。“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汉书·杨惲传》中的语句。〔2〕《晋书·诸葛长民传》：“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今日欲为丹徒布衣，岂可得也？”〔3〕《汉书·楚元王传》：“初，元王敬礼申生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遂称疾卧。……谢病去。”穆生，楚元王中大夫，名不详。醴，甜酒。〔4〕《宋书·陶潜传》：“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5〕佚老：见《庄子·大宗师》，意为使老年安逸。《中山诗话》：“陈文惠尧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诗云：‘青云歧路游将遍，白发光阴得最多。’构亭号‘佚老’，后归政者往往多效之。”〔6〕戎昱《中秋感怀》诗：“远客归去来，在家贫亦好。”〔7〕《景德传灯录》卷一一：“有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云：‘千年田，八百主。’僧云：‘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师曰：‘郎当屋舍勿人修。’”千年田换八百主，是形象地反映当时土

地买卖兼并现象之频繁,反映了作者富贵不能长存的观念。〔8〕范成大《丙午新正书怀》诗:“口不两匙休足谷,身能几履莫言钱。”自注:“吴谚云:‘一口不能着两匙。’”

沁园春

再到期思卜筑

一水西来^{〔1〕},千丈晴虹,十里翠屏^{〔2〕}。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3〕};斜川好景,不负渊明^{〔4〕}。老鹤高飞,一枝投宿^{〔5〕},长笑蜗牛戴屋行。平章了,待十分佳处,着个茅亭^{〔6〕}。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7〕}。解频教花鸟,前歌后舞^{〔8〕};更催云水,暮送朝迎。酒圣诗豪^{〔9〕},可能无势,我乃而今驾驭卿^{〔10〕}。清溪上,被山灵却笑,白发归耕^{〔11〕}。

题解

绍熙五年(1194)七月,作者因被谏官黄艾弹劾,罢福建安抚使,主管武夷山冲佑观,自闽地回到上饶。作者寓居带湖期间,曾访得瓢泉,并在该地建有一些可供居住的房屋。到了这次再度宦游归来后,又选择瓢泉附近的一丘一壑(在瓢泉之北,瓜山之下)之间建造房屋,并写下了这首词。卜筑,即择地建筑房屋。古人建屋,以占卜选择地址,称卜筑。《铅山县志》卷三〇曾载,作者卜地建居,选择了崩洪。崩洪即指紫溪合流处。词的上片是写作者再到期思卜筑的经过和原因:先写期思风景之美,接着以重归的

杜甫和来游的陶潜自比,笑自己拣寻一处住地,还要兴工建造。下片是规划卜居期思后的生活:与花鸟为伴,与云水相邻,更以诗酒为事,长年驾驭着酒圣诗豪。因为是再到期思,所以词中出现的都是作者在带湖闲居期间笔下经常出现的事物。但是,作者以词人的敏感,赋予它们以活泼的生命,展现作者归来的喜悦和物我交融的隽永,也衬托出词人旷达的人生观,豪放随和的性格。只是在词的结尾三句,才借山灵的形象,隐喻被劾归来的痛苦和愤懑,稍显作者的铮铮风骨。总之,这是一首即事词中的佳作。

注 释

〔1〕一水:指自西南流向东北的紫溪。紫溪与铅山河在期思附近汇合,然后折向西北,流入信江。其形势宛若干丈彩虹。〔2〕十里翠屏:指沿着紫溪走向,由南向北延伸的瓜山,宛若十里翠绿的屏风。〔3〕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入蜀,依严武。上元元年(760)在成都浣花溪卜筑草堂。代宗宝应元年(762)冬,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遂往梓州。后来又往来于汉州、阆州、梓州间,到了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再镇蜀,才重归成都草堂。这期间相隔一年多。杜甫回到草堂后,写《草堂》诗,其中有“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等诗句。〔4〕陶潜有《游斜川》诗,小序载:“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有乃为嗟叹。若夫曾城,旁无依接,独秀中阜,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尔成诗。”辛酉,晋义熙十年(414),南阜,庐山。斜川在星子县,陶潜游览处。〔5〕一枝投宿:即投宿一枝。《庄子·逍遥游》:“鷦鷯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注疏:“鷦鷯,巧妇鸟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桃虫,好深处而巧为巢也。……鸟巢一枝之外,不假茂林。”此句是以鷦鷯自比,说自己不过是寻找一处可以栖息之地,犹如鷦鷯寻找一树枝而已。〔6〕平章:

品评,商量。十分佳处:特别好的地点。着:盖,筑。〔7〕意气:态度气概,峥嵘:本意是高峻,这里指杰出不凡。似为我归来妩媚生,意思是:青山似乎因为我的归来,顿生妩媚之意。《新唐书·魏征传》:“帝曰:‘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妩媚:姿态娇美媚人。〔8〕解:能。这里是说青山能使花鸟不断地前后歌舞相迎。苏轼《再用前韵》诗:“鸟能歌舞花能言。”〔9〕酒圣诗豪:酒中圣人诗中豪杰。黄庭坚《和舍弟中秋月》诗:“少年气与节物竞,诗豪酒圣难争锋。”〔10〕陶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为江州别驾、巴邱令、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俄迁长史。……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温从容谓君曰:‘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11〕山灵:这里指瓜山山灵。按孔稚圭《北山移文》借钟山山灵指斥周颙先隐后官,有“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等语,不许周颙再入钟山。而作者自福建安抚使罢任,再到期思卜筑,是先为官,后来归山,与周颙不同,所以瓜山山灵无可奈何,只能笑作者白发归耕。

水 龙 吟

用些语再题瓢泉,歌以饮客,

声韵甚谐,客皆为之醺^{〔1〕}

听兮清珮琼瑶些^{〔2〕}。明兮镜秋毫些^{〔3〕}。君无去此,流昏涨腻,生蓬蒿些^{〔4〕}。虎豹甘人,渴而饮汝^{〔5〕},宁猿猱些^{〔6〕}。大而流江海,覆舟如芥^{〔7〕},君无助,狂涛些。路险兮山高些。块予独处无聊些^{〔8〕}。冬槽春盎^{〔9〕},归来为我,制松醪些^{〔10〕}。其外芬芳,团龙片凤,煮云膏些^{〔11〕}。古人兮既往,嗟予之乐,乐簞瓢些。

题 解

作者淳熙末年寓居瓢泉时曾作《水龙吟·题瓢泉》词，此次自福建归来，再到期思卜筑，所以有再题瓢泉之作。所谓“些语”，指《楚辞·招魂》体，结句都用“些”(suò)字押韵。据朱熹的说法，《招魂》是假托上帝之命，派遣巫阳招屈原之魂，恐屈原无罪被放，魂魄散而不归，所以用夸张的写法，说四方上下的险恶可怕，不可居住，以及归来的华美享乐。《梦溪笔谈》卷三载楚地民间禁咒句尾都用“些”字，保留了楚人的旧俗。作者此词不但用韵模拟《招魂》，而且在内容上也模拟《招魂》，但作者不是自招，而是借为泉招魂，寄托作者甘心与泉为伴的胸襟。上片是为泉招魂，为泉择地，借泉在深山，力劝泉水不要流出山外，去协助凶虐的暴秦，落个阿房一炬、遍地蓬蒿的结局；不要为吃人的虎豹解渴；不要为江海上的狂风巨浪推波助澜，颠覆舟楫。这就划出了一个界限，把瓢泉同黑暗残暴的现实社会区分开来。下片是写魂兮归来之后的享受和乐趣，但作者并没有羡慕《招魂》中贵族的华美生活，而是写归来与泉为伴的清贫和高尚情操。其中心旨趣仍然是蔑视富贵和权势，表明同封建统治的决策集团不予合作的态度。从体制上说，这首词是作者改革词体的有益尝试，属于以诗骚体入词的创举，也是稼轩词所独具的特色。

注 释

〔1〕醕(jiào):一饮而尽。〔2〕清珮琼瑶:由美玉制作的珮环相互撞击时发出的清脆声音。以珮环比拟水声。〔3〕镜秋毫:如镜子可以照见秋毫。《孟子·梁惠王》:“明足以察秋毫之末。”〔4〕君无去此:请你不要离开这里。《招魂》有“君无上天些”、“君无下此”等语。流昏涨膩:用你的溪流承载香膩的弃脂。杜牧《阿房宫赋》有“渭流涨膩,弃脂水也”句,是说

秦王朝的阿房宫中妇女人数众多,每日洗去的脂粉水,就足以使渭河滑腻水涨。此处作“流昏”,昏字只有昏暗之义,与香腻无关,疑为“香”字之误。生蓬蒿些:秦王朝极度奢侈的结果是阿房宫被“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弃脂水也只能帮助荒废的故址上生长蓬蒿。〔5〕虎豹吃人口渴,用泉水解渴。《招魂》:“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土伯九约,……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注:“言此物食人以为甘美。”〔6〕宁猿猱些:岂是猿猱之比?猱(náo),猿类。这句的意思是:宁可让猿猱饮汝,也不让吃人的虎豹饮汝。〔7〕大而流江海,覆舟如芥:意为:大范围讲,泉水最终还是要流入江海的。到了江海,就难免推波助澜,帮助狂涛颠覆舟楫。芥子比喻舟小。《庄子·逍遥游》:“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8〕块予独处无聊:块,孤独的样子。《史记·滑稽列传》:“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9〕冬槽:冬天用槽酿酒,夏盎:夏天用盎装酒。槽盎:均为器具。〔10〕苏轼有《中山松醪赋》称:“始予宵济于衡漳,车徒涉而夜号。燧松明而识浅,散星宿于亭皋。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嗟构厦其已远,尚药石而可曹。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松醪(láo):松树汁液制的酒。〔11〕其外芬芳:意思是在制酒之外还可以沏茶。团龙,片凤:都是茶名。片茶也就是团茶。《宣和北苑贡茶录》:“圣朝开宝末下南唐,太平兴国初,持置龙凤团模,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云膏:膏也是一种茶的形状。《续茶经》卷上引《茶谱》,谓衡州产茶“研膏为之,皆片团如月”。

兰 陵 王

赋一丘一壑

一丘壑,老子风流占却^{〔1〕}。茅檐上,松月桂云,脉脉石泉逗山脚^{〔2〕}。寻思前事错,恼杀,晨猿夜鹤^{〔3〕}。终须是,邓禹辈人,锦绣麻霞坐黄

阁^[4]。长歌自深酌。看天阔鸢飞，渊静鱼跃^[5]，西风黄菊香喷薄。怅日暮云合，佳人何处^[6]？纫兰结佩带杜若^[7]。入江海曾约^[8]。

遇合。事难托^[9]。莫击磬门前，荷蕢人过^[10]，仰天大笑冠簪落^[11]。待说与穷达，不须疑着^[12]。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13]。

题解

一丘一壑，即作者卜居之地，今铅山稼轩乡横坂村瓜山下的蒋家峒，地势有小丘也有沟壑，就是作者所命名的一丘一壑。其意义取自《汉书·叙传》班嗣语：“严子者，……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及《晋书·谢琨传》中谢琨语：“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这首词当作于庆元初（1195），作者到期思卜筑时。词中除了开头数语描述了一丘一壑和瓢泉的环境外，其余各语，大都是议论出处，即总结福建再度出仕的是非。“终须是，邓禹辈人”三句，表达了同当时攫取政权的韩侂胄集团的对立和界限。而中片下片对佳人入江海的自誉，和君臣遇合之难的感慨，显然又是奸佞当道、贤人在野的一篇宣言。绍熙五年（1194）七月宋宁宗在外戚韩侂胄的支持下即位，标志着韩侂胄十余年党禁和专制统治的开始。赵汝愚、朱熹一派政治势力的衰败，使朝野截然划分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作者在福建任上被赵汝愚举荐的谏官弹劾，随后又受到韩侂胄集团的排斥和打击，遭到了比宋孝宗时期更多的排斥和报复，因此，自庆元元年开始，作者的处境更加恶劣，他的许多歌词创作，都和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有关，这首词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而议论多，也是瓢泉时期词作的一大特点。

注 释

〔1〕老子：作者自称。老子风流占却，即老子占却风流。占却，占据，却为语助词。这两句说，一丘壑的风流已经被据为己有。〔2〕茅檐：指瓢泉周围原有的几间茅屋。作者在带湖期间写的《水龙吟·题瓢泉》有“稼轩何必长贫，放泉檐外琼珠泻”句。脉脉：含情不语的样子。这里同“默默”。逗：到。〔3〕前事：指福建出仕和被劾事。恼杀：极恨。晨猿夜鹤：《北山移文》中有“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句，这里用来指瓢泉附近的生灵。这是借晨猿夜鹤的怨恨喻指福建出仕的错误。〔4〕终须是：终必是。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汉光武帝少时的同学，帮助光武帝重建汉室大业，拜大司徒。邓禹本是后汉中兴的第一大功臣，但作者写此词时，已是韩侂胄贬斥赵汝愚，操持朝政之后，则此处的邓禹辈人，显然是指与皇帝有密切关系的韩侂胄之流，而带有贬意在内。锦绣麻霞，语原出李贺《秦宫》诗：“秃襟小袖调鹦鹉，紫绣麻霞踏哮虎。”“麻霞”，一本作“麻靴”，即麻鞋。这句词是说，只有邓禹等人才能稳坐黄阁。黄阁，宰相办公处，汉代及以后宰相的听事阁涂黄色，因称黄阁。锦绣麻霞坐黄阁，寓小人当政得意之状。〔5〕《诗·大雅·旱麓》：“鸛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鸛(yuān)：鸟名，鹰类。〔6〕江淹《拟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7〕《离骚》：“纫秋兰以为佩。”《九歌·湘夫人》：“褰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杜若，植物名，兰属。〔8〕言曾有人江海的约会。〔9〕遇合：指君臣共事的机遇。《史记·佞幸列传》：“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事难托：指君臣遇合事靠不住。〔10〕击磬门前，荷蕢人过：事见《论语·宪问》：“子击磬于卫，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子曰：‘果哉，末之难也。’”这段记事意思是：孔子在卫国击磬，有一个担着草制品的人经过，忽然说道：击磬的是有心人，浅薄可鄙，不是知音。孔子说：话太主观了，不了解我的艰难。荷蕢：荷，担，蕢(kuì)，草器。硜硜(kōng kōng)，声音空浅。莫击磬两句是说：不要像孔子在卫国求仕，受到荷蕢人的嘲笑。〔11〕《史记·滑稽

列传》：“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赀金百斤，车马十乘，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淳于髡因齐王所求甚多而付出甚少，故此仰天大笑，冠缨尽断。这是讥刺统治者的贪婪吝啬。〔12〕穷达：指士的贫贱和富贵。疑着：怀疑。〔13〕《庄子·让王》：“子贡曰：‘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穷通即穷达。

沁园春

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1〕}。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2〕}。老合投闲^{〔3〕}，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4〕}。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5〕}。争先见面重重^{〔6〕}。看爽气朝来三数峰^{〔7〕}。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8〕}；相如庭户，车骑雍容^{〔9〕}。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10〕}。新堤路^{〔11〕}，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

题解

这本来是一篇描写灵山齐庵风光的歌词，作者却寄寓新意，表达了不能率领十万大军前去收复失地的悲愤，这样，就把寄情山水的闲情逸致同壮志不酬的慷慨悲歌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在绘山状水中体现了作者壮阔的胸怀，浩大的气魄。特别是下片，以赋体写灵山的种种形态，所用拟比的写法，新奇警醒，表现了作者在千古历史的长卷中，纵横驰骋，评点人物，气概非凡。而词中

论灵山雄深雅健的评语,恰又是作者文人雅词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词中实际上是赋予了山水以作者的人格,再现了物我交融之妙。灵山是上饶西北七十余里处的山脉名,众山高耸,绵延百余里,而齐庵位于灵山下,词中有“吾庐小”句当指齐庵,是不是作者在灵山的临时居所,由于写齐庵仅此一首,还无法确定。偃湖在《铅山县志》中也没有记载,有人说上世纪60年代在上饶灵山下的茗人乡所建成的水库,就在偃湖。这首词应当写于庆元二年(1196),在作者移居铅山瓢泉之前。

注 释

- [1]叠嶂:重叠的山峰。万马:把众山比喻成奔驰的万马,在作者的观感中,它仿佛朝西驰去,但中途回旋,有回马向东的趋势。苏轼《游径山》诗:“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镫相回旋。”
- [2]“惊湍”二句:写飞流瀑布所形成的溪流,直下是瀑布的形态,倒溅的跳珠是激溅起的水花。横截指小桥横架溪流之上。初弓:新月的弓形。
- [3]投闲:投放到闲处。韩愈《进学解》:“初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老合投闲:人老了就应当投闲置散。但此年作者年仅五十七,以当时七十致仕言,老并不是投闲的主要理由,这是作者对被投闲置散所表示的不满说法。
- [4]天教多事:天让我无事找事。检校:检阅,按视。长身:身材高大的人,指松,隐喻士兵。这两句是说,既然没有资格去统率千军万马,姑且把按视十万长松当作检阅十万大兵吧。作者在梦想中统率十万大军前去恢复失地。杜牧《晚晴赋》:“松数十株,切切交风。如冠剑大臣,国有急难,庭立面议。竹林外裹兮,十万丈夫,甲刃纷纷。”
- [5]龙蛇影:即松树影。苏轼《戏作松》诗:“我昔少年时,种松满东冈。……不见十余年,想作龙蛇长。”白居易《草堂记》:“夹涧有古松,如龙蛇走。”风雨声:指松林的风吹雨打声。
- [6]争先见面重重:即重重争先见面,喻重叠的群山争着前来相见。
- [7]爽气:清爽的空气。朝来三数峰:早晨在几座山峰下。

《世说新语·简傲》：“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8〕谢家子弟：指东晋谢安的子侄辈，个个英俊不凡。衣冠磊落：指风度仪表磊落不凡。〔9〕相如庭户：司马相如的庭院。车骑雍容：指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雍容即从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10〕《新唐书·柳宗元传》：“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坐废，遂不振。然其才实高，名盖一时。韩愈评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司马子长：即司马迁，所作《史记》又称《太史公书》。〔11〕所谓新堤路，应当是作者截断灵山溪流，企图造成一个人工湖的努力失败留下的一段堤坝。

贺 新 郎

和徐斯远下第谢诸公载酒相访韵

逸气轩眉宇^{〔1〕}。似王良轻车熟路^{〔2〕}，骅骝欲舞^{〔3〕}。我觉君非池中物，咫尺蛟龙云雨^{〔4〕}。时与命犹须天付^{〔5〕}。兰珮芳菲无人问，叹灵均欲向重华诉^{〔6〕}。空壹郁，共谁语^{〔7〕}？
儿曹不料扬雄赋^{〔8〕}。怪当年《甘泉》误说，青葱玉树^{〔9〕}。风引船回沧溟阔，目断三山伊阻^{〔10〕}。但笑指吾庐何许^{〔11〕}。门外苍官三百辈，尽堂堂八尺须髯古^{〔12〕}。谁载酒，带湖去？

题 解

徐斯远名文卿，信州玉山县人。上饶的著名诗人，与赵蕃、韩淲齐名。庆元二年(1196)参加礼部考试，不第而归。信上友人纷

纷携带酒肴前往慰问，徐斯远有词称谢，这首词是用原韵与徐斯远相唱和的，时间当还在这年的夏季，尚未移居瓢泉。词中主要表达了对徐斯远落第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当朝主持考试官员遗弃贤才行为的斥责。据《两朝纲目备要》卷四，此年进士考试，主考官“知贡举叶翥、倪思、刘德秀奏论文弊，上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悉见黜落”。徐斯远虽不是理学弟子，但从朱熹有关言论看，他是倾向于理学并敬仰朱熹的为人和学问的。所以，徐斯远的下第，当然是受了理学的牵连，成为韩侂胄伪学禁的牺牲品。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伪学禁的反对，在当时政治斗争中，站在韩侂胄集团对立面的立场上。词中用了大量典故，使作者感情、议论的表达更加深邃、幽远，而又充满了浓厚的韵味。

注 释

〔1〕眉宇：眉毛上方，也指容貌。轩：上扬。这句是称赞徐斯远风度不凡，气宇轩昂。〔2〕王良：善驾车者。《淮南子·览冥训》：“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轡，马为整齐而登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举。”高诱注：“王良，晋大夫邰无恤子良也，所谓御良也，一名孙无政，为赵简子御。”韩愈《送石处士序》：“先生……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上句用韩愈语，是说以徐斯远的才气，参加科举取功名如驾轻就熟。〔3〕骅骝：马名，为周穆王八骏之一。骅骝欲舞，骅骝奋足奔驰，舞，骅骝兴奋的样子。〔4〕《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这一句借用周瑜上疏中语，说徐斯远是蛟龙，不是在一小池水中兴风作浪可以满足。咫尺，是说池小。〔5〕时：指

时机,命:命运。天付:上天付与,指机会和命运应当等待缘份。这是安慰徐斯远的话。〔6〕《离骚》:“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众不可以户说兮,孰察余之中情?……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这两句是概括上引《离骚》的句意,以兰佩芳菲比喻人才,国有人才而不得重用,这是《离骚》的主人公灵均要向重华诉说的原因。感慨南宋当局埋没人才。重华,指舜。〔7〕壹郁:同伊郁、抑郁,愤懑、忧烦。〔8〕儿曹:儿辈,这里是带有蔑视的称呼。不料:不知,不解,看不懂。扬雄赋:指扬雄所作的《甘泉赋》。杜甫《奉赠韦左丞》诗:“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9〕左思曾作《三都赋》,于序中说:“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按:扬雄《甘泉赋》有“翠玉树之青葱兮”句,本是借昆仑玉树状汉甘泉宫的华美,用的是文学的借喻手法,可是左思却对此大加指责,以为甘泉宫不应生有玉树(出非其所),其实是完全不懂赋的夸张借喻手法,因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件笑话。作者这三句,就是以左思的误解讽刺当时主持考试的官员们,说他们看不懂徐斯远科举文章的高妙,遗漏贤人而致其下第。〔10〕《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沧溟:沧海。三山:指三神山。这是借风引船回,海上三神山不可到,喻指徐斯远下第。而三山中的蓬莱,自汉代以来,都代指文人学士所向往的馆阁之职务。伊阻:受阻。伊,助词。〔11〕接上句语,既然风引船回,不妨把行程指向我的居处。何许:指不远。〔12〕苍官和须髯:都指松。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苍官青士,权列与槐为友。”王安石《红梨》诗:“岁晚苍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陈。”苏轼《游径山》诗:“夹路苍髯古,迎人翠麓偏。”《三月三日开园》诗“郁郁苍苍真道友”句后自注:“苍髯,松也。”这是以门外的苍松吸引徐斯远来游。

水调歌头

将迁新居不成，有感戏作。

时以病止酒，且遣去歌者，末章及之

我亦卜居者，岁晚望三间^[1]。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鳧^[2]。好在书携一束^[3]，莫问家徒四壁^[4]，往日置锥无^[5]。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6]。舞乌有，歌亡是，饮子虚^[7]。二三子者爱我，此外故人疏^[8]。幽事欲论谁共^[9]？白鹤归来似可，忽去复何如^[10]？众鸟欣有托，我亦爱吾庐^[11]。

题解

庆元二年(1196)，带湖遭火，雪楼被焚，作者将要从带湖迁出，有感于迁居未成，作此词以自嘲，所以称为“戏作”。作者在题下还有一小注，称当时因病戒酒不饮，并仿效白居易风流旧事，遣去唱歌的侍者。在这一时期的词作中，作者有送粉卿的《鹊桥仙》、《西江月》，送阿钱的《临江仙》等词记遣去歌者事；有《沁园春》等词记止酒事，另在不少词中也都提到这两件事，可知这是作者移居瓢泉前后的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作者赋写这首词，借迁居一事，述怀言志，是以小见大，托意深远。作者本来有屈原事君报国之志，要作昂昂千里之驹，当然如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不去介意家事；然而投闲置散的现实生活却逼迫他离不开家庭，被迫借歌酒消遣自己的愁闷，打发寂寞的时日。当因病不得止酒时，作者是真确地感到了世无知音的孤独，只能做一个独处草

庐的陶渊明了。为了表达这种苦衷,作者在词中直接袭用古人的诗句,通过巧妙组合,赋予这些典故和诗句以新的内涵和感受,使之如同己出,收到表面上诙谐轻松而行文富有寓意的艺术效果。

注 释

〔1〕王逸《楚辞章句》卷一:“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lú)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卷六:“《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已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已居世,何所宜行,故曰卜居也。”这两句是借用《楚辞》的篇名,托之迁居,占卜如何行之于世。岁晚:指晚年。望三闾:即寄希望于三闾大夫屈原,表明愿效仿屈原的行为。〔2〕《卜居》:“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偷以全吾躯乎?”千里驹,千里马。凫,野鸭。昂昂,精神振奋的样子。泛泛,指飘浮在水面上。这是借《卜居》辞句以明志,言决不作随波逐流的野鸭。〔3〕书携一束:即携一束书。韩愈《示儿》诗:“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好在:尚好,还好。言自家虽穷,尚还有一束书可携。〔4〕《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家居徒四壁立。”家徒四壁,言家无长物。〔5〕《景德传灯录》卷一一《袁州仰山慧寂禅师》:“师问香严:‘师弟近日见处如何?’严曰:‘某甲卒说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无卓锥之地,今年锥也无。’师曰:‘汝只得如来禅,未得祖师禅。’”卓锥即立锥。〔6〕孟郊《借车》诗:“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借者莫弹指,贫穷何足嗟?百年徒役役,成事尽随花。”〔7〕乌有、亡是、子虚:司马相如虚构的三个人物,人名都寓“不存在”的意义。司马相如《子虚赋》:“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亡是公存焉。”作者借用,指舞既没有了,歌也不存在了,饮酒也成空了。〔8〕二三子者爱我:指两三个知己尚还喜爱我。故人疏:指过去曾交往的人都已疏远了。按,在庆元党禁期间,学士大夫颇有人人自危的感觉,所以对作者这样锋芒毕露的人物,不少故人都采取了省事避祸的态度,因此来往得少了。〔9〕幽事:指内心事。

欲论谁共：即欲共谁论。〔10〕言只有白鹤飞来，似乎与我为友，但忽然又飞去了，其意又是如何呢？这极写当时士大夫的畏缩的心态。

〔11〕陶潜《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陶诗因有“树扶疏”句，所以说“众鸟欣有托”。作者因止酒，不再需要佐酒的歌舞，所以把唱歌的侍者遣去，“众鸟”，即指侍者。这是以孤独无友的陶潜自拟。

沁园春

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进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1〕}。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2〕}；于今喜睡，气似奔雷^{〔3〕}。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4〕}？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5〕}！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6〕}。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7〕}。与汝成言^{〔8〕}：“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9〕}杯再拜，道“麾之既去，招亦须来”^{〔10〕}。

题解

庆元二年(1196)是作者因病止酒时期，饮酒过多危及人的健康，损伤人的咽喉、肠胃，当作者点检形骸时，断然采取止酒的措施，于是有了这篇人与酒杯的对话。上片是说酒杯不管人的死活，一味地劝饮。主人审视自己的身体，觉察到“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时，酒杯却还在以刘伶嗜酒为托词加

以辩解,说为饮而死,死又何妨?所以要把酒杯唤至近前,加以训斥。下片则历数酒杯之罪:说它一旦与歌舞为友,便如同鸩毒一样可怕,由此总结出“过则为灾”的哲理。最后则以斥退酒杯及酒杯的拜别为结束,用商量口吻,表现与酒难以绝缘的情份,诙谐而幽默。这是一首游戏词,用古文体写成。《文选》中有扬雄的《解嘲》和班固的《答宾戏》两文,假设主人与宾客的对话,一方发难,一方作答,与发难方委婉地周旋,为自己辩护。议论恣肆,富有文采。作者的这首词显然是仿效这两篇古文,因而也具有雄辩和恣肆等特点。这首词充分表现了稼轩体词的艺术独创性和风格多样化,虽袭用古代文体的形式,却不拘泥于原有格式,而是创造了人与物的对话,通过酒的危害来阐明事物的某种道理,虽为拟议而又有变化。

注 释

- [1]点检形骸:指检查身体状况。韩愈《赠刘师服》诗:“丈夫命存百无害,谁能点检形骸外?” [2]甚:何以,为什么。抱渴:患消渴症的人喜饮解渴。《世说新语·任诞》:“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饮。”咽如焦釜:指患病渴饮的症状,咽喉如烧干的锅。 [3]喜睡也是消渴病的症状之一,杜甫《雨》诗“消中日伏枕,卧久尘及屣”就是写消渴病人喜睡的诗。气似奔雷:指鼾声如雷。 [4]《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名士传》:“(刘)伶字伯伦,沛县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 [5]浑如此:果真这样。真少恩哉:语出韩愈《毛颖传》:“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毛颖传》是一篇游戏文章,毛颖指毛笔,相传创自秦蒙恬。 [6]鸩为有毒的鸟。以此鸟毛入酒,可致人死。《离骚》:“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后汉书·霍谡传》:“触冒死祸,以解细微,譬犹疗饥于附子,止渴于鸩毒。”附子是有毒性的中药。算合作:就应当是。猜:测度。

[7]过则为灾:过指超过限度。《左传·昭公元年》:“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 [8]成言是《左传》中常用语,指各诸侯国的协议,也指约定。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晋。丁卯,宋向戌如陈,从子木成言于楚。” [9]肆:指犯人被处死后陈列于朝市。《论语·宪问》:“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10]《史记·汲郑列传》:“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庄)助曰:‘使黯任职居官,亡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贵育亦不能夺之矣。’”

玉 楼 春

戏赋云山

何人半夜推山去^[1]? 四面浮云猜是汝^[2]。
常时相对两三峰^[3], 走遍溪头无觅处。 西
风瞥起云横度^[4], 忽见东南天一柱^[5]。 老僧拍
手笑相夸, 且喜青山依旧住。

题 解

这是一首写山的小词,写某一天作者晨起的见闻。上片说平常照面的两三处山峰,现在走来走去找不到,是什么人在半夜把山推走了?作者风趣地说,恐怕就是四面的浮云吧。这四句,前两句是果,后两句是因,结构上的前后倒置,使人感到章法的新奇。下片是写作者苦苦寻觅,还是西风吹开云雾,使东南的天柱峰突现了真面目。和作者同样寻山的老僧也拍手大笑,庆幸青山无恙,依旧相依为伴。全词所写只有早晨只见云雾不见山的困惑,溪头觅山的苦苦追寻,以及吹散云雾见青山的愉悦,但在写法

上却调动了设问、悬想、拟人等种种手段，完全采用动态的描写，使全词处于流转运动之中。词应当作于庆元间，是作者移居瓢泉之后的作品。

注 释

〔1〕半夜藏山：典出《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黄庭坚《次韵东坡壶中九华》诗：“有人夜半持山去，顿觉浮岚暖翠空。”〔2〕前两句也是倒置因果。这句说猜想是你四面浮云推走了山。汝：指山。〔3〕常时：平时。〔4〕瞥(pié)：本是说很快的看上一眼，瞥起，指转眼之间起风。横度：指云雾被风拦腰吹散。〔5〕据《铅山县志》记载，县南旌孝乡有天柱峰。此处的东南天一柱，疑即指天柱峰。

蓦 山 溪

赵昌父赋一丘一壑，格律高古，因效其体

饭蔬饮水^{〔1〕}，客莫嘲吾拙。高处看浮云，一丘壑中间甚乐^{〔2〕}。功名妙手，壮也不如人^{〔3〕}；今老矣，尚何堪？堪钓前溪月^{〔4〕}。病来止酒，辜负鸬鹚杓^{〔5〕}。岁晚念平生，待都与邻翁细说^{〔6〕}。人间万事，先觉者贤乎^{〔7〕}？深雪里，一枝开，春事梅先觉^{〔8〕}。

题 解

赵昌父名蕃，寓居信州玉山县，上饶诗人，有诗集《乾道稿》、

《淳熙稿》和《章泉稿》行世。赵昌父曾任职于吉州太和县和湖南辰州,均为州郡属吏,庆元二年请祠归,这首词是庆元三年春间所作。赵昌父曾为作者寓居的一丘一壑写词,作者认为昌父的词风韵高雅,文词古朴,就效仿其体制写下这首词。诗词讲格律,赵昌父原词不存,所谓其体具体形态,已经无从捉摸,但从这首效赵昌父体词韵味高雅,疏宕有致,语言明快、洒脱,也许能看到赵昌父词的风格。一丘一壑,是作者居处的象征,是庆元间作者摒弃功名意愿,甘心与深山为伍,不与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同流合污志向的见证。这首词也是为一丘一壑而写,上片从乐在一丘一壑间说到不堪功名,只堪对月垂钓,是借自嘲痛斥这一时期投机取巧、谋取功名富贵的人物。下片则自嘲先于赵昌父而归,但并不等于先觉者一定是贤者,并诙谐地戏称梅花就是春天的先觉者,这不仅是以归来为乐,而且是以归来自豪,同作者寓居带湖时期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

注 释

[1]《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疏食:粗糙的食品。蔬,则指蔬菜。

[2]高处看浮云:即看高处浮云,喻指不义而富且贵。一丘一壑中间甚乐,言在一丘一壑中间很快乐。

[3]《左传·僖公三十年》:“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

[4]尚何堪:还能做什么。堪钓前溪月:能在月夜下钓鱼。

[5]李白《襄阳歌》:“鸛鹑杓,鸛鹑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鸛鹑杓,酒具。黄庭坚《戏答王子予送凌风菊》诗:“病来孤负鸛鹑杓。”

[6]岁晚念平生:晚年回顾平生事。待都与邻翁细说:等着和邻家老翁细谈。

[7]《论语·宪问》:“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以上两句是

说,作者比赵昌父去官归来要早,然而未必先觉者就是贤者,所以作者不敢以贤者自居。〔8〕陶岳《五代史补》卷三:“僧齐己,长沙人。……时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郑谷《咸通十年府试木向荣》诗:“庾岭梅先觉,隋堤柳暗惊。”

木兰花慢

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1〕}体赋。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2〕}? 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3〕}? 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4〕}? 飞镜无根谁系^{〔5〕}? 姮娥不嫁谁留^{〔6〕}?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7〕}。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8〕}。虾蟆故堪浴水^{〔9〕},问云何玉兔解沉浮^{〔10〕}? 若道都齐无恙^{〔11〕},云何渐渐如钩^{〔12〕}?

题解

稼轩词中有《木兰花慢》四首,这一首应作于庆元中。据词题,是中秋彻夜饮酒,将及天明时,客人说前人所作诗词,只有待月而没有送月的,作者因用楚辞的《天问》体写了这首词。的确,在唐人诗中,赋待月的不计其数,题目中标明的就有李白、独孤及、白居易、杨发、陆龟蒙等人的诗作,而又确实无人饮酒达旦而且犹自诗兴不减的,作者却能以丰富的想象,纵横驰骋,像屈原问

天那样,连向将要向西运行而去的月亮问了七个问题,开创了这一题材的新篇章。其中前三个问题,是针对月球是否绕地球运行提出的疑问,它不但显示了作者对天文现象观察的细心,而且闪烁着思想解放的火花。后五个问题,则都是向历来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提出质疑,但不论涉及哪方面的问题,却都紧紧围绕送月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关月亮经由海底的叙述,怕长鲸触破月中玉殿琼楼的担心,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世间美好事物的关爱,是作者心系万物的伟大胸怀的体现。全词结构严谨,创意新颖。想象奇特,浪漫而富于幻想;发问合理,妙悟而启人灵感,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注 释

〔1〕王逸《楚辞章句》卷三:“《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有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僬僬,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疲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懣,舒泻愁思。”《天问》主要针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提出疑问。〔2〕可怜:怜有爱怜、怜惜意,可怜的意义是可惜,不是可爱。这一句是问,可惜今晚这么美好的月亮,向什么地方,悠悠而去了呢?〔3〕这三句的意思是:也许大地是圆的,月亮从我们这边落下去,却从世界的另一边升起来了。在作者之前,虽然也有人认为大地是运动着的,如《文选》注张华《励志》诗“大仪斡运,天回地游”句引《河图》:“地常动而人不知。”但能感觉到大地是圆的,月亮是围绕着地球运行的,却并没有人有此认识。西方世界直到三四百年后才有哥尼白提出日心说,作者虽然是用诗提出了一个朦胧的认识,但它所包含的真知灼见,恰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是“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4〕汗漫:广阔无垠,指天外的广大空间。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难道是浩浩长风送走了中秋的月亮?〔5〕李白

《把酒问月》诗曾有“皎如飞镜临丹阙”句，以飞镜比喻月亮。作者由此设问：既然把月亮称之为飞镜，那么天空中的这一面飞镜，又没有生根，是谁把它系在空中的？〔6〕姮娥原是后羿的妻，偷吃了后羿从西王母处讨来的不死药，飞入月宫成为月中精灵。姮娥孤独无偶，是诗人经常赋咏的内容。这一句是说，姮娥不肯嫁人，是谁留住了她？〔7〕卢仝《月蚀》诗有句：“烂银盘从海底出，出来照我草屋东。”作者这两句是从卢诗的前一句派生出的：听说月亮是经从海底的，可是却无从查问，这个说法模糊不清，使人发愁。〔8〕这三句接续上面的话题加以推想。万里海中有巨大的鲸鱼，怕它横冲直撞，把月宫中的玉殿琼楼撞坏了。传月中有琼楼金阙。《酉阳杂俎》前集卷二：“翟天师名乾祐，……曾于江岸与弟子数十人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随吾指观。’弟子中两人见月规半天，琼楼金阙满焉，数息间不复见。”〔9〕《淮南子·精神训》：“月中有蟾蜍。”高诱注：“蟾蜍，虾蟆。”《艺文类聚》卷一：“姮娥奔月，是为蟾蜍。”故堪浴水：自然能在水中生活。〔10〕问为什么玉兔也能在水中沉浮。云何：为什么。《艺文类聚》卷一引傅咸《拟天问》：“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兴福降祉。”〔11〕若道：如果说。都齐：全都。无恙：指虾蟆和玉兔经过入水之后全都安全无事。〔12〕渐渐如钩：指中秋之后，月亮渐渐由盈转缺。骆宾王《玩初月》诗：“既能明如镜，何用曲如钩？”孙逖《夜到润州》诗：“客行凡几夜，新月再如钩。”

踏 莎 行

和赵国兴知录韵

吾道悠悠^{〔1〕}，吾心悄悄^{〔2〕}，最无聊处秋光到^{〔3〕}。西风林外有啼鸦，斜阳山下多衰草^{〔4〕}。长忆商山，当年四老^{〔5〕}，尘埃也走咸阳道^{〔6〕}。为谁书到便幡然^{〔7〕}？至今此意无人晓^{〔8〕}。

题解

赵国兴，名不详，是寓居上饶的赵茂嘉、赵晋臣兄弟的子侄辈。据陈文蔚《克斋集》的有关记载，赵国兴寓居于上饶县西，是作者诗友之一。知录，即诸州的录事参军。这首和赵国兴的词，是一首议论时事、臧否人物的词作。庆元党禁以来，一些原来不为正派人物所认可的士人，纷纷借攻讦伪学作为晋身之阶。《两朝纲目备要》卷四载：“韩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权纳贿，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为说以网善类也。……而士大夫嗜利无耻或素为清议所摈者……攘臂奋袂，以攻伪干进，而学禁之祸酷矣。”这些在庆元党禁间的当红人物也包括作者曾经认识或有交往的人。在这首词中，作者借否定汉代四皓辅助吕后、汉惠帝事，讥讽那些投靠韩侂胄的旧交新贵，表现了作者在政治上不与韩侂胄集团合作的态度。词中除了用事用典，以古讽今外，还用西风林外的啼鸦比喻那些投靠干进的无耻小人，用斜阳山下的衰草比喻士风的衰败，而作者关注时局变化、忧虑国家前途的精神境界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注释

- 〔1〕杜甫《发秦州》诗：“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这是杜甫别秦州发同谷县时所作，面对广阔的宇宙，眼前的路途悠远，是杜甫此时的感受。不论杜诗还是辛词，都是借道路漫长喻行道的艰难。
- 〔2〕《诗·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悄悄，忧愁的样子。愠于群小，指为一群小人在朝而愤怒。
- 〔3〕无聊处：没意思的时候。
- 〔4〕西风林外有啼鸦：乌鸦在山林之外啼叫，比喻小人在朝。山下：也是比喻山林之外。衰草：喻世间风气的衰败。作者认为，在庆元党禁时期，凡是追名逐利之人都是无耻小人。
- 〔5〕《史记·留侯世家》：“上欲废太子，立

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恐,不知所为,……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姓名,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商山,在陕西商县,传四皓在此隐居。

[6]即也走咸阳尘埃道。尘埃:指道路上车尘滚滚,是说奔走于咸阳道路上的人很多。 [7]《殷芸小说》卷二,载张良《与四皓书》,游说四皓出山事,末有“展布腹心,略写至言,想望翻然,不猜其意”诸语,应当是后人拟写。其中“翻然”,即“幡然”之义。为谁:为何。书到便幡然:书信一到便回心转意。 [8]后人对四皓出山辅佐汉惠帝事颇有异议。如元稹《四皓庙》诗,便提出质疑,说四皓“显晦有遗迹,前后疑不伦”,“安存孝惠帝,摧顿戚夫人。舍大以谋细,虬盘而螭伸。惠帝意不嗣,吕氏祸有因。虽怀安刘志,未若周与陈”。杜牧也有“四老安刘是灭刘”的诗句。这一句是借以讥讽附韩干进之人。

永 遇 乐

检校停云新种杉松,戏作。时欲作亲旧报书,纸笔偶为大风吹去,末章因及之

投老空山^[1],万松手种^[2],政尔堪叹^[3]。何日成阴,吾年有几?似见儿孙晚^[4]。古来池馆,云烟草棘,长使后人凄断^[5]。想当年良辰已恨,夜阑酒空人散^[6]。停云高处,谁知老子,万

事不关心眼^[7]。梦觉东窗，聊复尔耳，起欲题书
简^[8]。霎时风怒，倒翻笔砚，天也只教吾懒^[9]！
又何事催诗雨急，片云斗暗^[10]？

题解

这首词作于庆元中期。停云堂，是作者在铅山居所的西北隐湖山上修建的一处建筑，按陶渊明诗意，取名为停云。陶渊明《停云》诗小序说此诗是思亲友，但“停云”二字却只是随便取首句二字为题，并无此义。诗中主要是说生处乱世，而亲友却不从所愿屏居田园，所以叹息而思之。这首词上片探讨和感叹在停云堂种松的意义何在，下片记叙不作亲旧报书的机缘，都是祖述陶诗的本义，写出作者对庆元党禁时期社会现象的不满，对政治局势的忧虑，对亲旧政治动向的关切。作者在绍熙五年被弹劾罢免福建安抚使后，庆元元年和庆元二年，连续受到韩侂胄党羽谢深甫、何澹等人的弹劾，连仅有职名和祠禄也被取消，移居瓢泉，检校停云杉松，投老空山，都是与这些政治迫害针锋相对的举动。题停云而思亲友，正反映了作者在迫害面前孤军奋战企求援助的心态。

注释

〔1〕投老：到老，临老。空山：原指没有树木的山，不能依靠它生存。投老空山，意即老住空山，示意在山间生活到老。王安石《芙蓉堂二首》诗：“投老归来一幅巾，尚私荣禄备藩臣。”《九日赐宴琼林苑作》诗：“金明池道柳参天，投老重来听管弦。”〔2〕苏轼《寄题刁景纯藏春坞》诗：“白首归来种万松，待看千尺舞霜风。”〔3〕政：通“正”，魏晋时人多用“政”不用“正”。政尔，恰好，只是。政尔堪叹，指临老在空山中手种万松，到底为了什么，值得叹息。〔4〕成阴：指松树长大成林，可以遮蔽日光时。吾年有几：似见

儿孙晚两句,慨叹馀生不多,而尚未见孙。按:庆元三年作者五十八岁,据“似见儿孙晚”句,似乎此年尚未见孙。〔5〕这三句是说,古往今来人们建筑园林池馆,到头来终归要荒废,长满了野草荆棘,笼罩在烟雾中,长使后人凭吊伤感。这是接上三句,说种松不是为了留下家业。〔6〕两句意思是:细想当年,良辰美景,夜深酒尽人散之时,已不免留下万事皆空的怨恨。这是说一切繁华和富贵,都有消失的一天。仍然是暗示,种松不是为了留下什么,而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即归结到上片开头三句,表明终老空山的信念。〔7〕停云高处:停云堂建筑在隐湖山上,所以有“高处”之说。作者另有《蓦山溪·停云竹径初成》词,有句:“山上有停云,看山下濛濛细雨。”万事不关心眼:对世上的一切事情都不关心。王维《酬张少府》诗:“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这里是指不关心当时的政治局势,反语。〔8〕陶潜《停云》诗有“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句,怀念亲友。聊复尔耳:意即姑且如此。语出《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绣,仲容以竿持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按:作者在庆元党禁期间,不愿同当权的韩侂胄党人联系,曾有《卜算子·饮酒不写书》词写道:“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废尽寒温不写书,富贵何由得?”已经表明他对写书简的态度。而这时的亲旧,也大都不像作者这样居住在深山中,多是忙于仕途,作者心怀鄙薄,虽然不能免俗,勉强题写回信(报书),但出于不得已,所以有“聊复尔耳”及后面的“天也只教吾懒”等句。〔9〕作者把不肯题写书简,又因大风把笔砚掀翻,遂索性不再写书信归结为懒,其实是托词,是不愿暴露其内心不满的情绪,所以懒归结为大自然的安排。〔10〕斗:同陡,突然。杜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诗:“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这两句是说,不能写信,却因片云急雨,转而吟诗。

鸕 鵒 天

读渊明诗不能去手,戏作小词以送之

晚岁躬耕不怨贫^{〔1〕},只鸡斗酒聚比邻^{〔2〕}。

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3]。千
 载后，百篇存^[4]。更无一字不清真^[5]。若教王
 谢诸郎在，不抵柴桑陌上尘^[6]。

题 解

庆元中期，作者写了多首《鹧鸪天》词言志，如“自古高人最可嗟”阕、“出处从来自不齐”阕、“老病那堪岁月侵”阕，都寓讥评时局、愤世嫉俗之意，这是其中一首。庆元党禁以来，作者虽居深山，却关心时事，于党争并不能超然忘怀，所以他多次以陶渊明自比。在作者的心目中，陶渊明身处乱世，避身世外，高风亮节，使江左王、谢所建树的功名也大为逊色。然而陶渊明并不是真正的隐士，对晋宋之间的嬗代，若是全然不放在心上，那他岂不就成了上古时代的人物，而不是生活在晋宋那种混乱的年代里？这就是作者对陶渊明的理解。作者在拿陶渊明自比，其实是说，虽然他已经远离尘嚣，但他并不会对时局漠不关心，因此，让他超然物外、真正如隐士那样生活，他办不到。作者对陶渊明的理解，表现了真知灼见，是他读陶渊明诗所领悟的。当他豁然想通之后，便戏作这首小词，为这段读书作了一个总结。

注 释

〔1〕陶渊明归田后躬耕情景，见其《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萧统《陶渊明集序》言：“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诗：“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2〕陶渊明《归田园居》诗：“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杂诗》：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常作乐，斗酒聚比邻。”〔3〕都无：全无。这两句是判断陶渊明对世事的態度。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去世在刘宋初年。当时晋宋的内部多篡夺杀戮的纷争，而北方则先后处在十六国的统治之下。而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虽然有“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等语，好像悠然不关心世事，然而又在《拟古》诗中有“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句，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中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句，寓愤世之意。以陶渊明的处境，是不能完全与世相忘的。所以作者这两句是说，假如陶渊明全不关心晋宋之间的事，那他就应当是上古之人了。羲皇以上人：伏羲时代以上的人。〔4〕从陶渊明去世的宋元嘉四年（427）到南宋庆元三年（1197），为七百七十年，说“千载”，是举整数。陶渊明诗现存一百二十篇。〔5〕以“清真”标举陶诗的风格，见苏轼《和陶渊明饮酒》诗之三：“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6〕前引“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指的就是江左王、谢诸家人。这两句是说，假如让王、谢各家的子弟还在，那他们还不如柴桑道上的尘土。这是对东晋求名者的极度鄙视。柴桑：陶渊明居住处，在江州德化县楚城乡。

兰 陵 王

己未八月二十日夜，梦有人以石研屏见怀者^{〔1〕}，其色如玉，光润可爱。中有一牛，磨角作斗状。云：‘湘潭里中有张其姓者，多力善斗，号张难敌。一日，与人搏，偶败，忿，赴河而死。居三日，其家人来视之，浮水上，则牛耳。自后并水之山往往有此石，或得之，里中辄不利。’梦中异之，为作诗数百首，大抵皆取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等事^{〔2〕}，觉而忘其言，后三日，赋词以识其异。

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3〕}。苕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4〕}。郑人缓也泣：“吾父，攻

儒助墨，十年梦沉痛化余，秋柏之间既是实。”^[5]

相思重相忆，被怨结中肠，潜动精魄^[6]。望夫江上岩岩立^[7]。嗟一念中变，后期长绝^[8]。君看启母愤所激，又俄顷为石^[9]。难敌。最多力，甚一忿沉渊，精气为物，依然困斗牛磨角。便影入山骨，至今雕琢^[10]。寻思人世，只合化，梦中蝶^[11]。

题解

己未是庆元五年(1199)，作者六十岁。庆元党禁以来，韩侂胄党人对士大夫的迫害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庆元二年赵汝愚被迫害致死，至此已三年。庆元三年，伪学党籍公布。四年五月，在韩侂胄进太傅的同时，还下诏禁伪学，要求士大夫“毋复借疑似之说以惑乱世俗”。作者虽然没有被列入伪学籍中，但他一向反对党争，主张举国团结对敌，在大是大非面前勇于主持正义。所以，就以这年八月二十日夜间梦见的故事为题材，写下了这篇有感而发的记梦词。题序中说作者梦有人送给他一件石研屏，并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湘潭张难敌因搏斗而死，死后化为斗牛石，使里中得之者不利。梦境本来不足为凭，但它却是作者情感思想的某种曲折表现，所以这首词也就通过古来四件因怨愤变化为石的记载(苌弘、郑人缓、望夫妇、启母)参证张难敌的故事。三片之中，上片写两男因恨化石，是父子君臣事；中片写两妇因怨化石，是夫妇事；而下片则写张难敌虽然斗败，但化为石后仍作困斗的形象，赞扬张难敌抵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文词虽然诡谲诙谐，构思却极巧妙。论其主旨，可以说这首词创造了一个张难敌的不屈形象，借以抒发胸中激愤不平的怨气，用以影射当时的政治斗争。

体裁基本上是属于赋体入词,类似一篇散文小赋。

注 释

〔1〕石研屏:镶嵌有研磨石雕的屏风。饗(xiǎng):馈赠。〔2〕言大都选取古代以来因为心生怨愤变化成其它物体的事件。〔3〕恨到极点,无法消除。这两句是说人物变化等事都是因怨恨无法消除所致。

〔4〕苌弘:周灵王时大夫。《史记·封禅书》:“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小,苌弘乃明鬼神事。……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而为碧。”注语说:“苌弘放归蜀,自恨忠而遭谗,剖肠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玉产于石中,苌弘化碧,也是化石事。这件事似乎是影射赵汝愚。赵汝愚于庆元元年二月罢右丞相,安置永州,二年正月死于窜贬途中。至庆元五年已经三年。

〔5〕《庄子·列御寇》:“郑人缓也,呻吟裘氏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与辩,其父助翟,十年而缓自杀。其父梦之,曰:‘使而子为墨者予也,阖胡尝视其良,既为秋柏之实矣。’”注:“缓见梦其父,言弟之为墨,是我之力,何不试视我冢上,所种松柏已结实矣。”儒,孔子学派。墨,墨翟(dí)所创立的学派。松柏结实:实与石音同,以松柏结实作为缓化为石的例子。这里用攻儒助墨影射韩侂胄伪学禁。南宋理学自称得儒学不传之正统,韩侂胄党人则攻击理学为伪学。

〔6〕三句写妇女对丈夫的怨愤。怨结中肠:怨气郁结于肠中。潜动精魄:指灵魂不安。

〔7〕《初学记》卷五引刘义庆《幽明录》:“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古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携弱子餧送此山,立望夫,化为立石,因以为名焉。”王建《望夫石》诗:“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和雨,行人归来石应语。”岩岩:形容山峰高峻。

〔8〕嗟:叹息。一念中变:中途改变想法。后期长绝:从此断绝了对以后的希望。

〔9〕《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驳鹿,见夏后启母石。’”颜师古注:“癖,夏禹子也。其母涂山氏女也。禹治洪水,通轩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

‘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俄顷：立刻。〔10〕影入山骨：山骨，山上石头。骨即头。苏轼《雪浪石》诗：“且凭造物开山骨，已见天吴出浪头。”骨与头对举，两字同义。影指影象。这两句是说，石头中有牛的影象，于是就着这个形象进行雕琢。〔11〕《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庄子说梦为胡蝶后，不知他自己化为胡蝶还是胡蝶化为庄周，这是有这一典故增加记梦词的迷离扑朔。

六州歌头

属得疾，暴甚，医者莫晓其状。小愈，困卧无聊，戏作以自释。

晨来问疾，有鹤止庭隅^{〔1〕}。吾语汝^{〔2〕}：“只三事，太愁余：病难扶，手种青松树，碍梅坞，妨花径，才数尺，如人立，却须锄（其一）。秋水堂前^{〔3〕}，曲沼明于镜，可烛眉须^{〔4〕}。被山头急雨，耕垄灌泥涂^{〔5〕}。谁使吾庐，映污渠（其二）^{〔6〕}？”

叹青山好，檐外竹，遮欲尽，有还无？删竹去，吾乍可，食无鱼，爱扶疏^{〔7〕}。又欲为山计，千百虑，累吾躯（其三）。凡病此，吾过矣，子奚如^{〔8〕}？”口不能言臆对^{〔9〕}：“虽卢扁药石难除^{〔10〕}。有要言妙道（事见《七发》）^{〔11〕}，往问北山愚^{〔12〕}，庶有瘳乎^{〔13〕}？”

题解

汉贾谊作《鹏（fú）鸟赋》，有鹏鸟止于坐隅，占卜的结果是主

人将去,于是主人问鹏鸟吉凶祸福事,鹏不能答,遂以己意代答,言人生若浮,死若休的道理。这首词是作者大病之后的戏作,因医者也不知病情,所以作者便借用《鹏鸟赋》的体例,以主人和前来问疾的鹤的对话为形式,抒写山居生活的困惑。而所谓困扰作者的三事,一是松树妨碍梅坞花径,一是曲沼变污渠,一是竹子遮住青山,其实都是园林修葺的几件琐事,但作者却郑重其事地把这三者当作导致此次暴病的原因,所以下片代鹤所答,说这些困惑是良医药石所不能医治的,惟有到《北山移文》中去求解,可见这不过是诗人风趣地遮掩得病的真正原因而已,所以称为“戏作以自释”。全词打破传统的分片记事抒情的惯例,是以赋为词的创新之作。而它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虽然词中并不直接说明,但“有要言妙道,往问北山愚,庶有瘳乎”三句,给我们的启示是:既然只有用《北山移文》才能让作者对出处问题作出正确判断,那么,导致作者大病一场的根本原因只能是对时局的极度忧虑。如果这一推论成立,此词的作年也就可以断定,必然在作者写出《兰陵王》记梦词直指庆元党禁的庆元五年之前后。

注 释

〔1〕问疾:询问病情。鹤止庭隅:鹤停在院中一角落。按:贾谊《鹏鸟赋》载:“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鹏鸟入于谊舍,止于坐隅。鹏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苏轼《鹤叹》诗:“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2〕“吾语汝”语句出自《论语·阳货》。〔3〕秋水堂:又名秋水观,是作者在瓜山下所建筑一处居室,从《庄子·秋水》取名,作者诗词中多处提到它,有长调《哨遍·秋水观》等词。〔4〕秋水堂前有一丘一壑,还有新开池,作者曾作《南歌子·新开池戏作》词。这里所谓的“曲沼”,即新开的池沼。平时曲沼明亮如镜,可以照见眉须。烛:指照见。〔5〕耕垄灌泥涂:山头急雨裹挟着田垄中的泥土,灌入曲沼

中。〔6〕韩愈《符读书城南》诗：“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7〕以上八个短句，是说青山虽好，但房檐外的竹子，把青山大部分遮住，似有还无，要砍去竹林，我又宁可吃饭无鱼，也喜爱竹林扶疏。乍可：宁可。食无鱼：本是《战国策》中冯谖的典故，但这里却是结合苏轼《于潜僧绿筠轩》诗“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的句子而使用。〔8〕吾过矣：我错了。语见《礼记·檀弓》上：“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按：子夏丧子失明，曾子责备他做错了三件事，子夏认错。子奚如：你以为如何。子，指鹤。〔9〕《鹏鸟赋》：“问于子鹏：‘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语余其期。’鹏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臆，同意，言以猜测回答。词中是代鹤回答。〔10〕卢扁：即扁鹊，古代名医，因住在卢地，所以称卢扁。药石：石针。扁鹊以针刺闻名。〔11〕枚乘《七发》：“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要言妙道，重要的言论巧妙的说辞。〔12〕北山愚：当指《北山移文》中的“钟山之英，草堂之灵”，因其不像周颙“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所以称为“北山愚”。和《列子》中挖北山不止的愚公无关。〔13〕庶有瘳乎：或许可以痊愈吧。语出《庄子·人间世》：“庶几其国有瘳乎？”

水调歌头

赵昌父七月望日用东坡韵叙太白、东坡事见寄，过相褒借，且有秋水之约。八月十四日，余卧病博山寺中，因用其韵为谢，兼寄吴子似。

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1〕}。摩挲素月^{〔2〕}，人世俯仰已千年^{〔3〕}。有客骖鸾并凤^{〔4〕}，云遇青山赤壁^{〔5〕}，相约上高寒^{〔6〕}。酌酒援北斗^{〔7〕}，我亦虱其间^{〔8〕}。少歌曰^{〔9〕}：“神甚放，形则眠^{〔10〕}。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11〕}。”欲重歌兮梦觉，

推枕惘然不见，人事底亏全^[12]？有美人可语，秋水隔婵娟^[13]。

题解

这是一首游仙词。词题中说，赵昌父七月十五日（每月十五日为望）用苏轼词韵，叙李白、苏轼游仙事寄词给作者，对作者有过分的推许，并相约过访秋水。作者八月十四日在博山寺中养病，用同样的词韵作答词，并寄给吴子似。吴子似，名绍古，鄱阳人，是南宋理学家陆九渊的弟子，庆元四年任铅山县尉，与作者友情颇笃。按：苏轼词指《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其上片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通过中秋饮酒问天，表达游仙玩月的愿望。而开头那著名的两句，其实出自李白的典故。《云仙杂记》卷一载：“李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间，□通天□□矣。恨不携谢朓惊人诗来，搔首问青天耳。’”恐怕作者所说的用太白、东坡事见寄，就指二人问青天事。有的注家说苏轼事指游赤壁，太白事不详，但苏轼事不应指游赤壁事，因为它与游仙无关。而作者这首词，不但是有志登天，而确实在梦中已经登天。作者发挥其瑰丽浪漫的想象力，在寥廓的青天上周游往返，与李白、苏轼、赵昌父三人相约上高寒，摩挲素月，酌酒北斗，放声高歌，终因梦觉回到现实中来，展现了诗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闪射着奇特壮丽的思想光芒。

注释

〔1〕寥阔：指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畴(chóu)昔：指昨夜。《楚辞·九

章·惜诵》：“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2〕摩挲：抚摸。素月：皎洁明亮的月。〔3〕这一句的意思大致是，在天上瞬息俯仰之间，人世上恐怕已经过了千年之久。这是写天上人世在时间上的差异。〔4〕客：指赵昌父。骖鸾并凤：骑着鸾鸟和凤鸟。〔5〕青山：李白墓在太平州城东青山之北，代指李白。赤壁：苏轼所登，在黄州，苏轼有《赤壁赋》，代指苏轼。云遇句：听说遇到李白和苏轼。〔6〕苏词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句，可知苏轼并没有实现登天的愿望，所以赵昌父要邀请他们到又高又冷的天上游玩。〔7〕《楚辞·九歌·东君》：“援北斗兮酌桂浆。”援：手持。北斗：北方七星，形状似杓，所以诗中想象，要用北斗来饮酒。〔8〕虱其间：参与其中。韩愈《泷吏》诗：“得无虱其间，不武亦不文。”〔9〕《楚辞·九章·抽思》正辞之后有“少歌曰”、“乱曰”两部分。“少歌”即“小歌”，是乐章一部分的名称。荀子《侏》诗也有“小歌”。〔10〕精神十分旷放，而形体却处于休眠状态。这两句是表现作者梦中登天游仙的情景，因此灵魂在天上遨游，而人却在睡梦中。〔11〕贾谊《惜誓》：“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鹄：天鹅。古人以为天圆地方。这是指灵魂自由高翔，从高天下视，观察到天空大地。〔12〕推枕惘然：梦醒起身，回忆游仙情景，心情恍忽若失。苏轼《水龙吟·元丰五年予谪居于黄梦扁舟渡江觉而异之》词：“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人事底亏全：人世上的事为什么会有亏有全。亏全原指月亮的缺圆，用来比喻人事的不完满。〔13〕美人：指吴子似。杜甫《寄韩谏议》诗：“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以上五句是从梦中的游仙回到人世上的感慨。

西江月

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1〕}，要愁那得工夫^{〔2〕}！近来
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3〕}。昨夜松边

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4]。

题 解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即抒写情怀。从词中对古书的怀疑看,这首词应当是庆元中期以后的作品。词的上片写醉中的欢笑,引出“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的议论,否定古书,似是醉语,又似乎是反语,显然是针对当权的统治集团而言。庆元党禁以来,社会现实极其黑暗,真理扭曲,是非颠倒,言行虚伪,作者因此对过去相信的古书也产生了怀疑,可见这所谓的“近来”,其实就是庆元党禁以来。上片有叙有议,而下片全为叙事,写醉后情态:松边醉倒,向松发问,疑松来扶,推松不允。描摹人松的纠葛,既把人的醉态展现得极为逼真,又通过以手推松的动作和语言,展示作者刚强自立、不肯依赖他人援手的精神状态,反映了词人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不屈不挠的性格,以及维护自身尊严和理想的信念。

注 释

〔1〕且:姑且,暂且。贪:贪图,享受。魏承班《生查子》词:“愁恨梦难成,何处贪欢乐?”醉里且贪欢笑,是说只有在醉中才能找到少许欢笑,所以特别珍惜它,要好好享受。〔2〕工夫:时间。醉里只有欢笑,没时间忧愁。这显然是说,不醉时整日都在忧愁。〔3〕古人书中多错误,《孟子·尽心》下就有类似议论,并具体地举出所怀疑的问题:“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对《孟子》所言,作者当然早就知晓,但是,只有到“近来”,才通过与现实的对比,觉察到古人著书,可信部分却未必都是真理。

《孟子》认为，仁人不可能天下无敌，恶势力也可能猖獗一时。在词作者的心目中，“近来”也正是所谓“至不仁”的时期，所以才发出上面的感慨。信着：着是语助字。〔4〕《汉书·龚胜传》：“博士夏侯常见胜应禄不和，起至胜前，谓曰：‘宜如奏所言。’胜以手推常曰：‘去！’”龚胜为谏官，议丞相王嘉荐举不公事，与众人议不合，龚胜地虽孤立，但坚持己见，不肯退让，遂与博士夏侯常争执。上文中的禄，是左将军公孙禄，与龚胜议论不合者。“以手推松曰去”巧用《汉书》句式。

贺新郎

题傅岩叟悠然阁

路入门前柳^{〔1〕}。到君家悠然细说，渊明重九^{〔2〕}。岁晚凄其无诸葛^{〔3〕}，惟有黄花入手^{〔4〕}。更风雨东篱依旧^{〔5〕}。陡顿南山高如许，是先生拄杖归来后^{〔6〕}。山不记，何年有？是中不减康庐秀^{〔7〕}。倩西风为君唤起：“翁能来否？”“鸟倦飞还平林去，云自无心出岫^{〔8〕}。剩准备新诗几首^{〔9〕}。欲辨忘言当年意^{〔10〕}，慨遥遥我去羲农久^{〔11〕}。天下事，可无酒^{〔12〕}！”

题解

傅岩叟，名为栋，铅山人，隐于乡里，不肯出仕为官，是作者的好友。悠然阁，傅岩叟所建，取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意。这是一首为咏悠然阁写的词，写作年代应在庆元末之前，用赋体，所以词中集合了有关陶渊明和重九、菊花、庐山、饮酒的典故，写隐居于庐山的陶渊明，用以表达对陶渊明敬仰效仿的情

怀。此词上片抒情,写作者晚年对陶渊明的偏爱,“陡顿南山高如许,是先生拄杖归来后”,既是对陶渊明的赞扬,也是对再次归来的自我赞许。下片过渡到对悠然阁景色的赞美。并设想唤起渊明,问他能否来此作客。“鸟倦”以下七句则是用陶渊明诗中的句子代拟作答,说明不能前来的原因,并选择陶诗几个关键语句,表现作者心目中陶渊明晚年的心态。全词紧紧围绕陶渊明性格真切、处世悠然的高风亮节,阐明傅岩叟悠然阁命名的意义,抒发作者晚年的怀抱。全词拉杂引用陶诗的成句,不着痕迹,极其顺畅,极其自然,而章法的变化,构思的严谨,又显示了技巧的成熟。

注 释

- 〔1〕陶渊明宅边有五株柳树,自号五柳先生。见其《五柳先生传》。此句说走进门前栽着柳树的庭院。
- 〔2〕君家:指傅家。君家悠然,铅山诗人陈文蔚有《题傅岩叟悠然阁》诗三首,其第三道:“悠然君之心,非古亦非今。忘言犹有诗,无弦安用琴。渊明此时意,千载无知音。但见登阁时,山高白云深。”诗后并注:“岩叟命名时,予适同登阁。”渊明重九:陶有《九日闲居》诗。萧统《陶渊明传》:“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 〔3〕凄其:凄然,凄凉。杜甫《晚登瀼上堂》诗:“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黄庭坚《宿旧彭泽怀陶令》诗:“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葛,肮脏犹汉相。”这句是说,晚年在我的凄凉心中不再有隐居隆中而志在天下的诸葛亮。
- 〔4〕黄花:菊花,代指陶渊明。入手:到手。黄花入手,原指菊花到手,借喻心中只有陶渊明。
- 〔5〕东篱:陶渊明《饮酒》诗第五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 〔6〕陡顿:顿时,立刻。南山:即《饮酒》诗中的南山,指庐山。如许:如此。
- 〔6〕先生:指陶渊明。这两句是说,在先生拄杖归来以后,南面的庐山顿时显得如此高大。这是赞扬陶渊明归田,也是对自己从福建归来移居瓜山下的默许。
- 〔7〕是中:指悠然阁周围之地。陈文蔚诗中有“但见登阁时,山高

白云深”句,可见景色幽美。康庐:即庐山。庐山本名匡山,匡庐。宋人避太祖赵匡胤名讳,往往改称康庐,因此宋人诗词中匡庐、康庐并用。陶渊明家在庐山下的柴桑。

[8]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岫(xiù):山峦。

[9]剩:多。苏轼《和张昌言喜喜雨》诗:“秋来定有丰年喜,剩有新诗准备君。”

[10]陶渊明《饮酒》诗第五首:“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李善注:“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真意:真切自然的意趣。欲辨忘言:要辩论,被真趣所感染,忘记了要说的话。

[11]《饮酒》诗第二〇首:“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羲农:伏羲、神农。

[12]可:岂可。这两句意思是:天下事可以不办,但酒却不可缺少。作者闲居深山,无力办天下事,所以这样说。

浣溪沙

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1]。殷勤谢却甌中尘^[2]。啼鸟有时能劝客^[3],小桃无赖已撩人^[4]。梨花也作白头新^[5]。

题解

庆元六年(1200)春,杜叔高来访,作者作《浣溪沙·偕杜叔高吴子似宿山寺戏作》词,而这首词是用《戏作》词韵所作,因知写作时间也是庆元六年。这首写农村的词,主题单一,只选择了入春后风调雨顺的情景,表现父老乡亲对丰收的企盼和寄托。上片是从乡民的诉说入手,写农村生活的艰辛,和乡民们对生活不高的企求,容易满足的心态,表现了作者对劳动者的同情、赞许。下片则通过春天的一系列生机勃勃的景物,表达作者的喜悦心情。显然,作者是受到了父老乡亲情绪的感染,为他们生活的改善而高兴,充分体现了作者同农民关系的密切。这种开朗乐观的气氛在

稼轩词中是并不多见的,而这首叙事小词语言朴实清新,感情饱满鲜明,下片写物全用拟人写法,极具感染力。

注 释

〔1〕颦(pín):皱眉。春雨及时,预示着一年好收成。父老们争着向作者讲述今年风调雨顺情景,心情也开朗起来,不像去年那样皱着眉头。这两句写尽农民生活的艰辛,常年生活在愁苦中。〔2〕殷勤:频频。谢却:告别,却字是语助。甑(zèng):瓦器,煮饭用。甑中尘,指断炊,无米煮饭,所以甑上落满尘土。谢却甑中尘,指除去甑上的尘土。《后汉书·独行传》:“范冉字史云,陈留内黄人也。桓帝时以冉为莱芜长。……所止单陋,有时绝粒。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间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3〕啼鸟:指杜鹃。作者同时所作的《婆罗门引·别杜叔高》词首句就是“落花时节,杜鹃声里送君归”句,同调《用韵别郭逢道》词首句则为“绿阴啼鸟,《阳关》未彻早催归”句,可为证明。客:当指这年春天来访的杜叔高等人。〔4〕小桃无赖:小桃树像小女孩一样顽皮。撩人:指桃树长出嫩枝,迎风摆动,如在挑逗人。〔5〕老梨树长出了白色的新花。白头新:语出《史记·邹阳列传》:“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旧。’”

念 奴 娇

重九席上

龙山何处^{〔1〕}? 记当年高会,重阳佳节^{〔2〕}。
谁与老兵供一笑^{〔3〕}? 落帽参军华发^{〔4〕}。莫倚忘
怀^{〔5〕},西风也解,点检樽前客^{〔6〕}。凄凉今古,眼
中三两飞蝶^{〔7〕}。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
只有陶彭泽^{〔8〕}。爱说琴中如得趣,弦上何劳声

切^[9]！试把空杯，翁还肯道：何必杯中物^[10]？临
风一笑，请翁同醉今夕。

题 解

这是一首庆元末嘉泰初的词作。题称“重九席上”，知是一次重阳节宴席上所作。历来咏重九的诗词，大都引用孟嘉落帽和陶渊明采菊的典故，这首词也不例外。但是，这一时期的时势特点，却赋予了这些典故以新的含意。比如韩侂胄以武人专权以来，以专擅为理所当然，恣意而为，一般小人在朝，以无耻为常事，风俗于是大坏。孟嘉虽然是名士，然而在桓温势力的控制下，也以闲客出任幕僚。宋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举辛弃疾此词“谁与老兵供一笑”以下各句，明白无误地指出：“意谓嘉不当从温，故西风落其帽以贬之，若免冠然。”很明显，词中的“老兵”及“参军”，其影射和讥讽当世人物，应当是不言而喻的。而下片赞扬千古之下，只有陶渊明不为强权势力所拘束，又显然是对党禁以来不受韩侂胄的功名利禄所诱惑的人物的歌颂。这些都是运用旧典故，注入新内容的成功之例。

注 释

〔1〕龙山：在湖北江陵府（今湖北沙市）城西北十五里，桓温九日登高，孟嘉落帽处。〔2〕陶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再为江州别驾、巴丘令、征西大将军谯国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时佐吏并着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举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词中“当年高会”即指龙山之会。〔3〕老兵：指桓温，谢奕称桓温为老兵。《晋书·谢奕传》：“（奕）与桓温善，温辟为安西司马，犹推布衣好。

……尝逼温饮，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奕遂携酒就厅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谁与老兵供一笑，这是问成为桓温笑料的是谁人。〔4〕落帽参军即孟嘉。华发：花白头发，这是想象孟嘉落帽的形象。按：在盛大宴会之上，落帽本是失礼行为，而桓温戏弄孟嘉，显然是把他当作取笑的对象。所以作者有“供一笑”的话。〔5〕莫倚：不要寻找借口。倚：倚杖。忘怀：忘记了，指孟嘉“初不自觉”落帽事。〔6〕也解：也能。点检：指点，引伸为挑选，这里含有蔑视的意思。樽前客：指宴席上的客人。这两句是说，西风也能挑选席上客人，意思是让他当众出丑。按：《孟府君传》曾载桓温对孟嘉说的话：“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孟嘉甘心受桓温的驾御，所以西风也要贬之。〔7〕这两句是说，不论是桓温还是孟嘉，都已不复存在，在后人眼中，眼前所见的只有三两只飞蝶而已。这是总结一句，说这些历史人物不值得一提。〔8〕须信：应知。采菊东篱：陶潜《饮酒》诗句。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高风亮节，千载之下，只有曾任彭泽令的陶渊明可称。〔9〕爱说：口语，喜欢说。《晋书·陶潜传》：“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10〕试把：试举。杯中物为酒。陶潜《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以上四句是与陶渊明开玩笑。因为陶渊明说过琴中如果得趣，何必一定要在弦上发出声音，所以比照推理：那么杯中无酒的时候，陶翁是否还肯说，举杯得趣，何必一定要斟满呢？翁，陶渊明，下句的翁也是陶渊明。

归 朝 欢

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

我笑共工缘底怒，触断峨峨天一柱^{〔1〕}。补天又笑女娲忙，却将此石投闲处^{〔2〕}。野烟荒草

路。先生拄杖来看汝^[3]。倚苍苔，摩挲试问：千古几风雨^[4]？
 长被儿童敲火苦，时有牛羊磨角去^[5]。霍然千丈翠岩屏，锵然一滴甘泉乳^[6]。
 结亭三四五^[7]。会相暖热携歌舞^[8]。细思量：古来寒士，不遇有时遇^[9]。

题 解

赵晋臣，名不迂，宋朝宗室，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寓居铅山，曾任湖南、广西、江西提刑、转运副使，庆元五年罢归铅山，作者的诗友。敷文阁，以宋徽宗名义建立的藏书阁。赵晋臣的贴职是直敷文阁，所以称为赵晋臣敷文。积翠岩在县西三里，是一处风景名胜地。五峰对峙，有清风峡、断玉峡、擎天柱等景。赵晋臣自江西归来后，把积翠岩周围清理了一番，进行了改造建设，使之成为可供游览的地方。这首词的上片写积翠岩擎天柱这块石头被遗弃的遭遇，抒发志士投闲置散的悲感，是赋石，也是自况自悲，借物写人，寓意隽永。过片意念不换，以巨石遭受的不公和虐待反映英雄失志，柱石在野，群小猖獗的社会现实，对赵晋臣发现和赏识这块无人看好的石头则表示推许和赞扬。结尾两句，以石头的遭际表达一种信念，即英雄因时势而兴起，理想总有实现的一天。这是对赵晋臣的鼓励，也是对自己的鼓励。

注 释

〔1〕共工：《补史记·三后本纪》上说是女娲氏末年的诸侯。《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注：“共工，官名，名伯于。伏羲神农之间，其后子孙任智刑事以强，故与颛顼争位。不周山，在

西北也。”缘底：因何。峨峨：形容天柱的巍峨。〔2〕女娲：《三皇本纪》载，女娲氏风姓，蛇身人首，在伏羲之后，为三皇之一。天柱折后，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见《三皇本纪》。却将此石投闲处，据《铅山县志》卷一，积翠岩断玉峡有石屹立，名擎天柱，又名状元峰。北宋状元刘几在此曾读书。被女娲遗弃的这块石头应即擎天柱。〔3〕野烟荒草路，积翠岩无人问津，一向十分荒凉。而这块石头在此又极为寂寞，这与作者被投闲置散的身份颇相吻合，所以用拄杖看石的行动写对此石遭遇的同情。〔4〕倚苍苔：倚靠长满苍苔的石头。摩挲(mósuō)：用手抚摩。王安石《谢公墩》诗：“摩挲苍苔石，点检履齿痕。”作者满怀同情伤感地抚摩这块长满苍苔的石头，问它经历了千秋万代多少风雨的摧残侵蚀。〔5〕韩愈《石鼓歌》：“牧儿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敲火：敲击石头取火。敲火、磨角，是说此石受尽了磨难。〔6〕这两句转写积翠岩。积翠岩像千丈屏风，突然屹立面前。霍然：突然。甘甜的泉水有一滴锵然一声落下来。锵然，水滴落地的清脆声。据《铅山县志》载，积翠岩石中有胆泉涌出，这是写胆泉水声。作者注意力全集中在柱石上，所以被泉水声音惊觉，感到积翠岩仿佛突然出现在面前。〔7〕结亭：即构建亭屋，亭有四壁。三四五：即三五个。〔8〕会相：应须。孟浩然《洛中送奚三还扬州》诗：“音书若有问，江上会相逢。”暖热：温暖使之热。暖为动词。白居易《别毡帐火炉》诗：“复此火炉红，雪中相暖热。”按：据《铅山县志》和《江西通志》卷一二七，积翠岩清风峡中“空嵌崭岩，寒气逼人”，“清风透体，六月如秋”。这句词是为处于寒冷环境下的石头着想，说应当带领歌儿舞女，前来庆贺，让石头也感到温暖。〔9〕以石头比喻寒士。遇：指遭遇赏识者。汉董仲舒有《士不遇赋》，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陶潜有《感士不遇赋》。

贺新郎

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

听我三章约(用《世说》语)^{〔1〕}：有谈功谈名

者舞^[2]，谈经深酌^[3]。作赋相如亲涤器^[4]，识字子云投阁^[5]。算枉把精神费却^[6]。此会不如公荣者^[7]，莫呼来政尔妨人乐^[8]。医俗士，苦无药^[9]。当年众鸟看孤鹗^[10]。意飘然横空直把，曹吞刘攫^[11]。老我山中谁来伴？须信穷愁有脚^[12]。似剪尽还生僧发^[13]。自断此生天休问^[14]，倩何人说与乘轩鹤^[15]？吾有志，在丘壑。

题解

韩仲止，名澂，韩元吉之子，上饶著名诗人。韩仲止高风亮节，一为京官，终身不出，贫穷不改志节，深为当时人士称赞。判院，原为判官告院或礼仪院、登闻鼓院的简称，但北宋称判院者都是高官，南宋以后，把上述院署的低级官吏也尊称为判院。称韩仲止为判院，大概是后来编词集的人增加的。这首词作于庆元六年（1200），韩仲止尚未有这一官职。作者作此词前曾写下数首《贺新郎》同韵的词，韩仲止来瓢泉相访，这是在酒席上用同样的韵写的。作者这一时期饱受俗客骚扰之苦，在一首《夜游宫·苦俗客》的词中写道：“有个尖新底，说底话非名即利，说得口干罪过你。”作者本来是功名之士，不争取功名，如何能够实现恢复失地的理想呢？然而在庆元党禁以来，作者却极力反对功名，其实就是反对谄媚韩侂胄，反对实行党禁学禁。这首词上片提到的约法三章，其中功名是韩侂胄用以拉拢学士大夫的手段，经学应指理学，是韩侂胄严厉打击的对象，作者对韩侂胄所倡议和禁止的事都表示明确的反对意见，其实就是他反对党争反对学禁态度的明确表达。而下片更是把自己的这种意识通过词句直接传达给韩侂胄党人。全词通篇议论，大量用典，不枯燥，不僵硬，风趣入妙，

浑然天成,是散文化写法的一个成功范例。

注 释

〔1〕《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入关后,苦秦法苛刻,与父老约法,只有三章。此句自注这里的“三章约”出自《世说》。按:《世说新语·排调》载:“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虞存为魏长齐设立的三章,有明显的嘲弄意味。

〔2〕在席间谈功论名者罚以跳舞。庆元党禁时期,“自朱熹获罪,党禁益哗,稍称善类,斥逐无遗。”(见《两朝纲目备要》卷六)所以作者对这一时期热衷功名者给予极大的鄙视。

〔3〕谈论经书的罚以多饮酒。深酌:指饮一满杯。这里的经书指儒家经典。庆元党禁以来,受理学影响,六经等书成为禁忌。《两朝纲目备要》卷四庆元二年进士试载:“是科取士,稍涉义理,悉见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矣。”

〔4〕《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褌,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司马相如善作赋,有《子虚赋》、《上林赋》等名篇。

〔5〕《汉书·扬雄传》:“王莽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丰子寻、歆子棻复献之,莽诛丰父子,投棻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至,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王莽闻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间请问其故,乃刘歆尝从雄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诏勿问。然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净,作符命。’”子云是扬雄字。杜甫《醉时歌》:“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这两句借杜诗,说谈功谈名谈经的危害。

〔6〕算:是。枉把精神费却:白费心力。

〔7〕《世说新语·简傲》:“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刘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饮,不如公荣者不可不饮,惟公荣可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当指所谓俗客。

〔8〕用嵇康语:见《晋书·向

秀传》：“始，（向）秀欲注（《庄子》），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9〕苏轼《于潜僧绿筠轩》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10〕《后汉书·祢衡传》：“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惟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上疏荐之曰：‘……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逞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馀。’”鸷（zhì）鸟，猛禽。鹗（è），雕类猛禽，性凶猛。鸷鸟累百，不如一鹗，百只猛禽不如一只鹗，这是两汉时期的谚语，《汉书》、《后汉书》多次引用。〔11〕飘然横空，写鹗横空出世的雄姿。直把曹吞刘攫，祢衡当后汉时，以才学傲世，先后辱骂曹操，侮慢刘表，这是以横空鹗比喻祢衡吞曹攫刘的气概，转而自比。当年，既是指后汉时，也是自比少年时。攫（jué）：抓，夺。

〔12〕两句说老来在山中，只有穷愁为伴。有脚：喻穷愁前来作伴。五代王仁裕人称有脚阳春。见《开元天宝遗事》卷下。〔13〕言穷愁没有穷尽，如僧人不断长出头发。

〔14〕杜甫《杜曲三章》诗句“自断此生休问天”。自断此生，指生活不靠别人。天：天帝，转指朝廷。〔15〕《左传·闵公二年》：“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轩，指轩车，大夫所乘。倩何人说与乘轩鹤：请什么人向乘轩车的鹤说明呢。乘轩鹤当喻朝中得道的小人。

雨中花慢

登新楼，有怀赵昌甫、徐斯远、

韩仲止、吴子似、杨民瞻

旧雨常来，今雨不来^{〔1〕}，佳人偃蹇谁留^{〔2〕}？
幸山中芋栗，今岁全收^{〔3〕}。贫贱交情落落，古今
吾道悠悠^{〔4〕}。怪新来却见，文《反离骚》^{〔5〕}，诗
《发秦州》^{〔6〕}。功名只道，无之不乐；那知有
更堪忧。怎奈向儿曹抵死^{〔7〕}，唤不回头^{〔8〕}！石
卧山前认虎^{〔9〕}，蚁喧床下闻牛^{〔10〕}。为谁西望^{〔11〕}，

凭栏一饷，却下层楼？

题 解

这是庆元六年(1200)的作品。题中作者所登的新楼不详，不知是否建在期思。赵昌甫诸人，都是作者寓居带湖以来上饶、玉山、铅山的诗友，年龄都比作者小。其中吴子似不是铅山人，当时正任铅山县尉。杨民瞻，则是作者的门下弟子，寓居上饶带湖之北，作者寓居带湖时常有词作赠予。这首词的主题是登新楼思念友人，但在怀友的同时，因有感于当时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于是对知识分子人群中不顾个人廉耻的种种反常现象，加以斥责和嘲讽，表达了作者的坚定的政治立场、为人行事的正义感，以及对友人的无限期望。作者笔下带有感情，对友人的勉励温婉淳存，十分感人；对丑恶现象的讥弹，则犀利刚劲，力透纸背。

注 释

〔1〕杜甫《秋述》文：“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两句言友人旧日遇雨常来，今日遇雨不来，体现作者的孤独。

〔2〕佳人：喻友人。偃蹇：高傲意。

〔3〕芋：芋头，栗：栗子。杜甫《南邻》诗：“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

〔4〕《汉书·郑当时传》：“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职，门外可设雀罗。后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穷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落落：不合的样子。吾道长悠悠：杜甫《发秦州》诗：“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

〔5〕《汉书·扬雄传》：“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6〕杜甫有《发秦州》诗，自注：“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按杜甫此

诗,仅言秦州可去,同谷可居,有“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句。以上两句是惊讶当世的怪现象。扬雄《反离骚》嘲屈原“不能回复旧都,何必湘渊与涛濞”,其实是借嘲讽屈原为自己趋炎附势、投靠王莽辩解,显然喻指当时美化韩侂胄的怪论。而发秦州则借喻某些人违背初衷,变节投靠当权者。

[7]怎奈向:怎奈何。儿曹:儿辈,对当时追求功名的人的蔑称。抵死:至死,到底。

[8]《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七:“雪窦禅师尝作谒云:‘三分光阴二早过,灵台一点不揩磨。贪生逐日区区去,唤不回头争奈何?’”

[9]《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石卧山前认虎,即把山前的卧石当成老虎。

[10]《世说新语·纰漏》:“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按:这两句是说热衷功名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自我折磨。

[11]西望:喻思念友人。韩愈《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咏》之《西山》:“新月迎宵挂,澄云到晚留。为遮西望眼,终是懒回头。”

鹧 鸪 天

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壮岁旌旗拥万夫^[1],锦襜突骑渡江初^[2]。
燕兵夜娖银胡鞬^[3],汉箭朝飞金仆姑^[4]。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5]。却将万字
平戎策^[6],换得东家种树书^[7]。

题 解

这首词也应当是庆元六年(1200)的作品。在作这首词之前,作者曾在一些词作中痛斥庆元党禁以来热衷求仕而忘记韩侂胄倒行逆施的人的言行,有“谈功谈名者舞”及“功名只道无之不乐,

那知有更堪忧”等语,可见作者一个时期以来对功名二字的反感。然而,作者本来就是一个功名之士,他的一生都在为创建恢复失地的大业而奋斗,他所反对的只是这一时期追随韩侂胄的无耻小人。所以,当客人慷慨激昂地谈到抗金事业时,作者便追忆少年时期轰轰烈烈的抗金事迹,写下这首小词。作者在上片回忆了四十年前在山东农民起义军中同女真军队的战斗场面,为自己在壮岁举起抗金大旗,在戒备森严的敌营中将起义军的叛徒擒拿归案,胜利返回江南而感到无比自豪。下片则由追昔转为抚今:春风不再,英雄已老。现实生活是:当年所写下的用以克敌制胜的著作,如今已经被交换成种树养鱼一类农家用书,是谁使一个雄心万丈的志士变成了一个关心耕种的农夫?壮士闲中老,这是历史的最大悲剧。作者正是通过悲壮激烈的战斗岁月和沉沦隐身的平庸时日之间巨大的反差与对比,表现这种悲剧,抒发满腔的悲愤,达到慷慨悲歌、凄凉感人的艺术效果。将万字平戎策去换种树书,只是一种假设,所以题中称这是“戏作”。

注 释

[1]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作者以二十二岁的少年在金国南侵时毅然率兵起义,加入了中原反抗女真统治的战斗行列中。他在所著《美芹十论》中写道:“粤辛巳岁,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耿京部下,各有部曲,自令招人。作者所率二千人后来发展到万人以上。所以这一句说,在作者的旗麾下,已经拥有了万名壮士的规模。这是写实,没有丝毫的夸张。黄庭坚《送范德孺知庆州》诗:“春风旌旗拥万夫,幕下将军思草枯。” [2]《宋史·辛弃疾传》:“绍兴三十二年,(耿)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命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

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这一句所写即作者自济州擒张安国南下事。锦襜(chán):锦制短衣。突骑:《后汉书·光武帝纪》:“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朗。”注:“突骑,谓能冲突敌阵。”张孝祥《水调歌头·凯歌上刘恭父》词:“少年荆楚剑客,突骑锦襜红。”〔3〕此句指女真士兵戒备森严。燕兵:当时燕京为金朝都城,此指女真兵。妮(chuò):作动词用,整理。银胡鞬(lù):鞬又作禄,中古以前无此词,新旧《唐书》称突厥达官为胡禄,又以胡禄为箭室。唐人《广韵》称“弧箬,箭室也”,此当指银色箭囊。洪迈《稼轩记》载稼轩“章显闻于南邦,齐虏巧负国,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4〕汉:指作者所率领的突骑。金仆姑:箭名。《左传·庄公十一年》:“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注:“金仆姑,矢名,南宫长万,宋大夫。”前一句写夜间深入敌营,后一句写清晨胜利突围。〔5〕欧阳修《圣无忧》词:“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古人有用乌发药染须事,白居易《代诸妓赠送周判官》诗:“好与使君为老伴,归来休染白髭须。”此句说人不能返老,春风不能染黑白须。〔6〕万字平戎策:指作者初归江南时所奏进的《美芹十论》等论抗金的著作。平戎,平息北戎。唐人王忠嗣有《平戎十八策》,见《新唐书·王忠嗣传》。〔7〕东家:邻家。种树书:秦代焚书时保留不烧的有卜筮种树等书,见《史记·始皇本纪》。韩愈《遂石处士赴河阳幕》诗:“长把种树书,人云避世士。”

卜 算 子

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1〕}。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2〕}。芸草去陈根^{〔3〕},笕竹添新瓦^{〔4〕}。万一举朝廷举力田^{〔5〕},舍我其谁也^{〔6〕}?

这是作者庆元六年所作用“也”字韵的六首《卜算子》词中的一首,另有一首题为“用韵答赵晋臣敷文,赵有真得归、方是闲二堂”。赵晋臣于庆元五年归铅山,真得归二堂应当是他归来后所构建,因此,这六首词也不能早于庆元六年。六首词都用“者”和“也”为韵,完全属于散文化的写法。本篇是一首抒发感慨,讽刺时事的小词,上片通过汉代李广李蔡才干高下有别然而遭遇却恰恰相反的强烈对比,借以痛斥南宋当局在人才使用上执行的佞谀升迁、真虎不用的原则。下片更借除草、灌溉方面的道理隐喻必须除旧布新,解决积重难返的问题。而结句写一个志在天下的英雄竟成为推举力田的对象,它所具有的讽刺意味更是极其深刻的。词中不论是用典还是设譬,极为简洁而洗练,准确而生动,表现了作者语言艺术的功力。

注 释

- [1]《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馀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胡儿:匈奴兵。
- [2]《史记·李将军列传》:“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两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安乐侯。……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 [3]芸(yún)草:除草。芸同耘。《诗·小雅·甫田》:“或芸或耔。”此句言除草一定要从根上除尽。陈根:草的多年生根。
- [4]笕(jiǎn)竹:用竹筒引水灌溉。添新瓦:瓦与竹筒形相似,添新瓦应指接续新的竹筒。
- [5]举力田:自汉惠帝四年正月诏举孝弟、力田以后,西汉各代屡次下诏,把力田同三老、孝弟、孝廉、廉吏并列为荐举官吏的主要科目。如《汉书·惠帝纪》:“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

田者,复其身。”《文帝纪》:“十二年三月,诏……又曰:‘孝弟,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 [6]《孟子·公孙丑》下:“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舍我其谁,除了我还有别人吗。

粉 蝶 儿

和赵晋臣敷文赋落花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1]。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僽^[2]。向园林铺作满地红绡^[3]。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4],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5]。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

题 解

作者在赵晋臣归铅山后,相与唱和之作达二十馀首,这一首咏暮春落花、残春清愁的词作是其中一首。古人写落花春尽,如“落花尽,寂寞委残红。蝶帐梦回空晓月,凤楼人去谩东风,春事已成空”(蔡伸词),往往直抒怀抱,较少托喻。而作者这首词,虽是为赵晋臣赋落花,却用极为贴切的比喻,创造新鲜生动的形象,先是把尚未归去的春比拟为小女学绣时的花朵,饱满丰腴,接着又把春比拟为放荡不归的轻薄子,难以久留,可以说是自辟意境,想象奇特,写法创新,独具一格。作者以写作雄壮豪放之词著称,但此词绮丽婉转,即使与晏几道、秦观等善写秾纤绵密小词的大家比,也毫不逊色。清代个别词家说此词的比喻“殊觉纤陋”,恐怕是因其非作者本色而做出的妄加非难的轻率之语。

注 释

〔1〕昨日春：指暮春，百花盛开，春光正艳。以十三岁小女的绣品为喻，是说初学刺绣，所绣花朵往往肥大，借指春日的华丽丰腴。〔2〕甚：为什么。雨僝风僽：指暮春的狂风急雨。僝僽(chán zhòu)，摧残折磨的意思，分开用原意不变。〔3〕向：把。地衣：指地毯。红绉：形容地毯的颜色和形状，绉指绉纹。〔4〕荡子：放浪不羁的子弟，轻薄：指在外拈花惹草。这是比喻春天逝去不返。〔5〕醇酎(zhòu)：醇厚的酒。一江醇酎，指初夏水涨，江水呈浓绿色，如酿成的醇酒。

贺 新 郎

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相来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1〕}。

甚矣吾衰矣^{〔2〕}。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3〕}。问何物能令公喜^{〔4〕}？我见青山多妩媚^{〔5〕}，料青山见我应如是^{〔6〕}。情与貌，略相似^{〔7〕}。一樽搔首东窗里^{〔8〕}。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9〕}，岂识浊醪妙理^{〔10〕}？回首叫云飞风起^{〔11〕}。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12〕}！知我者，二三子^{〔13〕}。

题 解

这首词作于嘉泰元年(1201)春。据词题所载，铅山县的园亭，作者都已经为之赋写了《贺新郎》词。今保留在词集中的就有

五、六首之多,其中就包括庆元六年夏秋间为赵晋臣题写的积翠岩一阕。因此,本词自应作于其后,即本年的春间。词题说,作者一日独坐隐湖山上的停云堂,看到周围的山水是那样怡人悦目,好像溪山也想要作者援引前例为它赋写一首《贺新郎》词,作者受到感染,于是再用停云的寓意,效陶渊明思亲友,为作此词。这是作者本人十分得意的一篇词作,上片写作者虽然道不行,交游零落,却不再为人间万事空垂三千丈的白发,而与青山情投意合的心态,章法顿挫富于变化,笔调委婉,寓刚于柔。下片又借陶渊明痛惜亲友、自伤孤寂的诗意,严词斥责江左的一批热衷名利的小人,其实这仍然是以古喻今,对庆元嘉泰间政治的否定和不满。同时,作者还痛感知音的稀少,而发出了“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的豪壮言词,以此表达心中极度的愤慨和狂放。与上片相比,下片结构层次更加跌宕起伏,变化无常,收束自如。全词突出表现了作者善于调动散文语言的功力。所用《论语》、史传、古诗的原文,略加改动入词,就能达到妥贴、自然,无斧凿痕迹,一经运用便得风流的境界,足见笔力的峭拔。

注 释

〔1〕陶渊明写《停云》诗,是因乱世中亲友皆离自己而从政,感慨道既不同,孤立无援,因而有“愿言不从,叹息弥襟”句(“愿言”,意即“所愿”)。

〔2〕《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注语认为,甚矣吾衰矣,是说“吾衰老甚矣”。梦见周公,言“欲行其道也”。

〔3〕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白发空垂三千丈:是说白白地愁白了三千丈的白发。一笑句:是说从此笑对人间万事,不再为世事而忧愁。

〔4〕《世说新语·宠礼》:“王恂、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恂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恂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原文的“公”,指桓温。何物:什么。词

中的“公”，是作者自称。〔5〕《新唐书·魏征传》：“帝曰：‘人言征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妩媚：美好动人。〔6〕料想青山见我应当也同我见到青山那样。意即：我在青山眼中也同样妩媚。〔7〕感情和相貌，都大抵相似。这句说青山是自己的知己。〔8〕陶渊明《停云》诗：“良朋悠邈，搔首延伫。……有酒有酒，静寄东窗。”〔9〕苏轼《和陶渊明饮酒》诗：“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江左沉酣求名者，江东一些求取功名的人，即使在沉醉中也不忘功名。〔10〕浊醪：浊酒。妙理：至妙的理论。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诗：“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浮沉。”〔11〕《汉书·高帝纪》：“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12〕《南史·张融传》：“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常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13〕《论语·八佾》：“仪封人请见，……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二三子，指两三个孔门弟子。

贺 新 郎

再用前韵

鸟倦飞还矣^{〔1〕}。笑渊明瓶中储粟，有无能几^{〔2〕}？莲社高人留翁语，“我醉宁论许事？”^{〔3〕}试沽酒重斟翁喜。一见萧然音韵古，想东篱醉卧参差是^{〔4〕}。千载下，竟谁似？元龙百尺高楼里^{〔5〕}。把新诗殷勤问我，停云情味^{〔6〕}。北夏门高从拉攏^{〔7〕}，何事须人料理^{〔8〕}？翁曾道“繁华朝起”^{〔9〕}。尘土人言宁可用^{〔10〕}？顾青山与我何

如耳^[11]！歌且和，楚狂子^[12]。

题解

这首词是作者嘉泰元年(1201)为停云堂所作的《贺新郎》词的续篇，仍然是借陶渊明消释自己胸中的垒块。上片塑造了一个作者心目中的陶渊明归来后的形象：清贫自乐，饮酒沉醉，不计其馀。一个醉卧在东篱下的陶渊明，千载以下，谁人可与之相比？作者在字里行间对陶渊明的奇异的行事，虽有某种嘲笑，但对陶渊明的高风亮节却是怀着无与伦比的崇敬心理。可以说陶渊明是庆元党禁以来，他所心仪的古人。下片则是作者抒发愤世的情怀。“北夏门高”两句，当代某些学者的解释，都把它当作作者自喻，是非常错误的。这本是借来比喻时局难以挽回的痛愤语，和下面陶渊明的“繁华朝起，暮慨不存”的比喻相扣，哀伤愤慨，情绪十分悲凉。这些悲愤语全都是转而关注世事时局的话，是表明作者绝不愿意出山相助，为衰亡的黑暗势力援手的态度，也是作者和青山心意相通的表白，是应该和结句连续诵读，而不能割裂的。这首词写法上的最大特点是多用假设，上片陶渊明对莲社高人的回答，下片同陶渊明的对话，都出人意表，增加了词的曲折含蓄感和隽永深刻的内涵。

注释

[1]喻陶渊明归田。《归去来兮辞》：“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2]《归去来兮辞序》：“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按苏轼在《东坡志林》卷三中载：“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词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征。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这里是祖述东坡语意，说瓶中有粟和没有粟相差不了多少。笑：是善

意的嘲笑。有人说应解作“羡慕”，笑在诗词中无喜、羡的含义。

〔3〕《莲社高贤传》：“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我醉宁论许事”，这是假设陶渊明语。意思是，我醉了，岂能管别的什么事。〔4〕东篱醉卧：东篱，陶渊明《饮酒》诗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参差是：差不多如此。〔5〕元龙：陈登字。百尺高楼：元龙睡大床，让许汜睡下床，而刘备要睡百尺楼上，睡许汜于地，见《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注》。〔6〕以新作的诗篇频频相问的，应当是陶渊明。这是想象陶渊明来问作者在停云堂上的感受。〔7〕《世说新语·任诞》：“任恺既失权势，不复自检括。或谓和峤曰：‘卿何以坐视元袞败而不救？’和曰：‘元袞如北夏门，拉攏自欲坏，非一木所能支。’”元袞（póu，），任恺字。北夏门，晋洛阳北有大夏门。《洛阳伽蓝记》序载大夏门三层楼，去地二十丈。拉攏：摧裂。原文说任恺如北夏门将要倾倒，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的。近来有人解释说，这是辛弃疾用来自比，说他宁可“不复自检括”，被人讥为“拉攏欲自坏”，也不需要别人扶持。这样解释，就把一句极有深刻寓意的词句歪曲了。辛弃疾何时曾说自己不复检括来的？他怎能说自己大夏将倾，无可挽救？其实，这一句本是答词，是回答他在停云时的感受：即世事时局大坏，韩侂胄的专制统治必然走向崩溃。北夏门太高：喻当时的统治阶层不得人心，只得从其拉攏，即听任其摧裂倾倒。〔8〕料理：照料，扶持。何事须人料理，有什么事需要别人协助照料。这是说，北夏门高，倾倒势在必然，不必让别人来扶持。与上句之“从”相应，是静观其变的意思。〔9〕陶渊明《荣木》诗：“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这一句说，陶翁曾说过“繁华朝起，慨暮不存”的话，所谓“祸福无门”，人自取祸，正是对今日世事而言。〔10〕尘土人：俗士，指当世热衷名利的碌碌之徒，他们哪里会相信富贵不长久的道理。有人说尘土人是自谦自比，十分错误。宁可用，俗士的话岂可相信。〔11〕《汉书·陈平传》：“吕须常以平前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平曰：‘为丞相不治事，日饮醇酒近妇人。’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喜，面质吕须于平前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须谗。’”顾：看。顾君与我何如耳，看我和你怎样对待吧。顾青山与我何如耳，仿吕后

话,意思是青山和我都不会理会尘土人的话。 [12]《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接舆讥刺当时从政者的危殆,应当是作者与接舆心意相通的要点。这也是借接舆的歌词对当时统治者的警告。

贺新郎

别茂嘉十二弟。鹧鸪杜鹃实两种,

见《离骚补注》^[1]

绿树听鹧鸪。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2]。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3]。算未抵人间离别^[4]: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5]。看燕燕,送归妾^[6]。将军百战身名裂^[7]。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8]。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9]。啼鸟还知如许恨^[10],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题解

茂嘉是作者族弟,名失考,当为宋孝宗初年任参知政事的辛弃疾膺的孙辈。嘉泰二年前后,有担任仁和县令的辛勣,曾在淮南或襄汉边境任职(参据《咸淳临安志》卷五一和作者友人刘过“送辛幼安弟赴桂林官”的《沁园春》词)。此人或即此词所送别的茂嘉十二弟。如果这一考证不错,此词即作于庆元末或嘉泰初的某一年春末。南齐江淹曾作《恨赋》,集古来惊心恨别五事:赵王被

虏、李陵降北、昭君出塞、冯衍归田、嵇康下狱，抒写其死生饮恨之痛。而这篇《贺新郎》词实际上就是一篇词中的《恨赋》，它以赋的体裁，写送别的悲慨。词的结构颇似赋体，先从鹈鴂啼叫使百草不芳写起，到春日鹧鸪叫过杜鹃送春，以饱听啼叫之苦，比不上古来生死诀别为引题，引出一恸长绝的送别四事：王昭君辞金阙、庄姜送归妾戴妫、李陵别苏武、荆轲别易水。虽然是集事用典，但分别排列在上下片中。最后则以啼鸟倘知人事诀别之苦，必然不啼眼泪而啼血为结，可知此词的确是把赋体熔铸入词，又能变化创新。作者善于描摹情态，用简练形象的语言，写出历史上生离死别各事的苍凉悲壮，使人由然激发出历史的责任感和为民族事业献身的战斗精神，是一篇极具鼓舞作用的优秀作品。

注 释

- [1]《楚辞补注》为洪兴祖著，其卷一补注《离骚》，于“恐鹧鸪(tíjué)之先鸣兮”句下注：“《禽经》云：‘雉周，子规也。江介曰子规，蜀右曰杜宇。’又曰：‘鹧鸪鸣而草衰。’注云：‘鹧鸪，《尔雅》谓之鵲(bèi)，《左传》谓之伯赵。’然则子规、鹧鸪为二物也。” [2]鹧鸪、杜鹃都是春末鸣叫。据说鹧鸪是夏至到冬至之间鸣叫。如今是鹧鸪也提前在春末鸣叫，所以词中说“更那堪”，意即又那能忍受。 [3]《楚辞补注》又注：“伯劳以夏至鸣，冬至止。陆佃《埤雅》云：‘阴气至而鵲鸣，故百草为之芳歇。’”“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句下注：“言我恐鹧鸪以先春分鸣，使百草花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 [4]算未抵：算，是，总是。未抵，比不上。 [5]马上琵琶，历来都指王昭君出塞事。石崇《王明君辞序》：“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关塞黑：杜甫《梦李白》诗：“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长门：汉离宫，汉陈废后所居，翠辇：后妃的车，翠指翠鸟的羽毛。金阙：皇帝宫殿。这一句是说王昭君出冷宫别汉阙，在马上弹奏琵琶，回望汉关边塞，一片昏暗。 [6]《诗·邶风·燕燕》毛传：“《燕燕》，卫庄送归

妾也。”《列女传》载此事：“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定姜归其妇，自送之，至于野。乃赋诗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涕泣如雨。’”按：燕燕，反复言，指燕子。归妾：即戴妫。据此诗注疏，庄姜，卫庄公夫人，齐人，无子。庄公妾陈女戴妫生子名完，庄姜以为己子。庄公死，卫臣州吁杀完，戴妫于是归陈不返，庄姜哀之，越礼远送于野，作诗见志。〔7〕将军：汉李陵，李广孙。《史记·李将军列传》：“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馀里，欲以分匈奴兵。……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连斗八日。……遂降匈奴，其兵尽没。……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司马迁《报任安书》也说：“李陵既生降，隳其家声。”〔8〕《汉书·苏武传》：“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曰：‘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隳。老母已死，虽报恩将归？’”传李陵《与苏武》诗：“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9〕《史记·刺客列传》：“秦王之遇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易水，在河北。〔10〕还知：如知，倘知。

西江月

示儿曹，以家事付之

万事云烟忽过^{〔1〕}，百年蒲柳先衰^{〔2〕}。而今

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3〕}。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4〕}。乃翁依旧管些儿^{〔5〕}：管竹管山管水。

题 解

嘉泰元年(1201)，作者六十二岁，他的儿辈们应已成人。作者把家事付托给他们，对家庭经济的出入收支不再操心，于是写下这首词作个交代。但这首词并不是简单的示儿词，作者在这样一个普通的交代家事的题材中，却隐寓着对世事的不满，以及自立自强不愿依附任何人等深刻含义，表达了作者独立于风尘之表的情操和风范，也抒写了作者性格中刚强旷达的一面。上片借叹老伤逝描述了老人的生理需求，似乎作者已变成万事不关心眼的世外高人，但开头一句“万事云烟忽过”带出了多少世局变幻和人生感慨，喻示着作者多年痛苦的人生经历，它与“宜醉宜游宜睡”相对照，就不再是两句平常的叙述，而是对践踏人才和生命的控诉。下片也是如此，“早趁”、“更量”两句，表面上说要做一个奉公循法的普通百姓，实则是说自己不欠任何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诱惑和拉拢，反映了作者不与当权的统治者主动合作的态度，这当然是对黑暗现实不满的表示。

注 释

〔1〕苏轼《宝绘堂记》：“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复念也。”〔2〕《世说新语·言语》：“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

茂。” [3]陈与义《菩萨蛮·荷花》词：“南轩面对芙蓉浦，宜风宜月还宜雨。” [4]早趁：趁早，有及时的意义。催科：官府催促科赋。了纳：交足赋税。量：计划。 [5]乃翁：老父。乃指你们。翁即父亲。些儿：一些。

浣溪沙

常山道中即事

北陇田高踏水频^[1]，西溪禾早已尝新^[2]。
隔墙沽酒煮纤鳞^[3]。忽有微凉何处雨？更
无留影霎时云。卖瓜人过竹边村。

题解

嘉泰三年(1203)，作者以朝请大夫集英殿修撰起知绍兴府兼浙江东路安抚使。据《会稽续志》卷二，作者此年六月十一日到任。常山县为衢州(今浙江西安)所辖，是信州的邻郡，由铅山赴会稽，常山是必经之途。县内有常山，山顶有湖，因又称湖山。这首词应当是作者在赴任时路经常山时所作，其时间必然还在这年的五月中下旬。道中即事，就是在通往常山的道上写所见。词的上片下片都是写景，通过眼见的事物，描绘当时农村或忙碌或安闲的劳动生活场面。

注释

[1]北陇：北边的田地。踏水：脚踏水车抽水上山。频：指不间断地。
[2]禾早：指五月收割的早稻。 [3]纤鳞：细鳞鱼，若说是小鱼儿，也通。

汉 官 春

会稽蓬莱阁观雨

秦望山头^[1]，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2]。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3]？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4]。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5]。

谁向若耶溪上^[6]，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苏^[7]？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8]。岁云暮矣^[9]，问何不鼓瑟吹竽^[10]？君不见王亭谢馆^[11]，冷烟寒树啼乌^[12]！

题 解

会(guì)稽郡，为绍兴府的郡名。蓬莱阁，据《会稽续志》卷一，在郡衙的设厅卧龙山下，吴越王钱镠所建。而所谓设厅，即绍兴府知府正堂。另据同书，州宅后面就是卧龙山，对面是秦望山。因知知府衙署在卧龙山脚下，而蓬莱阁就在知府衙署内，登此阁可以面对秦望山。作者嘉泰三年(1203)六月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此词正是七八月秋间观浙东暴雨时所作。上片写登蓬莱阁远眺秦望山所见大雨情景：乌云如大地，急雨如注，气势磅礴。然而须臾间狂风怒号，云廓雨霁，明月复现，大自然的伟力和变化万千令作者加深了对哲理的领悟，感慨不已。下片联想到会稽是西施的故乡，西施是越人的骄傲。她以一介弱女子，分担国家的危难，最终能把吴宫夷陵为麋鹿来游的荆棘之地，故里乡亲盼望她归来的愿望，正是支持作者“吴楚足以恢复中原”的依据。作者希

望把西施的复仇精神化为爱国抗金的精神动力,然而这都是作者的理想,一旦回到现实中来,幻想破灭,历史的兴亡就取代了一切。词的最后几句,隐寓宏伟事业落空。悲壮苍凉的情调,含蓄曲折的意蕴,给人以回味。

注 释

[1]《輿地纪胜》卷一〇:“秦望山在会稽东南四十里。《輿地纪》云:‘在城南,为众峰之杰。’《史记》云:‘秦始皇登之以望东海。’《十道志》云:‘秦始皇登秦望山,使李斯刻石,其碑尚存。’” [2]倒立江湖:指从蓬莱阁向秦望山头望去,乌云仿佛大地上的一片江湖,大雨是倒泻而下。这是写浙东暴雨的奇景。

[3]《庄子·天运》:“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

[4]苏轼《念奴娇·中秋》词:“凭高远眺,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维摩诘所说经》卷上《方便品》:“是身如影,从业缘现。是身如响,属诸因缘。是身如浮云,须臾变灭。”被西风变灭须臾:是说万里长空中刚才下雨的云,如今被西风劲吹,须臾变灭,无影无踪。

[5]《庄子·齐物论》:“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惟无作,作则万窍怒号。”天籁,天声,指风声。万窍怒号,指大风之声,仿佛所有孔洞都发出声音。

[6]《嘉泰会稽志》卷一〇:“若耶溪在县南二十五里。溪北流与镜湖合。……李公垂诗云:‘倾国佳人妖艳远,凿山良冶铸炉深。’自注云:‘若耶溪乃西子采莲、欧冶铸剑之所。’”谁向:什么人来到。

[7]两句意为:请美丽的西子西去,使姑苏城成为一片废墟。西施被送往吴国,吴王筑姑苏台,游冶其上。事见《吴越春秋》卷九。《史记·淮南王安列传》引伍被谏淮南王语:“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姑苏台:又名姑胥台,在吴县姑苏山上。

[8]传吴国灭亡后,范蠡取西施,不归越国,泛舟五湖而去。但史书对此并无记载。杜牧《杜秋娘》诗:“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两句说,作为西施祖国的越人至今还在盼望,有一天西子一舸归来。欤:感叹词。

[9]杜甫《岁晏行》:“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这里的

“岁云暮矣”意为一年快要过去了。何不鼓瑟吹竽：用《诗·唐风·山有枢》：“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战国策·齐策》一亦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鞠者。”

[11]王亭谢馆：王、谢为江东大族，王羲之、谢安都居住在会稽，王羲之曾宴集于会稽山阴的兰亭，谢安宅虽不见史传，但其裔孙谢灵运在会稽有别业，并作有《山居赋》。这里用王亭谢馆，指王谢等在江东历史上辉煌一时的人物的遗迹。[12]今日的王亭谢馆已被掩蔽在凄冷的烟树丛中，但闻乌鸦啼叫。这是感叹历史陈迹在现实中的凄凉。

汉 官 春

会稽秋风亭怀古

亭上秋风，记去年裊裊，曾到吾庐^[1]。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2]。功成者去^[3]，觉团扇便与人疏^[4]。吹不断斜阳依旧，茫茫禹迹都无^[5]。

千古茂陵词在^[6]，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7]？只今木落江冷^[8]，眇眇愁余^[9]。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10]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11]！

题 解

秋风亭，是作者在绍兴知府任内所创建的一处亭屋。其具体地址不详，只知在知府衙署内，卧龙山麓。据嘉定间知绍兴府汪纲复建所记，作者所作秋风亭词“脍炙人口”。此外，他还说新修的秋风亭为“宾客往来馆寓之地，当必有高人胜士如宋玉、张翰者来游其间，游目骋怀，幸为我留，其毋遽起悲吟思归之兴云”。照

此理解,秋风亭的命名,当出于宋玉《九辩》诗和张翰语意,有悲秋思归之义。果然,在作者下片中就写出了“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这样的句子。不过,思归的念头虽然时刻萦绕在作者心中,然而,此次出仕浙东,作者却也是有所企盼的,所以词中除了深感偏安一隅的局势不容乐观之外,还有肩负天下大业的使命感、责任感时时在激励着他,使他在奋斗和归欤之间矛盾犹豫。这首词,因为题目是“怀古”,所以词中所用典故都与秋风及归兴有关,紧扣主题。用事虽多,但不觉烦琐;情怀虽甚为伤感,而意念却极为悲壮。全词有不尽的篇外之音,发人深省,是一首意境深沉、风格苍凉、韵律优雅的好词,也是作者晚年的代表作之一。

注 释

〔1〕秋风袅袅:《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去年袅袅,曾到吾庐。吾庐指作者在铅山期思的居室。袅袅,形容轻盈摇摆的样子,这里指秋风。两句说,同样的袅袅秋风,去年曾吹临我闲居的住屋。一开头就点明时地,写处境的转换。〔2〕《晋书·王导传》载周顗于新亭饮宴席上叹息语:“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这是接前三句,典故虽未涉及秋风,但借用原句,是说铅山和会稽风景虽无不同,但地隔东西,人事出处不同,已经完全变换了环境。〔3〕《战国策·秦策》三:“蔡泽曰:‘吁,何君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按:蔡泽自赵国人秦,欲代应侯为相,应侯心有不甘,召蔡泽与之语,蔡泽对应侯有如上的话语,是说事业有成就应当离开,这和春夏秋冬四时交替是同一个道理。〔4〕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抱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秋天一到,人就与团扇疏远了。〔5〕茫茫禹迹:《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缺,于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虞人是管田猎的官。其两句箴文意思是,禹把所经过的茫茫大地,划

分为九州。吹不断斜阳依旧，茫茫禹迹都无两句，是说秋风可以吹尽一切遗迹，包括禹所划分的九州，只有太阳万古高照。这里是暗示华夏故国的分裂，北方陷入异族统治。按：禹曾到越地，会稽之名传为禹所改定。

〔6〕茂陵：汉武帝陵名，代指汉武帝。茂陵词，指汉武帝所作的辞赋。汉武帝有《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又有《悼李夫人赋》，有“秋气贺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句。〔7〕这两句意思是：是哪几段哪几句风流诗赋，可以比拟司马相如的辞赋呢？《汉书·扬雄传》称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

〔8〕《新唐书·崔信明传》：“信明蹇亢，以门望自负，尝矜其文，谓过李百药，议者不许。扬州录事参军郑世翼者，亦骜倨，数佻轻忤物，遇信明江中，谓曰：‘闻公有枫落吴江冷，愿见其馀。’信明欣然多出众篇，世翼览未终，曰：‘所见不逮所闻。’投诸江，引舟去。”〔9〕《楚辞·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眇眇，远眺的样子。

〔10〕故人：当指寓居铅山的友人。因循：指迁延度日。忘却莼鲈：忘了家乡。这是说友人劝其归来。〔11〕韩愈《符读书城南》诗：“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太史公书》，司马迁为太史公，其《史记》又称太史公书。《史记》是司马迁发愤所作，他为完成这部千秋史书，忍辱负重。而作者要完成恢复失地的千秋大业，心情同司马迁相似，所以这里说，有谁能理解我这时在新凉的灯火下，案头摆着《太史公》的心境呢？

生 查 子

题京口郡治尘表亭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1〕}。鱼自入深渊，
人自居平土^{〔2〕}。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
去^{〔3〕}。不是望金山^{〔4〕}，我自思量禹。

题解

嘉泰四年(1204)三月,作者以朝议大夫、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知镇江府,“奉上密旨,守国要冲”。作者到任后,加强军事力量,了解敌国军情,有计划地开展了对金作战的准备工作。这首词即作于到任之初。京口即镇江,京口郡治指镇江府知府治所。据《京口三山志》和《北固山志》,京口郡守衙署在北固山半山腰。尘表亭在郡守宅中,原名婆罗亭,庆元中陈居仁守镇江,改名尘表。尘表亭的取名,有高出尘世之上的意思。作者在这首题亭的词中用全部语句颂扬夏禹治水的历史功绩,表彰他为人民的安居勤劳不息的伟大精神。大概是因其在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史上所做出的贡献之大无人可比,所以由尘表亭的创名联想到禹;而这时的作者,正要奋发有为,所以要以夏禹为榜样激励士气,同时也用以自励。这首词写得意气勃发,豪情万丈,上片叙述夏禹的功绩极具概括力,下片抒发对夏禹的怀念,却极为含蓄,不是直笔抒写,而是以红日白浪为比兴,恰到好处地烘托出作者阔大的胸襟和悲壮的情怀。

注释

[1]《史记·夏本纪》载夏禹治水:“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处,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夏禹是对中华民族有功绩之人,所以称之有万世之功。矻矻(kù kù):劳苦不懈。《汉书·王褒传》载王褒所作《圣主得贤臣颂》:“劳筋苦骨,终日矻矻。” [2]《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

之。” [3]杨光宪《菩萨蛮》词：“红日欲沉西，烟中遥解觞。”齐己《怀金陵旧知》诗：“石头城外青山叠，北固窗前白浪翻。” [4]《京口三山志》卷一：“金山在郡城西北七里大江中，长山西北起为五州山，至于下鼻遂入江，突而为此山。始名浮玉。”

南 乡 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1]。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2]。年少万兜鍪^[3]，坐断江东战未休^[4]。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5]。生子当如孙仲谋^[6]。

题 解

北固亭在北固山绝顶，又名北固楼。《嘉定镇江志》卷一二载：“北固楼或名为亭。《舆地志》：‘北固山有亭屋五间，蔡谟以置军实。刘牢之败，为其子敬宣所焚，梁武帝改固为顾，有登北顾楼诗。’则其名久矣。乾道己丑待制陈天麟建，有记。”另据《北固山志》卷二，南朝北顾楼久废，陈天麟所建亭原在郡守治所，绍熙间始移至山顶。则作者所登，是南宋新建亭。题中“有怀”，意即有所感怀。作者感怀的是什么事呢？词中没有描述北固山所见的壮丽景色，而是把作者登临时的情感直接抒发出来。上片大概是因为北固亭目击了六朝替代：千古兴亡，而这一切都和神州沉沦有关，所以起句即以“何处望神州”表达作者对国家命运的关怀。接下来两句，则通过人生短暂和历史悠远的对比，把自己沉浸于长

江流水永无歇息的感慨之中,实际上是渗透作者奋发图强、只争朝夕的斗争信念。下片缅怀开创江东与中原争胜历史的吴国孙权,一句“坐断东南战未休”,在歌颂孙权的自强自立精神之外,恐怕还表达了对南宋统治者以求和为国策的贬斥。而后三句,特别是“生子当如孙仲谋”,既有讥讽,当然也有对懦夫的鞭策和对自我的勉励。

注 释

〔1〕《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自有内九州,禹之序九州也。”可知神州就是中国的古称。古代中国发源于黄河流域,所以在江南北望中原,也可称作“望神州”。这两句意思是:在北固楼上北望,看不见神州,所见的只有北固楼一带的风光。作者用问答的语句,加深了怅惘的情怀。

〔2〕京口见证了六朝兴废,当然也见证了北宋和南宋的历史。千古兴亡四字足以概括这一切。悠悠:用连绵词表示悠远不绝。“不尽”句:杜甫《登高》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苏轼《次韵前篇》诗:“长江滚滚空自流,白发纷纷宁少借。”

〔3〕兜鍪(dōumóu):甲士的头盔,见《广雅·释器》。据《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孙权字仲谋,其兄孙策平定江东时年仅十五岁。十八岁接替孙策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年少万兜鍪:即指孙权为讨虏将军统率万军一事。

〔4〕坐断:占据,有割据之义。江东:指孙权建立吴,先都京口,后移建业。其领土,包括长江以南,湖南以东,不是狭义的江东。战未休:吴国的力量虽不敌中原的曹魏,但自立国以来,始终与曹魏争锋,所以称为“战未休”。意在讽刺南宋与占据中原的女真族议和。

〔5〕《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以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蜀先主即刘备。曹公,曹操。本初,指袁绍。

〔6〕《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历》:“曹公出濡须,……权数挑战,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环作鼓吹,公见舟船厂

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曹操曾同孙权父孙坚共讨董卓，孙权是其儿辈，故有生儿子应当像孙仲谋那样的慨叹。刘景升，刘表，刘表的儿子刘琮当曹操攻荆州时，率部投降，曹操鄙视他，所以称之为猪狗。

瑞 鹧 鸪

京口病中起登连沧观偶成

声名少日畏人知^[1]，老去行藏与愿违^[2]。
 山草旧曾呼远志^[3]，故人今又寄当归^[4]。
 何人可觅安心法^[5]？有客来观杜德机^[6]。却笑
 使君那得似：清江万顷白鸥飞^[7]！

题 解

连沧观，在镇江府治，即北固山郡守内宅之后，原名望海楼，是登临的胜地。词题中有“京口病中”四字，据岳珂《程史》卷三《稼轩论词》条记载，岳珂于嘉泰四年（1204）冬到淮东总领属吏任内，当时稼轩“已多病谢客”，岳珂“旦望赆谒刺而已”。可见词题“病中起登连沧观”，正应当是此年秋冬间的事。作者三月到京口任职时，本是要在抗金斗争中有所作为的，当时的一些友人也大都对此寄予很大的希望。如陆游曾写诗道：“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天山持旆或少须，先把银河洗嵩华。”然而当权的韩侂胄是为了巩固地位才决定对金用兵的，而作者只是他用以提高威望的一块招牌，所以当作者认真备战时，便受到当权者的多方阻挠和破坏，以至一切抗金措施都不得不半途而废，这使作者

对韩侂胄集团认识更为清楚,而对此出山的作用有了新的思考。这首词就是作者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出处问题时所作,我们从词中可以看出,在屡遭“抑遏摧伏”、壮图销铄之余,作者的矛盾痛苦,以及急欲回归田园的心境。

注 释

[1]少日:当指作者南渡之初。那时作者对职务、待遇并不十分在意,也并不急于求取声名。畏人知:怕被别人知道。 [2]行藏:个人踪迹。老去行藏与愿违:是说年老时对个人的声名特别留意,然而这次出山为官,却与自己十多年闲居田园的志向相违背。 [3]《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始有东山之志,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名?’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按:对一药二名,郝隆解答意为:在山中名叫远志,出山改称小草。这是讽刺谢安违背夙志出仕的话,作者借来自嘲。 [4]当归:中药名。寄当归的典故有二。《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太史慈字子义,东莱黄人也。……(孙策)以慈为建昌都尉。……曹公闻其名,遗慈书,以篋封之。发省,无所道,而但贮当归。”同书《姜维传》注引孙盛《杂语》:“姜维诣(诸葛)亮,与母相失。复得母书,令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苏轼《寄刘孝叔》诗:“故人屡寄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按:作者此句取义于苏诗极明显。然而,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却对此句别作解释:“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沦落之感,亦廉颇思用赵人之意尔。”作者词中的“山中故人”本指铅山旧友,顾炎武却把它歪曲为金国的故旧,说稼轩有背叛祖国投敌之意,说明他根本未能理解词意。 [5]契嵩《传法正宗记》:“神光曰:‘我心未安,乞师与安。’尊者曰:‘将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尊者曰:‘我与汝安心竟。’”苏轼《次韵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诗:“何人可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安心法,指安定心神的方法。 [6]《庄子·应帝王》:“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

杜德机也。”德机，就是生机，因《庄子·天地》有“物得之以生谓之德”句。杜，闭塞。杜德机应即闭塞生机。这是作者自喻处境，既不能有所作为，又不能归去，使人生机全无。〔7〕使君：自汉代以来称呼州郡太守。那得似：怎能，不如。这两句是说作镇江太守，反不如万顷清江上自由飞翔的白鸥。这仍然是表达回归田园的愿望。

永 遇 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1〕}。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2〕}。斜阳草树，寻常巷陌^{〔3〕}，人道寄奴曾住^{〔4〕}。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5〕}。元嘉草草^{〔6〕}，封狼居胥^{〔7〕}，赢得仓皇北顾^{〔8〕}。四十三年^{〔9〕}，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10〕}。可堪回首，佛狸祠下^{〔11〕}，一片神鸦社鼓^{〔12〕}。凭谁问^{〔13〕}，廉颇老矣，尚能饭否^{〔14〕}？

题 解

京口是六朝时期的重镇，历史遗迹丰厚。作者登北固亭，怀念与此地有关的几个历史人物，由怀古进而联想到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写出这首不朽名篇。从“四十三年”的回忆和“神鸦社鼓”的现实描写，可以考知这首词作于开禧元年（1205）的二月。此年正月八日立春，社日为二月二十日戊戌，此词即作于二月二十日后，其时作者知镇江府。词的上片歌颂在京口开创历史的孙权和刘裕，而对刘裕给予特别的关注，那是因为他曾经以江东为根据地

北伐,并取得辉煌战果。作者对刘裕“气吞万里”的气魄极为神往,其评价显然高于孙权。下片内容颇为纷繁。作者先是追忆了作为刘裕继承者刘义隆的轻举妄动和庸碌无能,对其元嘉北伐的失败予以批评,然后转入对现实的分析议论中。作者南归已经四十三年,当年烽火连天的战场早已沉寂,而侵略者带来的痛苦已被遗忘,更有谁想到要用一个壮志未销然而已经衰老的英雄,去实现恢复失地的梦想呢?在怀古伤今的叹息声中,作者所留给人们的是无限的感慨和回味。

注 释

〔1〕这三句,是概括孙权在江东开创吴国大业。打下一片江山的英雄孙权,在千年以后,却无从寻觅其遗迹了。〔2〕台榭:堆土上平的为台,台上建的房屋为榭。台榭用来观赏歌舞的称舞榭歌台。这三句承前三句,说孙权当年繁盛风流的历史,都在风雨的吹打下无影无踪了。按:《读史方輿纪要》卷二五载:“汉建安十三年,孙权自吴徙治丹徒,号曰京城。十六年迁建业,复于此置京督。……盖丹徒城凭山临江,故有京口之名。”〔3〕草树:荆叔《题慈恩塔》诗:“汉国山河在,秦陵草树深。”邵雍《观盛化吟》诗:“寻常巷陌犹簪绂,取次园林尽管弦。”〔4〕南朝宋武帝刘裕字德舆,小字寄奴。自其高祖随晋渡江,即居于晋陵郡丹徒县的京口里。《明一统志》卷一一:“镇江刘裕宅,在府治南,刘裕,宋武帝也。”〔5〕《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载《喻梁主书》:“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据《宋书·武帝纪》,晋安帝义熙五年(410)三月,刘裕以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北伐鲜卑南燕慕容超,攻入齐地,平燕擒超。十二年八月,以中外大都督、北雍州刺史率军北伐后秦,先后攻破洛阳、长安,执后秦主姚泓。词中两句是怀念刘裕北伐的功绩,说他当年以金戈铁马,挥师入关,何等雄壮,其如虎的气势足以并吞万里之外的敌人。〔6〕元嘉:宋武帝刘裕子文帝刘义隆年号,共三十年。草草:草率从事。元嘉草草,指刘义隆北伐事。据《宋书·文

帝纪》，元嘉七年(431)十一月，刘义隆命征南将军檀道济北伐，右将军到彦之败于滑台(在河南滑县)，城陷，檀道济引军还。元嘉二十七年(450)七月，刘义隆命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师北伐北魏，攻滑台不克，大败。〔7〕《史

记·骠骑列传》：“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出代、右北平千馀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过大将军。军既还，天子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瀚海。’”积土成坛，封山祭天为封。狼居胥：山名，在今内蒙古河套北。《宋书·王玄谟传》：“玄谟每陈北侵之策，上顾谓殷景仁曰：‘闻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意。’”

〔8〕赢得：原意为获得，这里可解为“落得”。仓皇北顾：惊慌北望。指北伐失利，刘义隆赋诗自悼事。《宋书·索虏传》：“上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曰：‘逆虏乱疆场，边将婴寇仇。坚城效贞节，及战无暂休。覆沉不可拾，离机难复收。……华裔混殊风，率土浹王猷。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刘义隆诗作于元嘉八年二月滑台陷落之后。〔9〕宋宁宗开禧元年

(1205)上距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为时四十三年。这年正月，作者自山东奉耿京起义军表，渡江南归。〔10〕这是作者登亭北望，回忆少年南归情景。

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底，金主完颜亮南侵失败被杀，此后金军陆续从长江北岸撤退。作者明年正月自楚州南下，循扬州路至镇江再到建康，朝见宋高宗。扬州在完颜亮被杀前已被金军占领，是其驻跸的大本营，此时金军撤出不久，所以作者还记得当时烽火连天的情景。扬州在长江之北，与镇江隔江相对。〔11〕佛狸：后魏主拓拔焘字，见《宋书·索虏传》。佛狸祠在长江北真州瓜步山。元嘉二十七年，因王玄谟北伐失败，后魏大举渡河，十二月，拓跋焘进军瓜步山，破坏民居，准备渡江。陆游《入蜀记》卷二：“发真州。……舟行甚疾，过瓜步山。山蜿蜒蟠伏，临江起小峰，颇巉峻。绝顶有元魏太武庙。庙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智，传以为太武所凿，不可知也。

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严，太武凿瓜步山为蟠道，于其上设毡庐，疑即此地。王文公诗所谓‘丛祠瓜步认前朝’是也。”

〔12〕神鸦：《岳阳风土记》载巴陵鸦多，土人谓之神鸦，不敢弋猎。社鼓：每年立春或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社日，民间多有祭神活动。社鼓指社日祭神

的鼓声。〔13〕凭：请，烦劳的意思。凭谁问，即不知请谁来过问。

〔14〕《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粟，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者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作者借廉颇自喻，说不知朝廷还能否用他领兵，去为国杀敌。

玉 楼 春

乙丑京口奉祠西归，将至仙人矶

江头一带斜阳树，总是六朝人住处^{〔1〕}。悠悠兴废不关心，惟有沙洲双白鹭^{〔2〕}。仙人矶下多风雨^{〔3〕}，好卸征帆留不住^{〔4〕}。直须抖擞尽尘埃，却趁新凉秋水去^{〔5〕}。

题 解

韩侂胄在作者晚年起用他，并不是真的为了让他率兵北伐。当开嘉泰四年决定用兵之后，韩侂胄认为，起用辛稼轩赢得抗战派支持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便开始抛开他。开禧元年（1205）三月，作者降两官，七月，移作者知隆兴府，旋即有言官弹劾，罢新任，但给了点面子，提举武夷山冲佐观（奉祠即领官观），于是作者从京口溯江而归。这首词就是西归途中所作。仙人矶，在建康府西南江上，西距马家渡（即建炎三年金朝兀术南侵渡江处）不远，地势颇为险要。这次罢归，作者心情十分悲凉：他没有想到，一切准备还都没有完成，韩侂胄这么快地就把他排斥

出抗金工作之外。作者一颗忧国的心在燃烧,他想到六朝人所经历的无数次兴废之苦,现在,国家命运掌握在韩侂胄这样的无耻小人之手,前途难料,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然而,自己毕竟已被罢免,对眼前的局势已无左右的能力,所以他想尽快地抖落掉几年来身上的尘埃和心灵上的痛苦,以轻松的心态回到自己的山园中去。词是从过了建康之后的所见起兴,“悠悠”两句,不说忧心如焚,却说白鹭闲暇,真是如神妙笔。而下片的“风雨”二字,喻示时代的动荡突变,衬托作者的爱国忠忱。

注 释

〔1〕六朝:指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建都建业,时间大约为三百六十余年。总是:都是。两句说,江边一片斜阳照射下的树木,恐怕全都是六朝人的遗迹。〔2〕苏轼《再和潜师》诗:“惟有飞来双白鹭,玉羽琼枝斗清好。”〔3〕矶:本是江边突出的巨石,长江上称矶者多,仙人矶不见记载,仅《景定建康志》卷首地图上标有仙人矶,得名原因不详。〔4〕好卸征帆:因为风雨,行船本应在此避风。好:宜,应。风雨本来是挽留作者的,但是作者既遭遇了如许折辱,决心已下,不管风雨多大,也要尽快脱离此地。这是写他去职时不肯停留的心态。〔5〕抖擞尽:抖落掉。孟郊《夏日谒智远禅师》诗:“抖擞尘埃衣,谒师见真示。”白居易《答州民》诗:“宦情抖擞随尘去,乡思销磨逐日无。”却趁新凉秋水去,还是趁着秋水正凉爽早早归去吧。

瑞 鹧 鸪

乙丑奉祠归,舟次余干赋

江头日日打头风^{〔1〕},憔悴归来邴曼容^{〔2〕}。

郑贾正应求死鼠^[3]，叶公岂是好真龙^[4]？
孰居无事陪犀首^[5]，未办求封遇万松^[6]。却笑
千年曹孟德^[7]，梦中相对也龙钟^[8]。

题 解

这首词也是从镇江归铅山时所作。作者归去的路线是：乘船西上，自湖口入鄱阳湖，再溯余干溪直归铅山。余干县，属饶州，在鄱阳湖南，距铅山二百余里。这次归家的旅程，每日都遭遇到顶头的西风，极不顺利。作者憔悴归来，意兴阑珊，将及家中，始于词中一吐怀抱。这首词，作者直奔主题，针对用人问题上的虚伪和弄权，恰当地运用典故，愤怒地谴责韩侂胄利用广大抗金派人士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声望，实现其个人野心的行为。“郑贾”两句，几乎等于对韩侂胄的盖棺论定。“未办”一句，更是把韩侂胄比喻成将要篡汉的安汉公王莽，语气极其严峻尖锐。公开声称此次出山除了恢复中原的大目标外，自己是决不肯为了求取封侯改变反对韩侂胄的立场的。这显然是作者已经预感到群小必然会在自己的出处问题上肆加污蔑，才对晚年再出的初衷和愿望予以申辩。词中六处用典，或托人自拟，或借事嘲讽，或引寓固有内涵，或使之翻出新意，喻意深远。

注 释

〔1〕打头风：即顶头风，逆风。宋廷于开禧元年七月二日公布作者罢新隆兴府任的命令，作者离镇江当在七月中旬，所以未及到隆兴府任就被免官，当即从镇江西行，到余干就在八月十天左右，这时江上西风正劲。

〔2〕《汉书·两龚传》：“琅邪邴汉，亦以清行征用，至京兆尹，后为太中大夫。……汉兄子曼容，亦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汉代郡守秩

比两千石,属吏郡丞秩比六百石,相当于四亩地的收成,可见只是中等官吏。这一句以邴曼容自比。作者此次出山,为官不过郡守,为时不过三年,就被免官,虽不是自免,但仍然同短暂出仕的邴曼容相似。〔3〕《战国策·秦策》三:“郑人谓玉未理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璞过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贤显名于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犹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郑贾之智也。眩于名,不知其实也。”此句中的“郑贾”,是自喻,说自己本以为当权者真正求贤,其实当权者求的是名,而不是实,这就像郑贾受到周人的欺骗一样。正应二字,自责语。贾(gǔ),商人。〔4〕刘向《新序·杂事》:“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鲁哀公不礼。托仆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好龙。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也。’”叶(shè),古姓氏。叶公,影射韩侂胄。〔5〕犀首:即公孙衍,战国魏国人。《史记·张仪列传》附《陈轸传》:“陈轸使于秦,过梁,欲见犀首。……犀首见之,陈轸曰:‘公何好饮也?’犀首曰:‘无事也。’”按:陈轸过梁时,犀首为魏相。《庄子·天运》:“日月其争于所乎?……孰居无事,推而行是?”“孰居无事”,问是谁闲居无事。词中此句,言自己不能当无聊文人、权贵的闲客,去陪犀首饮酒。〔6〕求封事:《汉书·王莽传》:“居摄元年四月,安众侯刘崇与相张绍谋曰:‘安汉公王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率宗族为先,海内必和。’相等从者百余人,遂进攻宛,不得入而败。绍者,张竦之从兄也。竦与崇族父刘嘉诣阙自归,莽赦弗罪。竦因为嘉作奏,……愿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负笼倚锄,驰之南阳,猪崇宫室。……于是莽大说。公卿曰皆宜从嘉言。……封嘉师礼侯,嘉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后又封竦淑德侯。长安为之语曰:‘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按:张伯松,即张竦的字。史传的“过”,与词中的“遇”,义相同,都有交结之意。而史传是“过张伯松”,词中是“遇万松”,不知万松是否言当世如张伯松之人甚多。未办,意即“不能”。此句是自言从未为求取名利谄媚韩侂胄。〔7〕曹孟德:即曹操。〔8〕曹操曾作《龟虽寿》诗,中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句。

作者作此诗时已是六十六岁，虽有曹操的壮志，无奈已老。所以此二句的意思是：千载以下，与曹操梦中相见，各见对方都已是龙钟不堪的老人，岂能不发一笑？这是作者自伤自嘲的词语。

封面	页
书名	页
版权	页
前言	
目录	
正文	